

WLSH

渺
淼
之
間

武青文藝 Vol.78 · 2022

桃源津口 03

專訪

流浪與自我會晤——謝旺霖作家採訪 06

日星鑄字行 14

目錄

CONTENTS

專題報導

鏡頭下的世界盡頭 21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out? 27

光遇 29

微▪世界 32

Vocaloid 的滿天星斗 38

失落之城與印加輪廓 41

霸王別姬 47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50

追尋記憶拼圖——雲南遊記 54

從文學走入現實——賽博龐克系列創作看元宇宙 60

武陵不可思議 64

緣溪文藝獎

散文 74

極短篇 86

新詩 94

攝影 102

編者言 109

桃源津口

社長 羅培庭

渺森之間，渺是微小卻值得細細品嚐的事物，森是水流廣大的樣子，象徵一切宏大事物，本期校刊《渺森之間》透過「渺」和「森」中，大與小的對比輝映，呈現各領域中大與小的關聯與重要性。

我們邀請了謝旺霖作家與我們分享，獨自一人在廣闊天地中旅行的經驗，孤獨究竟是什麼？面對龐大的自然世界，渺小的旅行者如何自處？更採訪到了全台僅剩一間的鑄字行——日星鑄字行，電腦印刷尚未出世前，是屬於活版印刷的時代，一個一個的小鉛字，竟承載了整個時代的知識傳遞責任，我們該如何守住逐漸消失的工藝？

接下來一系列的專題，豐富多彩的內容，皆和「渺森之間」互相呼應。極地攝影，微縮模型，失落之城，音樂、電影、文化和遊戲，我們以各種切入點，實際的大與小，時間、文明的宏闊與消逝，虛實交替，帶讀者一同領略「渺森之間」的衝突與美。

值得一閱的是武陵校園中的「渺森」，我們特別選定了幾項有趣的奇聞軼事，組合成一個專題〈武陵不可思議〉紀錄了武陵校園中各種奇妙的事物，

還有和武陵人相關的趣事，或許大家都曾產生疑惑，並且渴望知曉背後的秘密，那麼便向後頭翻閱，一覽這些妙事的不為人知吧！以後再遇到或看到這些事物，了解更多後也能會心一笑了。

最後則是緣溪文藝獎得獎作品的刊登，謝謝所有參賽同學和評審老師，讓理科風氣盛行的武陵，還能有校內文藝獎的存在。

「渺」與「淼」，很多的指涉代入，可以是人類與自然、歷史和時間，可以是我們身為學生與整個升學世界的抗衡，可以是高中三年短暫瑰麗的青春和往後的漫長人生，也是武青文藝面臨紙本刊物的式微，與理科風氣高漲的校園所產生的最大感悟。

「渺淼之間」中的相互碰撞與輝映，有過痛楚，但更多的是迸發而出的光芒，願我們皆能成為渺淼之間和諧的色彩，繁盛的燦爛於世，而在這樣熱烈的美中，能有一本屬於我們的刊物留下來就好了，屬於武青文藝，屬於所有武陵人，《渺淼之間》是一本屬於我們的校刊。

流浪與自我會晤——

謝曉峰 作家採訪



2008 年《轉山》橫空出世，一名新銳作家謝旺霖出現在大眾面前，和我們親自看到的他一樣，穿著黑衣並紮著馬尾，娓娓訴說著那輛組裝單車裝載著的沿途崎嶇。

1980 年生於桃園中壢的謝旺霖，大三那年因為失戀而獨自流浪，後來 2004 年在雲門舞集第一屆流浪者計畫資助下騎著單車去西藏旅行。與藏獒搏鬥，捱過高原風雪，見證過天葬，在廣袤天地中一人揹著行囊，踽踽走向未知的遠方。

2018 年他再度攜《走河》出現在大家面前，睽違十年的作品記錄著始於恆河出海口的溯源之旅，大河在旁靜默不置可否，一路體會神秘國度的矛盾魅力，一路孤獨地，尋找自我。

當初也沒有料到吧，由《轉山》至《走河》，汗水與淚水鑄刻成的文字一炮而紅，由一名單純的旅行者變成媒體爭相訪問的暢銷書作家。

渺淼，大與小的對比，讓人不禁聯想到在廣闊山河間，獨自流浪的那抹身影。有幸與作家有一場咖啡約會，迫不及待地請教他對孤獨的定義，和探索自我的想法。在略微昏黃的燈光下，落座，醇厚的咖啡香婉轉四溢，故事從這裏開始……

渺

——孤獨是認識自己的開始 終點是起點

您的旅程都是獨自一人前往荒涼廣闊的區域，遠離塵世和人群，所以對於靠近孤獨，或者說學會靠近孤獨，您有什麼樣的想法和經驗？

我覺得孤獨和「了解」息息相關。你不被了解，或你不了解這個世界，所以感到孤獨。即使你有很多朋友，或和很多人在一起，但這並不表示你就不孤獨。

孤獨，讓我開始了解自己。和人互動時常會有配合、習慣、妥協等等問題。你的自我難免就受到這些影響，或壓抑了。高中是我很重要的分野，之前總想和朋友玩在一起，害怕和別人不一樣。高中時期，才漸漸思考，我為什麼害怕跟人不一樣呢？事實上，每個人的成長，感受，家庭環境都不同，我為什麼想跟別人相同？害怕別人異樣的眼光。

我那時自己一人租房子住外面，必須思考怎麼獨立的問題，也開始讀了很多課外書，儘管考試成績並不好，但我反而比以前有自信，且覺得很充實，逐漸地不再那麼在乎別人怎麼看我，不那麼容易依附別人的意見。

所以孤獨對我來說，是認識自己的開始。讓我慢慢找出自己真正喜歡、合適的是什麼，想要走的路是什麼。

在走河的溯源之旅中，您為了找到最初專注而單純的自己，才不斷地走向恆河源頭，對您來說這樣的旅程有產生甚麼特殊的或是新的，對於個人內心的認識和自我的探索嗎？

這問題，簡單也複雜。其實我當初沒有一定

要走到源頭，只是想能走多遠就算多遠，沒什麼目的性。後來到了恆河上游，發現山裡因為雨季很多土石流，很多路斷了，車子常被堵住，遇到這些狀況時，我發覺好像越多的阻擋，反而激起我越想走下去的執念。

後來我到了源頭，本來以為是旅程的終點，竟發現它其實也是起點。在《轉山》中，也曾發生類似的感受，我騎到布達拉宮前沒有任何抵達的興奮，然後我大哭，哭的原因是心裡有一個聲音：「完了！」不是說旅程結束的「完了」，而是知道自己走過這樣的路，以後應該可以走得更長更遠，可以過更孤獨的生活，可以忍受貧窮更久。旅途面對現實，最真實的聲音，讓我看見自己是怎樣（或說變成怎麼樣）的一個人。

另一個是比較抽象的思考，就是當我走到恆河源頭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很笨很可笑，因為發現整趟的旅程原來是從源頭走到源頭的旅行。恆河源頭雖然在喜馬拉雅山上，但後來它的水一直流，穿過了幾千公里然後流到大海。（問：大海才是源頭？）對，所以終於懂得為什麼有人說「河流回歸母親的懷抱」？因為大海蒸發，季風循環，然後不斷地往喜馬拉雅山麓吹送，接著變成了雲霧，結成了雨和雪，再化成河流裡的水。所以基本上這整個是生命循環的過程。

是否會因事情 / 旅行的過於順利而認為這沒意義？書中的奇險是否造就了意義？

不會。因為你看到的那些奇險，事實上都是發生在每天騎了十個小時的單車，或是八九個小時的步行，經過這樣平淡的生活許多天，才發生的一小小段的事件。所以，若沒有度過這些看似無聊反覆辛苦的日子，你也不可能見到那些奇險的風景。

那時腦中的思緒？

可以擔心很多事，例如去哪找食物，在哪紮營，碰上壞人怎麼辦；但你也可以不擔心，很純粹地騎車，專注忘我地走路。這些都取決於你怎麼去看這個世界，你怎麼去感受當下的生命。

我時常走的地方，大部分時間都碰不到人，所以我總是和自己說話。

會因為如此險惡、枯燥、脫離熟悉日常，才形成「有意義的旅程」嗎？若和朋友出去玩，是否覺得這是平淡、沒什麼意義，且非記憶深刻的旅程？

不會。我不認為每個人都要像我這樣。有些人喜歡物質生活，例如喜歡舒適的飯店，吃美食，那也沒什麼不好。但我比較了解自己後，我覺得我很少因物質的東西而感到快樂。

我的快樂大多是在大自然裡感受的，或在創作裡突然想到什麼點子，又或者是在與人真誠的交流裡體會。這些都很難被物質取代。

我記得 18 歲時曾跟旅遊團去了拉斯維加斯，看見那些金碧輝煌的賭場、商場，有的像阿拉伯皇宮，有的像童話般如夢似幻，也有埃及法老、威尼斯水都的風格，但我覺得那些對我來說很假、很無聊，甚至一度還難過的掉淚。那時便了解到，那樣的世界不是我喜歡的世界，那種記憶也很深刻。

這是某一種孤獨？

是吧。當大家都陶醉歡樂其中，我一點都沒有那種感受時，好像特別容易感到孤獨。但同時我也因此更加了解自己，原來我不是一個能從金錢和物質就得到滿足的人。

認識自己是指什麼？是多了解自己原來有這一面還是？不管好的壞的？

是，不管好的壞的，就像是我認識自己原來也有畏縮、下流的一面，我原來不是自己想像中那麼高尚。這樣我也覺得蠻不錯的，正好提醒自己往後可以怎麼修正、改過。

坦然面對自己的脆弱，那才是我認為的勇敢。

那如果您今天認識您原來是一個會被物質感動的人，只是現在的物質不足以感動您呢？那您會覺得開心嗎？

也有可能。但不知道會開心還是難過，原來我是這樣的人，我可能會很難過吧。

我認為人總是有一些理想和期許，就是你會設定某些比較高的自我標準，努力朝著那個方向

前進。我時常問自己：「究竟想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如果沒辦法到達那個標準，我會對自己有點失望。不是說成為多麼成功的人，而是你怎麼去面對自我和生命的本身。

當初您想要開始這旁人覺得恐怖的旅程時，有受到很多阻礙嗎？

當然有受到阻礙。但阻礙有多大，決心就有多大。

森

——那裏有那裏的秩序、語言和能量
像個孩子一樣去相信、去臣服

您在高聳連綿的高山上和廣大無邊的河水旁，孑然一身前進時，心中最常有甚麼想法或感觸？您是以甚麼心態看待與面對那樣龐然大自然？

一個人到大山、大水之間，我到現在最常有感受都還是害怕。那種害怕，可能跟一般人的害怕有些不同。面對大自然時的害怕用比較真切的說法也許是敬畏，就像有些長輩敬畏鬼神一樣。你會真實的感覺到萬事萬物，整個世界的生命是在動的，草木的榮枯，死亡及生長，會聽到風吹、蟲鳴，也會看到花朵盛放、水鹿山羌，或野獸。萬一看到狼時，當然不會想那麼多，就是逃跑。

害怕，是好的，懂得敬畏，那裏有那裏的秩序、語言和能量，不是你可以靠意志決定的，你不過是其中的一員。

真正站在大自然面前時，你不禁會感到自己的渺小，雖然渺小，卻也覺得自己仍是這個廣大世界的一份子，不是被孤立的。當你深切感受自己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就不太會再以自我中心來思考。

在大自然中，我發覺自己常是無語的，會默

默張開手臂去擁抱一棵千年大樹，會靜觀雲層從山脈另一端翻過山脊然後像瀑布一樣流瀉而下，會躺在草地上側耳傾聽地層下細微的聲響。我是這樣去看待大自然的，沒有那種人與人間的猜忌和懷疑，可以讓我純粹像個孩子一樣去相信，去臣服。

旅行者

——我不是要去尋找同樣的世界

您是如何真正踏出舒適圈的那一步？
或者在人生第一次嘗試流浪時，有什麼特殊的經驗？

就是出發了再說。出發了就是準備好了。否則你老在準備階段，永遠都在準備沒完沒了。

第一次嘗試獨自流浪，是 18 歲，主要是高中時受到《阿拉斯加之死》那本書的影響。我念過幾所不同學校，後來高二轉學考進了台中一中，沒想到那才是我人生課題的開始。我在一中的兩年，發現不少同學成績好就自以為多麼了不起了，對師長驕傲無理，對同學多半是在鼓勵玩樂而非認真學習，因此覺得蠻失望的。畢業後，我就自己一個人背著背包環島，住過廟宇，露宿公園，睡在海邊。

第一次的流浪經驗，好像可說是起於對人性的失望吧，但從那次流浪當中不僅見識到各行各業的人，還得到很多人的幫助，例如邀我搭便車，帶我找住宿，領我走進原住民部落參加慶典等。走了那麼一圈我總算知道，過去那些失望，其實是自己認識的世界太小。所以，旅行一方面不僅在認識自己，也是在認識世界啊。

《轉山》的西藏、《走河》的印度恆河都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您在選擇旅行地點時有什麼特別的考量或喜

好嗎？

首先是經濟問題，我沒什麼錢，又想到遠一些的地方，那些地方需要的旅費相對歐美國家是便宜的。

加上那些地方風土民情跟我們的差異比較大。而西方國度，尤其現代都市高度全球化的影響，跟我們較多相似之處，因此吸引力沒那麼大。我不是要去尋找同樣的世界。

曾經以為那些隻身闖蕩的流浪者，一定要有強大的心理素質，但看完您的書後發現這可能只是藉口。您認為流浪者或是您本人擁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我不聰明，也不算勇敢，但我可能比較能堅持，能忍耐，還有毅力。例如在印度，交通出了名的不準時，火車常遲遲不來，過了三四個小時就連印度人都放棄不等了，我卻能耐得住。我甚至還等過遲到了十八個小時的火車。

《轉山》中有提及支撐您前進的不是勇氣，而是怕被負面心情撲倒的不得不然，除了這一點，還有甚麼事物也是您一路堅持的動力來源呢？

對未知的追尋和探索吧。因為不知道前方有什麼，所以想繼續往前看看。我是個不太喜歡重複，不想走回頭路的人。

還有，因為這些路都是自己選擇的，想說如果遇上困難就那麼輕易放棄，很怕自己往後的人生會不會也是如此一直放棄下去。

「繼續騎，繼續走，就這樣持續，到不能支撐的時候，再踏出一步，你就算成功了。」這是《轉山》中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您是從一開始就不斷保持著這樣的信念，還是在旅途中不斷歷練得出的信條？

當然是磨練出來的啊！

看完《轉山》和《走河》之後，我總

覺得您其實就是一位苦行僧，一路自我毀滅，極盡摧殘，遺忘皮肉的痛苦、距離與時間，那麼您對於自己的定位又是什麼？

我希望自己能不斷地創作，能為社會帶來些不同的思考和聲音，希望自己始終保持著對各種事物的好奇心，永遠不斷的探索下去。

作家

——無論在旅程或創作上
都不願輕易放棄的特質

自從出版《轉山》後成為一位作家，在單純的旅行者和作家之間身分的轉換，有帶來什麼樣的困擾或不適應嗎？

過去吧，不是現在，曾因為《轉山》一度非常的暢銷，我於是突然成了別人口中的暢銷作家。那時還有很多的演講邀約。不過老實說，我並不喜歡被稱暢銷作家，也很不喜歡演講。我因此一度非常自閉憂鬱。後來去印度幾次流浪後，漸漸想開了，就不太在意別人怎麼說。我還是我，一個簡單，樸實，平凡的人。

之前有看過您的一個採訪，就是說，您覺得別人在您出了這本書之前，都覺得您是一個魯莽無知的少年，結果成功從西藏活著回來時，出了一本書就反而成為眾人欽佩或是崇拜的對象。

那段回答，大概是指當初騎車去西藏的計畫，很多人反對。有時我不禁在想，當時萬一真的在那裡出事了，我很可能會被很多人罵翻吧，把我當作一個莽撞無知的青年，沒有做好萬全的

準備就去冒險。結果，我不僅回來，還寫了一本書。很多人對我和對那樣流浪的看法好像就改觀了。

很多人都慣常以結果論斷，卻忽略了背後一切的過程，而我覺得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在創作時您通常以甚麼方式去回憶，再用文字重新建構自己要記錄的旅程呢？

會靠照片和筆記去回憶。筆記是每天寫幾句話的那種，因為那些流浪，常費盡太多體力，讓我累得根本提不起筆，但有一些你真正走過的，在記憶中銘刻太深，想忘也忘不掉。

在《轉山》與《走河》兩部作品中您認為他們有共同的特質嗎？

有。大概是屬於記敘比較刻苦的經驗和旅程吧，無論在旅程或創作上都不願輕易放棄的特質。

其它

——去你不曾去過的地方，一個人去
尊敬你所面對的事情

對於青少年壯遊的建議？

去你不曾去過的，陌生的地方，一個人去。其實不一定要追求什麼壯遊，不用非要找多遠的地方，也不是到什麼無人的世界。你們如果敢於踏出安逸的舒適圈，一個人，那才是比較重要的。

為什麼必須要一個人？

你跟同伴就會聊天討論啊！這樣你就難以真正向外探索，去跟司機或其他乘客對話、與在地人互動，你也比較不會仔細留心那裡的一切。如果和原本熟識的人一起，你的注意力不免都還在

你的圈圈裡。

就等於我還是帶著一個行走的我的圈圈？

是阿！那有什麼新意呢。你應該暫且拋掉這些習慣。我覺得如果想要真正的改變，應該選一個，跟你原本的生活脫離，盡量不一樣的地方。

我記得高中時，第一次到花蓮，一看見那片太平洋不禁就感動得落淚了。那次很激動，是因為我做了許多過去不曾做過的事情，像搭便車、睡公園，一路流浪，從台北到宜蘭，花了好幾天到花蓮，然後租著摩托車，騎到七星潭海邊，去對照那片曾在書裡讀到的大海。當我真正地靠近她，聽見波浪的聲音，看見無垠的藍天大海激盪的色彩，才體會到那些都是讀再多書，看再多圖片也無法取代的感動。而我就是從那次經驗，開始延伸後來一次又一次的流浪。

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你的預算都在你的主導中，怎麼安排花費，例如對吃住的選擇，或寧願多用在參觀美術館、博物館，或拿來走向更長更遠的旅途，這多少可以更加地認識自己，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您旅行有什麼必備的物品嗎？

一定都有紙和筆。而不同地方，必備物品都不一樣。例如高山，可能需要一些登山露宿裝備。

但若是一般城市或鄉間或公路的旅行，我覺得不需帶太多東西，給自己一些限制，如果今天有五千塊，能不能只帶三千？我可能從小就會這麼做。不要帶太多物品、這世上很多東西不見得是用錢或物質買得到。偶爾挨餓，也是不錯的體驗。

會不會害怕在旅程中死於非命？

當然怕。誰不怕死？但我就是那種會怕，但還是要走的人。

我每次進大自然或一個人旅行多少都有點怕，但不是那種裹足不前的害怕，而是對這個世界保持敬畏。那似乎更像是一種謙卑的態度，去尊敬你所面對的事物。

像去年我在西雅圖一人開車上山，周遭 50

公里都沒有人煙，積雪到膝蓋，車子儘管綁上雪鍊，卻還是幾度打滑差點摔下山崖。但我那時竟然沒很害怕，只是不禁想著，如果老天要把我收走的話，我應該沒什麼抵抗能力。那次順利出來後，我就覺得以後再出去應該要先寫好一些東西，不是遺書，而是寫些讓別人知道我並不是魯莽無知的，我已花了幾十年，每一次都在準備，學習讓自己如何避免這些意外，希望身旁親友都能了解我是個很努力在求生的人。但意外畢竟難料，就算身在熟悉的環境也可能發生，不然就不叫意外了嘛。

山高水遠不再是阻隔會面的屏障，但也鮮少有人願意花十天半月，去與那個為了生計，抑或是所謂的功成名就，疲於奔命而漸漸不清晰的「自己」會晤。我們學會了在人群中當個討喜的人，卻開始對孤獨感到畏懼，不敢拋開所熟悉的一切，去出走，去流浪。

謝旺霖綁著馬尾，笑得雲淡風輕，他說，無論去什麼場合都是這樣一襲黑衣黑褲，既簡單又自在，不用在意配色和造型，也不用為了世界盛裝出席。

日 星

— 渺小鉛字・浩淼時代 —

鑄 字 行

位於台北市大同區的日星鑄字行，創立於 1969 年，是臺灣僅剩唯一的一間活版鑄字廠，由現任老闆張介冠先生的父親創辦。隱藏在小巷弄內的日星鑄字行，一步入店內便是成千上萬個緊密排列的鉛字，楷體、宋體、黑體，各種大小密密麻麻的鉛字，讓人瞬間落入文字的世界。在電腦印刷尚未問世前，這裡曾是繁盛的鑄字產業一隅，現今則乘載著過去活版印刷的輝煌，積極推廣鑄字、活版印刷文化的復興與保存，以「昔字、惜字、習字」的精神，寧靜而堅定地，守護鉛字的最後一方天地。

一個個亮晃晃的小鉛字，是這般渺小精細，連一絲碰撞都不得，卻在過去尚未數位化之時，肩負整個時代的知識傳承重任，往昔需日夜輪流，每日鑄十萬字的榮景不再，如今的日星又該何去何從？

我們親自前往日星鑄字行採訪老闆張介冠先生，鑄字產業從 1960-1980 年代的燦爛，直到現在日星成為台灣僅存一家的凋零，我們渴望了解，日星的初始以及老闆一路的心路歷程，和對於日星的未來期許。



日星鑄字行

Ri Xing
type foundry.co

成立於壹玖陸玖年

日星鑄字行當初是在怎樣的背景創立的？

日星鑄字行在早期創立的時候本來是規劃開印刷廠，是有鑄字部門的印刷廠，通常是以書籍印刷為主要業務，但是因為某些建置的印刷機器沒辦法按時交給我們，所以在當時的情況底下，調整為鉛字販售為主要營業項目，應付當時經濟收益的需求。

老老闆及現任老闆張介冠先生創業當初為什麼選擇從事這行？起初有沒有遇到困境？

老老闆（張介冠父親）原本就從事印刷行業，後來與親友合資開設印刷廠，到後來想獨自建廠。而我們那個年代父母說什麼我們只能說是，沒有不！像我本來不是在印刷這個行業。因為家裡要獨立創業，我身為長子就要回來協助。

民國五十幾年經濟起飛，我們本身資金不足。而人才培育，還有工作人員組成都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像我們家一開始幾乎都是家人（從業）。

全盛時期的規模是如何？我們需要多少鉛字才能營運？多少人力才能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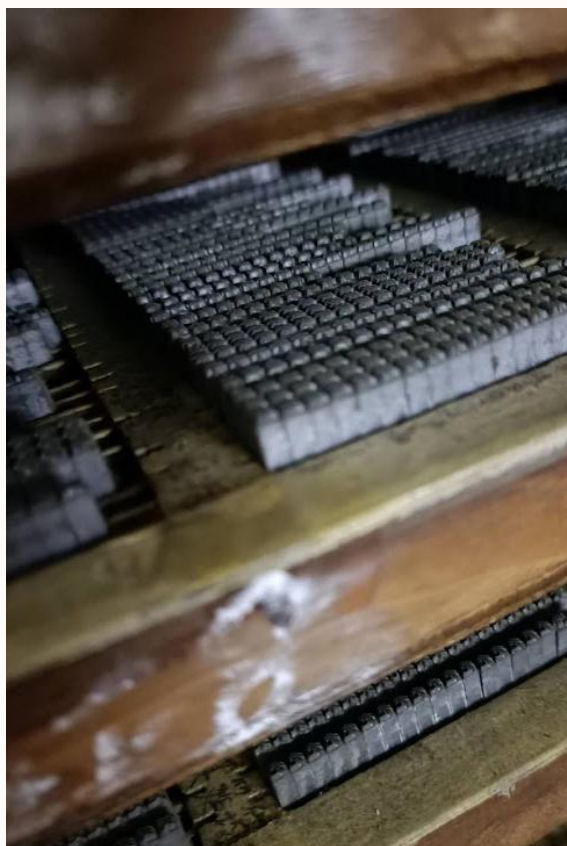
全盛時期日星鑄字行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自家人，總共有 34 到 36 位。

日星鑄字行在當初創業的時候，設備非常少。記得只有 5 號楷書、宋體；2 號及 6 號楷書。以一套 5 號楷書，將近一萬個字。但像是裡面的逗點，或「的」，一次可能鑄了五千到一萬個字，但對我們來講只算一個字。多少字……很難講。營運是有很多條件的。

早期我跟我父親創業的時候，只有我們兩個人。但像台灣最大的鑄字廠中南鑄字廠，創業時只有一個人。這必須看營業項目怎麼去做，所以這是很難去界定的。

鑄字廠今昔變化的榮與枯？

在 10 到 15 年前，最沒落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一個月不到三個客戶，營業額不到 500 塊，這是最慘澹的時候。因為活版印刷這個產



業，在民國 75 年開始，在數位印刷進入這個領域後開始沒落，且沒落很快。75 年到 85 年，從一百到零。這讓行業裡的從業者幾乎反應不及。85 年後，印刷行業上游的鑄字行一家一家關：中南鑄字廠規模是台灣最大，卻在民國 90 年結束營業。它在民國 60 年代，員工將近 200 位。直到後來員工 0 人，30 年而已。而且這是一個老行業，從業者應變能力比較弱。加上民國 70 年後，在九年國民教育影響下，學徒越來越少。

鑄字行運作時有哪些工作？

鑄字行負責鉛字販售，包括按照原稿照次序檢字，之後送到印刷廠排版，校對印刷，因此，營運對象是印刷廠，不是社會大眾。鑄字行負責生產鉛字，不會搶印刷廠業務。這在行規裡面是

很嚴謹的，不會逾越。

印刷產業的大略流程是如何？其中有沒有細節是很容易忽略的？

像是印刷是一個再製複印的工作，務必非常小心、不容有錯，否則會產生相當大的後遺症。尤其早期在戒嚴時期，對於言論和印刷品管制非常嚴格。我父親還在報社時，同業間曾發生過印刷品裡面多了一個錯字，當天晚上好幾個人被帶走。距今超過 80 年了還沒回來。

鉛字收納的規則是什麼？如何讓數量龐大的鉛字收納井然有序？

漢字從康熙開始，就依照部首分類收納。漢字因為數量龐大，因此鉛字收納除了依照部首之外，還分常用字與罕用字，工作效率才會比較高。

一個鉛字可以使用的次數大概為多少？在什麼情況下要熔掉重鑄？新字會是與原本相同嗎？

一個鉛字標準而言，如果在各個環節師傅都很嚴謹，能耐三萬到五萬刷。如果印刷的張數已經超過，通常會磨損，就會回收重鑄。因為使用模具重鑄，出來不會有差別。

會定期更新鉛字嗎？

如果那個字原來沒有模具，要新開發模具的話，就得看新開發模具的銷量是否符合它的成本。營運需要考慮到營收。

曾經遇過什麼特別客人？

曾經有一個父執輩的客戶，不對他罵三字經收不到帳。剛去的時候不說三字經那個客戶就不給帳款，回家被爸爸教訓一整天收不到錢。之後去了幾次無奈只能開罵！

老闆對這樣實體的活字版印刷有什麼特殊情感？

這家店是我父親自己獨自創業的，是我們一家人從最艱困的狀態奮鬥出來的，對我們家有非

常特殊的情感意義是難免的。看到它就像看到我家人、我父親一樣。

即使在今天這樣有更快速印刷的時代，也選擇保留下這家店，背後的精神是什麼？

不捨。它是我父親一生的心血。對我來說，我有能力保留，我就盡量保留；如果沒有，只好處理掉。事實上在民國 90 年以前，還沒有作完整保留的計畫。但看到民國 90 年後中南鑄字廠歇業，之後台北市其他的鑄字同業也歇業，才驚覺日星鑄字行可能成為台灣最後一家鑄字行。

當時只打算保留一小部份給我的子孫，讓他們知道先輩曾經做過什麼行業，對人類的文化提供什麼貢獻。《夢溪筆談》記錄畢昇發明活泥字，



那活版印刷的鉛字他長成什麼樣子……這是以後可能會看不到的。既然我學了整個活版印刷產業鏈的技術，如果可以的話就將這個產業，想辦法做完整的保留，不是只有鑄字，而是鑄字、檢字、排版、印刷、裝訂，將整個產業鏈做有系統地保留。

在今天保存這樣的產業所面臨的困境有哪些？

資金以及時間，並且如何再創造新的市場規模。一個產業離開現實生活，要讓它再復甦的時間至少要加倍。這個產業自民國 85 年後，幾乎是跟社會脫節。即使是現在立刻形成我們想要的條件，起碼也要 50 年。

日星鑄字行是台灣現存、也是世界唯一有完整的傳統漢字鉛字的鑄字行。肩負這樣的責任，是怎樣的感覺？

台灣缺少這樣的傻瓜！……吃力不討好。其

實事情都是多樣性的，沒有所謂好不好，只有懂不懂，了不了解。可以把虧本的行業，讓它賦予新的生命，產生新價值，這才是經營者要去思考的問題。所以對我來說，如何讓傳統產業和商品尋找第二個春天這才是更重要的。但我一個人無法承擔這麼大的職務。不能什麼事都由一個人去做。獨木難成林……必須要讓它變成一個生態，能夠循環，生生不息，雖然我有這個心念、理想，但不代表有那樣的能力。

鑄字行對您來說是什麼樣的存在？

鑄字行是台灣的社會共有資產，我只是代管。

雖然是我們的家產，但我已經將它視為這塊土地的社會資產，是秉持著這樣的心情、想法去經營的。

鑄字行在現今社會生存很有挑戰性。目前對未來有什麼規劃、展望和期許；如何創新，才能讓這家店繼續傳承？

想將日星鑄字行轉型成工藝館，而不是博物館。博物館只是擺放，解說；工藝館卻還有更重要的目的：技藝的傳承。目前全世界沒有一個同業做這樣的規劃……這是很累人的！需要相當龐大的資金，不是單一人做得到的。

鑄字行存在是因為產業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因為觀光，目前館內的鑄字是單字銷售的，但過去與鑄字行與印刷廠的合作有另外的規範，日星鑄字行的價格比國外低很多，日本一個字的錢在這邊可以買五個，有人說應該加上觀光的營業額，但我不喜歡這樣做。

真的文創商品不是很表面地用象徵意義來呈現。對我來說文創商品應該是使用原有的器物 and 技術，產生新的商品，而非抽離它的靈魂，取得它的表徵。文化的意涵是需要被思考的。

另外也希望能讓東部偏鄉沒辦法來到這裡的孩子，能夠看到這些（活字印刷文化），讓這樣的技藝成為文化資產而不是遺產。



科技以猛烈之姿，在短短數載間取代了傳統產業的發展，活版印刷的沒落也反映著現今更多傳統技藝的消逝，正如老闆所言，有多少「傻瓜」願意留下來守護，甚至是傳承復興？該如何灌注創意卻又不失原有靈魂，如何讓這樣的文化成為一直存在的資產而非遺產？或許，那一塊塊鉛字亮光所倒映的每位顧客，以及每位更了解這個產業的人，能夠成為黑暗中的點點繁星，為傳統產業帶來希望和生機。



A full moon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image, set against a deep blue sky. Below the sky, a calm body of water stretches across the frame. In the lower center, a small,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s visible, standing in the water.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

鏡頭下的 世界盡頭——

文 / 吳沛恩



那時是 2009 年四月底。Sebastian Copeland 身處北極刺骨的寒風中。他從身後雪橇上因潔白極地而顯得分外亮紅的背包中取出相機，脫去保暖手套，並從防寒大衣中取出電池及記憶卡（用體溫維持它們的溫度），將電池、記憶卡一併塞入相機，一氣呵成。他舉起鏡頭對準目標物而不從觀景窗看去，因為眼睛的溫度將使玻璃起上一層霧氣。鏡頭前是一座冰山。冷冽強風早已在上頭刻下歲月，原始而充滿野性的紋理深深嵌入原應平滑的冰面肌理。美得令人屏息。

起點

「我不曾選擇從事攝影，而是攝影自我幼時就選擇了我。」Copeland 在一次訪談中說道。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後，即開始了他攝影的職業生涯。除此之外，他涉足領域之廣：極地探險、寫作、攀岩、登山、氣候變遷議題倡議等。而 Copeland 的攝影作品曾在《國家地理》、《紐約時報》等雜誌亮相，也曾獲 IPA 國際攝影獎，東京國際攝影大賽等國際大賽肯定，被認為是一位「能夠創作具傑出藝術價值的作品並傳達急迫全球議題」的攝影師。自 2005 年起至今擁有數次極地遠征經驗的他，足跡遍布南極半島、格陵蘭島、加拿大最北之埃爾斯米爾島等地，也再再顯示 Copeland 對環境積極關注，以具體行動力行自身理念。

稍縱即逝

2009 年四月那張凍結在時間裡的冰山，正值 Copeland 以及他的搭檔 Keith Heger 自挪威朗伊爾城 (Longyearbyen) 前往地理北極，全長 700 公里的徒步遠征。用以向羅伯特·皮里 (Robert Edwin Peary) 在 1909 年徒步抵達北極點的遠征致敬。照片遠處天空是朦朧的灰藍色。能夠在這時節捕捉到陰天對極地攝影而言極為難得，畢竟多數時候天際應是被炫目刺眼的白日光線佔據。而冰山交錯的肌理下透出淡淡的藍綠色澤，原因正是因為冰更容易吸收紅色的長波長可見光，而僅留下短波長的藍光反射出來。春季的融冰淡水以及下層海水，前者密度小而後者密度大，使水難以上下互相循環。如此條件創造出平靜無比的水面及澄澈倒影，由某些角度看來，如同一面完美無瑕







的鏡。Copeland 在之後一次演講提到，在捕捉下那瞬間的往後五天，就再也沒有相同機會了。

「別期望會再遇到，因為它很可能不會再發生了。」他說。光線的藝術稍縱即逝，或許也是攝影最迷人的精髓。

渺・淼

時間來到 2010 年，這次 Copeland 和搭檔 Eric McNair-Landry 踏上 43 天風箏滑雪橫跨格陵蘭之征，以喚起大眾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長達 2300 公里的路程期間，他們以 595 公里創下 120 小時內風箏滑雪最長距離之世界紀錄。然而在格陵蘭南端，他們被 80 英里、颶風等級的暴風雪襲擊，於原處被困了連續七天。Copeland 於是拿起相機，精準捕捉下暴風雪侵襲帳篷的景象。艷紅的帳篷四方湧動的白茫風雪，脆弱得幾乎要被吞噬。此景象頓時使人感到生命之於自然力量的渺小。「僅靠一層薄薄的尼龍布料阻擋近在咫尺的致命氣候，當下真是有些不知所措！」Copeland 說道。疾風拍打著帳篷，起初腦中浮現恐懼以致難以入睡。但時間一久，也漸漸適應如此極端的環境了。「慢慢的，你會拿出書或棋來打發時間！」他笑著說。

生

很多人認為北極是一片單調荒蕪的低溫沙漠，但事實上則不然。生命藏在其中：從多樣的哺乳類、棲息於厚冰下的魚類，乃至樸素的苔蘚，處處生機盎然。而冰層更像是流動極緩慢的水。當走在上頭，腳下浮冰會緩緩碰撞彼此，製造出一種深層的巨大響聲，彷彿蛰伏地下的巨獸。而極地海面漂浮的冰山，何嘗不與生命本身相同呢？曾有一位朋友對 Copeland 表示，影像中的浮冰令他聯想到垂死的老人。這句話深深烙印在他腦中。自此，Copeland 將一座座雄偉冰山視為有機的生命個體。的確，冰山經歷與生命體高度類似的週期：誕生、彼此交流影響、旅行、逐漸隨歲月改變樣貌，直到最後衰亡。脆弱的個體總先瓦解，其餘則隨波流向大海懷抱，完成一次循環。它們又再次回到生命之初，開始下一次生命週期。只是，這週期的時間尺度遠比人類生命長遠的多。多數冰山誕生之時，長毛象仍漫遊在陸上。

「如果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為貓、狗這類與我們親近的生命體，我們是否會更能感同身受、更加同理？」

初心

「如果我們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冰山呢？」Copeland 問道，「如果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為貓、狗這類與我們親近的生命體，我們是否會更能感同身受、更加同理？」一座座已經存續幾百萬年的冰山正因為當今人類活動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敗亡，諷刺的是，人類存在的時間尺度與之相比，卻顯得微乎其微。因此如何與冰山以及其他較我們古老的自然生態共存，不外乎是當今至關重要的課題。影像令人產生最直接的情感共鳴，使那些在地球盡頭的生態系以及其中的生命變得不再遙遠。這正是 Copeland 極地攝影的使命，「幫助人們愛上這個世界，是個能讓他們想要拯救它的催化劑。」他曾說。



Sebastian Copeland 的相關作品：

集結數次遠征期間的攝影作品有 2007 年《Antarctica: The Global Warming》、2008 年《Antarctica: A Call To Action》、2015 年《Arctic: The Vanishing North》以及 2020 年《Antarctica: The Waking Giant》。除此之外，他也將 2009 年北極遠征的經歷拍攝成紀錄片《In To The Cold: A Journey Of The Soul》，而另一部紀錄片《Across The Ice: The Greenland Victory March》則記錄格陵蘭風箏滑雪充滿挑戰的創舉。

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行動：

1999 年起與 Global Green USA 密切合作。於 2010 年創立 SEDNA 基金會，旨在教育並喚起大眾、媒體以及政府對全球氣候變遷的關注，回報氣候變遷即時資訊及其對於社會經濟、社會政治、地緣政治之影響。並在 2015 年巴黎氣候高峰會、聯合國等國際場合發表個人立場。除此之外，他對環境議題的關心也獲得德國 GQ 環境領導力年度人物、Global Green USA 創始人獎等獎項肯定。

從古至今，死亡一直是人們所關心的議題，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死亡的看法。對世界來說，一人的死亡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對於當事人來說，卻又是如此龐大。那麼，面對如此事實，以音樂來向世界喊話的音樂人是抱著什麼態度來看待的呢？

我無法留住你，但若他們問起，我在乎會離去的你

One More Light 是 Linkin Park 樂團於 2017 年發表的歌曲，抒情的音樂配上略顯悲傷的歌詞，在 YouTube 有著 2 億多的播放量。One More Light 主歌描繪了珍視之人離去時的心情：沒有察覺他痛苦的自責、廚房多了一張再也不需要的椅子的空虛、為什麼偏偏是那個人的憤恨。副歌則唱出死亡對世界算什麼的激問，雖是如此，最後的 “Well I do.” 卻讓這個激問變成了疑問，既像是對珍視的人說「至少我很在乎你。」又像是對陌生人喊話「我會在乎你。」

團員 Mike 說寫這首歌的契機是因為一個得了癌症過世的女性朋友：「我們知道我們絕對必須寫下發生的事情。這是一首悲傷的歌，但回報是，當發生這種戲劇性和痛苦的事情時，最重要的是與你愛的人聯繫，並提醒他們你關心他們。」而 MV 則是主唱 Chester 將之唱給去世不久的好友 Chris 的現場演出，雖然 MV 裡聽起來非常溫柔平靜，但實際演唱會上他卻是失聲哽咽並大聲嘶吼 “I Do”，那種強烈的悲痛，不管是誰都會為之動容。

這世界有那麼多人，每個人都在消逝，有誰會在乎別人的殞落呢？不，我們會。死亡雖是十分沉痛，但知道自己死後會被人如此掛念，卻又令人有了許多安慰。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out?
In a sky of a million stars. Who cares when
someone's time runs out? If a moment is
all we are. Well I do.**

我將活得像群星般閃耀，一如那些夜晚

The Nights 是瑞典音樂人 Avicii 製作的歌曲，詞曲由 Nicholas、Jordan、Avicii 等人譜寫，歡快的節奏與勵志的歌詞使其廣受好評，歌詞也延續 Avicii 對生命一貫的積極曲風。整首歌以父親在孩子少年時告訴他的話為主軸，講述人生應該活得深刻、不留遺憾。「那時起我就決定

當我死去的時候，你們將記住我所過的一生，而不是我所賺的金錢。」便是裡面主角的獨白。若暴雨傾盆而下，那便燃起誰也撲滅不了的火焰，除了去過個轟轟烈烈的人生之外，The Nights 也表達面對困難也不要膽怯，去到更遠的地方，這樣在死之前才知道人生有多麼美妙。

歌曲 MV 由 Rory Kramer 製作，他拍攝了自己在搭雲霄飛車、衝浪、單板滑雪、溜滑板、搭熱氣球以及改裝了一輛豐田四門敞篷車等充滿活力的回憶，而他本人就是這首歌的最佳寫照，歌詞雖幾乎是以主角父親之口講述，它又何嘗不是 Avicii 的想法？「人必定會將世界拋下，所以要把握當下追求永世難忘的人生。」或許便是 Avicii 想傳達給我們的道理。

**He said: "One day you'll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我絕不會同你給的傷痛說再見

I Will Not Say Goodbye 是收錄在 Danny 首張專輯裡的一首歌曲。詞曲由 Lari White 跟 Chuck Cannon 共同譜寫。歌詞表達了失去重要之人的悲痛，描述失去固然非常痛苦，但他並不想撫平傷痛，他會因為記得感受到一切，但他不會說再見。

據 Lari White 所說，當時她與 Chuck Cannon 參加了鄉村詞曲作者 Jeffrey 13 歲的兒子 Alex 的喪禮，他不幸在一場交通事故中過世，回憶起 Alex 的姐姐的致詞：「她說，再見是最難說出口的話，她不願意說再見。」這成為了 I Will Not Say Goodbye 出現的契機，而當時 Danny 也正承受著喪妻之痛，這讓他對 I Will Not Say Goodbye 的演繹更加深刻。而歌曲 MV 表現的也是失去親人的痛苦，講述了三個真實的故事。分別是一個失去了父母的女孩、失去了丈夫的妻子與失去了兒子的母親。

雖然總說面對重要之人死亡應該振作，過好自己的生活，但又有幾個人的能立即做到呢？或許最後時間能治癒一切，但 I Will Not Say Goodbye 選擇永遠不掙脫纏繞的陰影，這情感是如此深切，或許也反映了被留下的人最真實的想法。

**I will laugh. I will cry. Shake my fist at
the sky. But I will not say goodbye.**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out?

——音樂人與死亡

文 / 邱書弈



希望你能抓住當下，就彷彿自己瀕臨死亡

Live Like You Were Dying 是美國鄉村音樂藝術家 Tim McGraw 的第八張錄音室專輯，由 Nichols 與 Wiseman 作詞。歌詞講述一個男人的父親在知曉自身罹患絕症後作出了行動與轉變：去跳傘、登山、釣魚和騎牛、原諒了以為不會原諒的人、變得更願意去愛。並對兒子提出忠告：「把握當下，把每天當成最後來過。」在父親死後，男人也因父親的話做出了改變。

「明天就像上帝的禮物。」將要死去的人才會這麼想，但便是如此才會更珍惜當下、珍惜身邊人，畢竟事物就是要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過是大家都聽過的道理，但只有真正面臨過死亡，才能感受到其中意義。「面對死亡，要好好的活，有幸不面對死亡，更要好好的活。」這其中的道理雖然簡單，卻是我們一生的課題。

And he said: "Someday I hope you get the chance. To live like you were dying."

我們從 One More Light 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及龐大、從 The Nights 學習到積極享受生命、從 I Will Never Say Goodbye 瞭解死亡的沉重、從 Live Like You Were Dying 意識到明天的可貴。死與生息息相關，且有著許多面向，今後人們也將會繼續探討死亡，面對死亡的態度也會有許多不同，但不管是褒是貶，正是因為有其存在，生命才顯得如此珍貴，不是嗎？



光遇

——溫暖的靈魂終將相遇

文 / 易玫萱

「……這是一場擁抱自由和溫暖的雲端之旅。與你心愛的人們攜手，在這座曠世的天空王國中翱翔，愛的力量將支持你一路前行……」

《Sky 光·遇》（英文：Sky:Children of the Light）是一款由 Thatgamecompany 開發並發行的社交冒險遊戲，支援 iOS 和 Android 版本，並在 2021 年中登入任天堂 Switch 主機平台。

——五彩繽紛的世界

地圖主要可以分為遇境、晨島、雲野、雨林、霞谷、暮土、禁閣及暴風眼。在主要地圖中，還有一些小地圖及隱藏地圖。不同地圖有相應的特色，地圖中也會有不同的生物，通常它們會幫助玩家，但也有少數是需要注意的危險存在。另外，各地圖的背景音樂也不盡相同，開啟音效或是戴上耳機，沈浸在音樂中，盡情體驗遊戲中的廣大世界。

——沒有文字的劇情

遊戲中，玩家將操控光明之子四處探險，收集先祖的動作及光之翼，將先祖送回天際，並在最後用光之翼拯救他人，得到救贖然後重生。故事劇情從開始到結束，沒有任何細膩的摹寫，僅有觸動人心的音樂及令人震撼的美景。在和先祖的互動中不會出現對話，僅有音效和動畫，但仍能理解先祖的情緒和其動作所代表的意義。

——從點亮燭光開始

在探索廣闊世界的旅途中，玩家可以透過光明之子手中的蠟燭點亮其他玩家，並用從先祖那習來的動作來互相交流。除此之外，遊戲內有完善的社交系統及道具，能讓玩家輸入文字訊息和陌生人聊天，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相遇、相識、相知、相助。

開發者

Thatgamecompany，一家由凱莉·聖迪亞戈和陳星漢聯合創立的獨立遊戲開發工作室。

在開始設計一款遊戲之前，他們會先決定他們希望讓玩家們感受到的情緒與感受。與多數遊戲的開發方式有所不同，多數遊戲在策劃階段時通常會從遊戲類型、特色或機制等方面入手，Thatgamecompany 則更加注重遊戲和人之間的聯繫，工作室在企劃之前都會去設想要給玩家

帶來怎麼樣的體驗。

Thatgamecompany 並未以商業化的方式去製作遊戲，也無意開發「高預算大作」之流的電子遊戲，認為資金上的壓力可能會扼殺遊戲的創新性。

作為一家小規模的遊戲製作公司，對於元素的設計上更多的是遵從於極簡主義，遊戲設定至少要有三個理由才可以加入，以避免過多的設計元素干擾遊戲的體驗，或是增加遊戲製作過程中不必要的開銷。

理念

好的藝術作品能在你的腦海中產生共鳴，抓住你的心，讓你在離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還能夢見它們的故事，而藝術作品可以有很多種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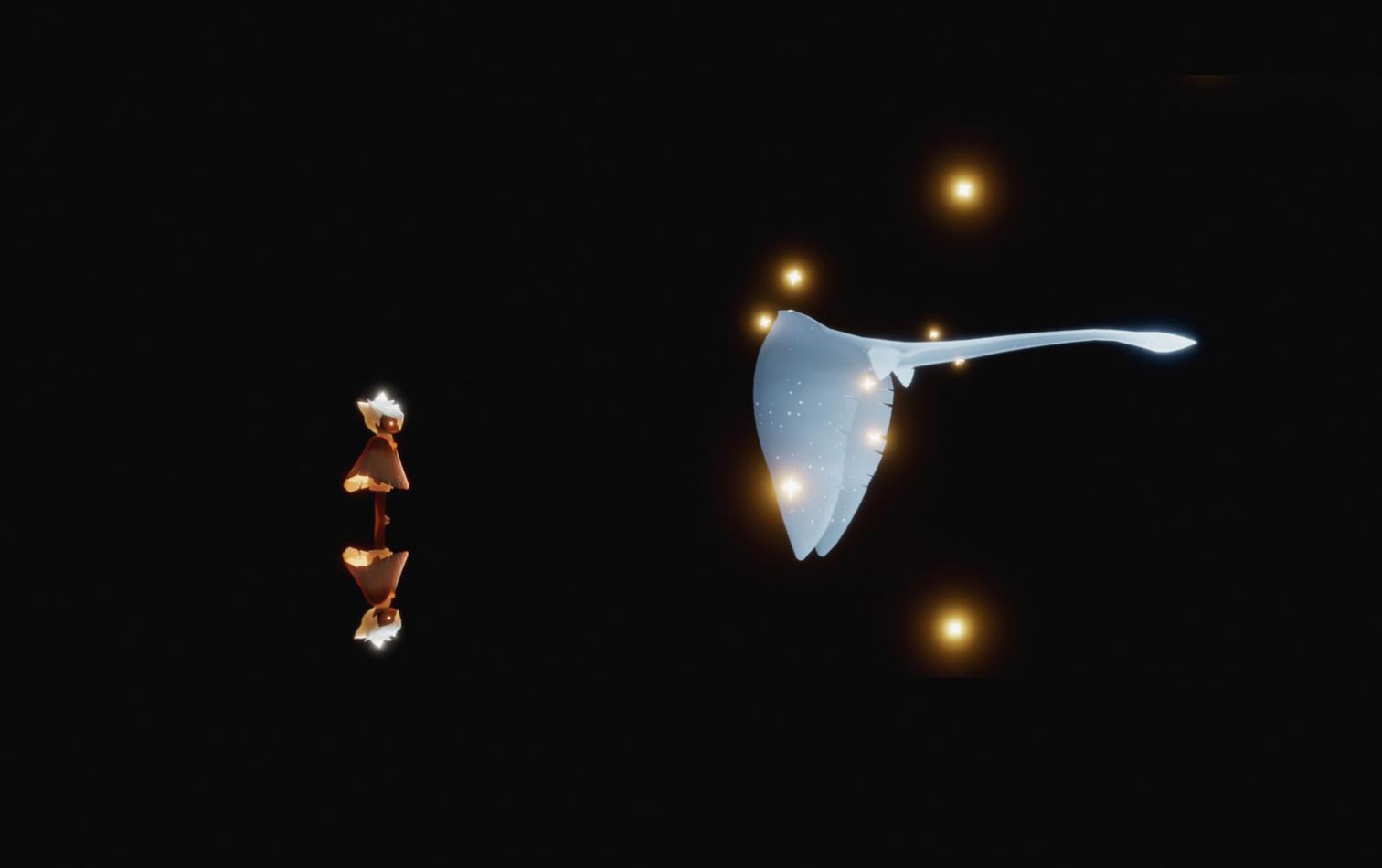
「很多人為了一部電影或小說流淚，而第一個使我落淚的娛樂內容是一款遊戲。」陳星漢說道。與任何藝術媒介一樣，遊戲有能力放大人們的情緒，並引導人們經歷一個故事——起伏，爆發，戛然而止。

而玩家與創作者之間的關係，也是遊戲的魅力之一。

「設計是一種推動，而不是牽引。」陳星漢說：「非常小的變化便可以改變玩家的舉動，以及他們在遊戲中對待彼此的方式。」在他的眼中，創作者對玩家之間發生的事情具有影響力，但不是拿來分散玩家的注意力的，也不需要強迫玩家做任何事情。他認為讓玩家自主行動並擁有足夠充分的遊戲體驗，是創作者在設計時需要多加注意的內容。

「我們希望成為玩家的終極支持者。」有些在 Thatgamecompany 的工作者會下載自己開發的遊戲，並和玩家互動。想要遇到他們的光明之子需要運氣，而他們也會分享些遊戲中的趣事在相關的社群媒體上。

「這是一款關於同情和慷慨的遊戲，它連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推動他們善待彼此。」陳星漢表示自己將他對生命、朋友、家庭的理解融入在遊戲中，而《Sky 光·遇》倡導的是人們的合作和聯結，不是競爭。在遊戲時，常遇到需要多人一起完成的情況。不論是解任務還是開啟隱藏地圖，遊戲中隨時都有和人合作的時候，必



須互相幫助才能達成目標。

成就

《Sky 光·遇》至今下載人數已突破千萬，並獲選 iPhone 2019 最佳遊戲及 2020 Apple Design Awards，其開發公司 Thatgamecompany 也已從原本兩人的工作室成長為七十多人的團隊。

《Sky 光·遇》以探索體驗和社交互動為主，遊戲中有壯麗的美景，多樣的生態，可愛的先祖，還有動人的音樂。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點亮彼此，然後共同前行。

行走在遊戲廣闊的天地中，收集渺小的燭火，日積月累的成长，在過程中認識不同的人，建立珍貴的羈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就算終究只是彼此生命的過客，一同經過的旅途也不會因此而消逝。心中會記著曾經擁有的美好，並帶著那些回憶繼續走下去。

相信很多父母皆對孩子說過「不要一直玩遊戲」這句話，但遊戲的意義除了供人娛樂外，其藝術的表現手法及背後的设计理念也是不容忽視的。

舉世皆濁又如何？再混濁的溪水中也有清流
31 流過。儘管在主流的觀感中，遊戲仍經常讓人聯

想到暴力等負面形象，但一定也有如《Sky 光·遇》般溫暖且動人的遊戲存在著。

當然，使用電子設備玩遊戲時，仍要避免過度成癮，在網路交友的過程中也要注意保護個資，抱持尊重和理性的態度與人溝通。

最後，讓我們在風中相遇，在光中起舞吧！
「溫暖的靈魂終將相遇。」

旅程持續進行著……

微。世界

文 / 孫麗笙



當生活充斥著的不再是單純，車馬喧囂與繁複事務取而代之佔領了你，還像登陸月球一般插旗宣告主權，朗讀著憲法第一條即為「童真死亡」……你有多久沒展開笑顏？笑肌如被箝制手腳的囚犯，僅僅微微一笑都彌足珍貴，更何況真心大笑？

但你是否想過，僅一小瞥，你就能釋放那禁錮於囹圄已久的快樂？是否想過，他人的小創意，能為你的日子點綴星芒？是否想過，社交網站帶給你的並非一顆顆隱形的資訊炸彈？

也許只需要這麼一張照片，你便會漾起微笑，你的心靈再度被點上了燈。

拉開抽屜，一件作品即將產生。

這是日本微型藝術家田中達也的日常。從2011年四月至今，他創作不輟，堅持每日上傳一件作品至官方網站《MINIATURE CALENDAR》以及社群網站，至今已完成近五千件作品，甚至已於多國巡迴展出。

而這一切的起點，始於他的童年與一件微型牛模型。

起點

田中達也的童年不同於其他孩子，沒有足夠的玩具與遊樂場供他玩耍。因此他隨手拿起身邊的物件或日用品，任想像力恣意飛揚，在他的世界建立了一座小小的創意遊樂場。他常想像榻榻米的線條是一條條筆直的道路，將玩具汽車放在上面，一場刺激的競技賽車即刻展開；花椰菜則是一株株參天大樹，而怪獸們穿梭其中對決，不分出勝負絕不善罷甘休！

他最為人知曉的作品，即為以花椰菜為主題的《ブロッコリーもりもり（西蘭花之森）/ Shall We Dance?》。

在作品裡頻繁使用花椰菜，除了是童年情結外，也因為第一次使用花椰菜時，他發現成叢的花椰菜看起來就像茂密生長的樹林。從那一刻起，他逐漸在作品上著重於「擬物」的意識形態，將其打造成豐富的擬造意境。

當他人問及他的職業時，他便會提起這件將花椰菜擬為大樹的作品，使他人了解他的創作理念，也能夠更加深入地交談下去！

而開啟田中達也的微型攝影之路的，是多年前女友送的微型牛模型，也是他的第一件微縮模型。當時他手拿著鐵道模型，心想不如用來拍照，於是他開始替它照相，也順便上傳到社交媒體。當時有人留言，希望他每天都可以上傳類似的微型場景圖片，一念之下嘗試如此，自此養成了習慣，於是展開了《MINIATURE CALENDAR》。

每天的創作過程約二至五小時，但事前的內容發想可不如他的作品簡單。創作時，他有兩個方向：一是從日用品出發，端詳著並思考這個物件像什麼，再去想可以做什麼；另一個就是看風景，風景啟發他連結世界與物件。

創作

托爾斯泰曾寫道：「藝術是種人的活動——一個人有意識地藉助某種外在的符號，把他所親歷的情感傳達給其他人，使他們受到感染並且也經驗到這些情感。」





對於田中達也而言，創作出貼近人心，並使不同年齡與國籍的人們都能輕易明白的主題，是他的原則。因此設定主題時，他會特別注重「季節感」、「世界共通點」、「特定節日」等元素，例：作品中大多出現的是世界各地的人非常熟悉的素材，如曬衣夾、滾筒衛生紙、蔬菜、水果、麵包等等物品；因應如聖誕節、情人節等廣為人知的節日創作特別的內容；又如北半球夏天時，作品的背景從米白色變成清涼的水藍色。沒有深奧難懂的道理，只需要你的感受，從其中的趣味與作者及全世界的人們連結，在心裡的那股愉悅的餘韻就足夠了。

對他來說，一件好作品能帶給人們歡樂且令人難以忘懷。為了更貼近閱眾，他非常注重閱眾對於每日更新照片的反應，同時也追求作品的獨特性。因此在作品發布後，它會從社群網站的按「讚」數量和留言之中了解閱眾的反應；至今為止廣受海外好評的是選用「武士」、「忍者」、「壽司」、「櫻花」等等日本獨有素材的作品。

有時候他也會請家中的小孩一起出主意或給予意見，詢問他們：「這個看起來像什麼？」，以小孩最純粹的角度去檢視作品是否能引起大眾共鳴。「花費心思製作出簡單易懂的作品，希望連小學生都能輕鬆理解。」

但利用眾人皆知的日用品有個困難的地方：那些物品的種類是有限的。新的元素隨著創作日子的延續而越來越少，因此再尋找合適但又有新鮮感的道具成為了他的創作一大難題。

從前的他沒有能力轉化物件或製作微縮模型，但隨著每天的創作與思考，漸漸的，他的腦袋習慣了這樣的思維。當他想出一樣東西，他便要再多思考九、十個，被腦袋排斥便停止，再換另一個角度思考，如此每日周而復始地，在腦中繪製設計底圖。即便在有能力轉化物件及製作模型後，他仍保持著此思考模式。

從生活中尋找新想法，靈光一閃時便使用手機紀錄，回家時透過創作實現想法。

微縮模型的類型自他創立《MINIATURE CALENDAR》後開始擴展。除了動物，還有人偶與各式物品，他漸漸地收藏了不同尺寸與模樣的人偶，有時也會把人偶重新組裝及上色，用以

配合不同的場景。創作自己的微型人偶時，他會先將自己的動作拍攝下來，再上傳至電腦編輯，最後利用 3D 列印機製

作。購買適合當題材的道具時，他不會侷限自己的方向，而是走進各家店內到處逛逛，根據想拍攝的「場景」去聯想可能成為素材的物品。他也常透過網拍

購買素材，購買次數多了後，自動跳出的「你可能也會對此商品有興趣」的清單，常常使他不经意地找到理想的素材。

作品

田中達也作品的感人之處，也許就在於他轉換物品情感的能力。將時空背景、日用品與人偶們結合，產生屬於專一作品的獨特新情感，同時不喪失原屬於物品們的情緒。《Winter Gathering》中，動物與人類們在寒冷的日子聚在一起取暖，洞穴外卻有隻黑熊張牙舞爪，大家看著這位不速之客，似乎起了一些些敵意。洞穴是軟綿綿的毛拖鞋，暖呼呼的觸感在冰天雪地中與那柴火相輝映；但黑熊的出現卻為這溫暖添了恐懼的冰冷。微妙之處即為作品未呈現的黑熊面部表情與心情，說不定牠正代表著當時身處寒冬一月的人們，也想要嚐嚐暖和的滋味！

除氣候外，他也配合時事創作相應的內容。如因應 2020 東京奧運與 COVID-19 疫情而生的「奧運 X 口罩」系列。口罩化身為游泳池、跑道、排球網，甚至連耳掛繩都成為了跳高的橫桿。由此，田中達也與世界一同為選手們喝采，同時分享了這項四年一遇的盛事所帶來的刺激與喜悅。

曾於臺灣展出的他，當然不忘將人們的文化利用創作的方式展現。他將臺灣的知名伴手禮「鳳梨酥」擬作房屋，人車穿梭於其中，怪手正急忙拆解著可口的糕點，卡車在旁等候載運。計程車顏色選用臺灣普遍的黃色、正匆忙經過的也皆為機車，不禁使人讚嘆田中達也的創意與對細節的注重。

田中達也延續 11 年的創作之路，始於他的人生，但帶領他持續走下去的，是粉絲們的支持鼓勵與人們對作品的興趣、討論、理解與會心一笑。每個時期，他較喜歡的作品隨著他對某些元素的喜愛而不同，但不變的是他想透過作品傳達的訊息：長大後，我們很少會認真對待身旁的事物，希望大家看到他的作品時，發覺物品的新價值，對生活周遭以及自己擁有的事物更加珍而重之。

一顆花椰菜，隨著時間與熱情，逐漸茁壯為微型人們穿梭其中、畫下一幅幅人生故事的樹林。

也許那些從我們眼中褪去的色彩，就躲藏在生活中的小細節中。這些有趣開心的想法從來不可強求，唯有靜下心並用心感受，蘊藏樂趣色彩的小樹苗才能從心田鑽出，帶你見識這世界的美好。



「藝術是種人的活動——一個人有意識地藉助某種外在的符號，把他所親歷的情感傳達給其他人，使他們受到感染並且也經驗到這些情感。」





田中達也 Tatsuya Tanaka

微型攝影師・擬物創作者。曾在設計公司擔任藝術指導。在工作上一次因緣際會下，原本就對於攝影與蒐集微縮模型有興趣的田中達也，對於自己要發布到 Instagram 的照片，覺得「需要加上點睛的拍攝對象」，於是無意間加入微型人偶，結果意外呈現出一種逗趣的整體感，上傳後在 Instagram 上獲得諸多迴響。

起初並非定期發布照片，但在 2011 年 4 月開設了正式網站「MINIATURE CALENDAR（微型日曆）」，每天都持續拍攝一件作品並發布。

從微縮模型的角度出發，他擅長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品、食物，加上微縮模型的參與，建構出一幅幅有趣的情境或虛擬場景。



微縮模型攝影

即為：自製一由微縮模型與各式素材組成的微型場景，拍下具主題性的小故事畫面，或是從微縮模型角度出發的風景，再透過一些後期製作，呈現獨一無二的微型世界。拍攝既突出主題的「渺小」，同時展現場景的「龐大」，在兩者的懸殊差異下尋找奇異點，甚至是共同點，傳達一種逗趣的意旨。

Vocaloid 的滿天星斗

文 / 郭宥伶

「要我談論愛的話，那雙眼裡究竟、會成像出什麼？字詞尚存甚多，無垢的聲音流淌。直到你全身塗抹上愛，那顏色何等虛幻，如果一個人被樂音吞下，那便是全世界共通的快樂啊。」——〈アンノウン・マザーグース 不為人知的鵝媽媽〉，Wowaka

Vocaloid，又稱 V 家，不論在 ACG 圈或是 J-Pop 中，都佔有重要地位，但以一位粉絲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它受到的瞭解還不夠充分。為了讓更多人了解 Vocaloid，我決定盡我所能，寫出自己認識的 Vocaloid，希望我的聲音，最後能傳達到某人耳中。

也許從地球向天望去，V 家不過是音樂這個廣袤天穹中的一顆行星，但當你真正站在那個行星上，開啟雙眼探索它的獨特，才會發現在這小小行星，自成一個燦爛的宇宙。

Vocaloid 是什麼？

Vocaloid 是日本的山葉 (YAMAHA) 公司開發的一套語音合成軟體。取樣於真人的聲音，製作成聲音資料庫 (音源)。使用者只要輸入音調和歌詞，依照需求調整參數，就能發出接近人類的聲音。

雖然 Vocaloid 是 YAMAHA 開發的軟體，但大部分 Vocaloid 歌手都不是 YAMAHA 自己開發，而是其他公司基於 YAMAHA 的引擎製作的。

目前 Vocaloid 的基礎引擎已推出五代，也出現上百位虛擬歌手，有初音ミク、鏡音リン・レン、KAITO、MEIKO、flower 等。但 Vocaloid 畢竟是發明給人使用的，而且 Vocaloid 也不會自己作詞作曲；在他們背後的藏鏡人們就變得不可或缺。

Vocaloid 製作人，又稱 P 主，是一群使用 Vocaloid 來創作的音樂人。通常 P 主都會作詞、作曲，調教 Vocaloid——Vocaloid 如果不經過任何調整直接使用，會有明顯的機械音，所以 P 主通常會依照歌曲需求或個人偏好進行調音，稱之調教。隨著時代演變，P 主使用的音源擴展到 Vocaloid 以外的歌聲合成軟體，包括 UTAU、CeVIO、Synthesizer V 等。其中 UTAU 是一款免費軟體，使用者可以自行錄音製作聲音庫；現在技術已趨於成熟，也出現了夏語遙、重音テト等虛擬角色。

P 主常在ニコニコ (Niconico) 上投稿他們的創作，它是日本的影音網站。與 bilibili 類似，可顯示彈幕。

下一部分的文章將會介紹幾位 P 主，但聽覺無法與視覺完全媒和，請在 Youtube 上搜尋播放清單「武青文藝 Vocaloid 的滿天星斗」，搭配音樂服用以下文字。

ハチ Hachi

「就算再試一次一次無數次，憶起的也仍是

那張臉；但到底是為甚麼，我無法想起你的事情。」——〈ドーナツホール Donut hole〉

※ 這段的主題不是名為 Hachi 的 Vtuber

聽說人為了過去而痛苦時，大腦為了保護自己，會自動將這些記憶隱藏起來。也許這是演化帶來的祝福，但當你試圖想起最重要的回憶，卻遍尋不著呢？寂寞、憂傷，卻又如此微弱……像是最熟悉的一張臉上，突然開了個洞一般。我每次聽〈ドーナツホール〉，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讓我們轉向這首歌的製作人。他比較有名的名字是米津玄師，但我們要談論的是 V 家裡的他，名為ハチ。

ハチ調音的 Vocaloid 聲音清脆，蘊含了一種空虛感。Youtuber 加零曾經針對這點作出評論，筆者認為是最好的描述，就直接引在這裡：「他所調教的 Vocaloid 像是用著無感情的聲音敘述這個故事，明明沒有任何情緒卻又能深入的內心。」他的曲風多變，相同點是輕快的旋律，好似蜻蜓點水般靈活，卻能以一種微妙的方式撥觸人的心弦，與他調教的聲音異曲同工。

不只如此，從作曲、作詞、Vocaloid 的調音到 PV 的繪製，都由ハチ一手包辦。比起後來的米津玄師，ハチ的歌詞更加隱晦，使用了大量的象徵，這份特性甚至保留到米津玄師早期的專輯。他在十八歲時被診斷出高功能自閉症。也許對於ハチ，表露自己的思想與情感雖然困難重重，但心中卻有一股急切的想望想道出一切，才形成這樣的歌詞風格。也許是成長，也許是創作讓他敞開心房，他後期以米津玄師之名發表的歌曲，雖仍矇著一層氤氳的水氣，但他的心靈已能直率的展露自我，在音樂的海洋上跳著舞。

漸漸的，ハチ決定離開 Vocaloid 的隱形斗篷，孤身一人向更大的世界發展。他替自己取了另一個名字「米津玄師」，在 2012 年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diorama〉。

後來米津玄師的才華被唱片公司發現了，在ハチ上傳下一首 V 家曲「ドーナツホール」的同一年，他與公司簽約，正式出道。米津玄師成為家喻戶曉的歌手。過了四年後的 2017 年，他以ハチ的名義上傳了「砂の惑星」，慶祝初音未來的十周年生日；他也在 Vocaloid 的海洋中從此

沉睡了。

「砂の惑星」裡那座沙塵飛揚的荒涼行星，是ハチ向 Vocaloid 的最後一瞥。然而在他轉過身去，朝自己的理想繼續前行的那刻，愈來愈多作曲家正在黃沙底下生長茁壯，孕育出新生命。

羽生まるご 羽生迷子

「現實與曲中的世界的交纏過度強烈，人格簡直要乖離了。」——引自羽生まるご的 Twitter

2015 開始活躍的羽生まるご，走的是和風路線，使用日本的傳統樂器；聆聽他的曲子像是走在江戶時代的日本，一幅絢爛卻清新，親密又疏離的浮世繪。

讓我們以他的名曲「抖音神曲」〈ハレハレヤ 朗朗晴天〉開啟這回合。全曲在輕柔的鼓聲中開始：在「夜晚的街上」，眾生「迷亂不潔的亂步」裡，屋子的主人遇見了衣衫襤褸的旅人；在不同的解釋裡，旅人可能是男人、女人，甚至一隻花貓；姑且不論旅人的真實身分，屋主見他可憐的模樣，好心接納了他。

在兩人相處的過程中，屋主與旅人漸漸培養出情感。flower 用不穩定的聲音娓娓道來，背景還能聽見初音ミク溫柔的和聲，彷彿在屋主一旁相伴的旅人。原先平穩的情緒也隨著歌曲的進展逐漸豐富起來。

但在第二天，天色尚未黎明時，旅人就匆匆道別了。主人「淚水沾濕了袖子，等待著他回來」，但旅人再也沒有出現在門前。

「黎明消散的拂曉，你也一同看著嗎？」全曲沒有強烈的執迷或怨懟，在淡淡的惆悵中結束。

除了〈ハレハレヤ〉，羽生まるご還有好幾首歌，歌詞是細膩哀愁的語言，道出失去的愛、後悔與釋懷；他的歌曲從詞句到樂曲，一切都精緻、美麗且柔和。

近年來羽生まるご也開始和真人歌手合作，像是與 Vtuber 花譜合作的〈拔刀 拔刀〉與和創作歌手りりあ合作的〈オノマトペ 擬聲詞〉；這些我推薦的曲目，都會放在建立的播放清單裡，以下便不贅述。

藝術其實也可以像這樣，沒有黑幕下的嘶吼或鐵石中的奮鬥；藝術可以只是一片白雪皚皚的

森林，以及森林裡一爐燃燒的薪火。你可以在爐邊溫暖雙手，和好久以前就坐在這裡的那位生火者打個招呼，也可以聽他說個有些憂傷的愛情故事，彷彿千百年前流傳下來，卻在某天被世人遺忘的話語。

其實還有許多優秀的作曲家，Wowaka、Maretu、かいりきベア、Neru、Syudou、Kanaria……其中 Wowaka 更是 Vocaloid 的一大傳奇人物，可惜礙於篇幅，無法一一說明。我在播放清單裡增加了他們的歌曲，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聽聽看。

唱見 歌手

Vocaloid 作為電子合成，還是和真正的人聲有所差異，如何表現出情感也是一大難題，再加上機械音的特色，本來就讓有些聽眾難以接受；於是一個與 Vocaloid 相輔相成的身份就此誕生：唱見。

與一般歌手不同，唱見是一群專門翻唱 V 家曲的真人歌者。Vocaloid 的音域、音色、甚至唱法，都與真人相差甚遠，所以如何以人類的身分詮釋歌曲，就是唱見要面對的課題。

出名的唱見有まふまふ、96neko、宮下遊等，筆者也整理了一個播放清單，在同系列的 V 家播放清單上附上連結，也可以搜尋「武青文藝 Vocaloid 的滿天星斗 翻唱篇」。

除了唱見外，還有 P 主或粉絲會使用其他 Vocaloid 或 UTAU 來翻唱；如果要分辨原唱或翻唱，唱見通常會在影片標題裡加上「翻唱 / 試唱 / 歌ってみた」或「cover」，供各位參考。

關於原唱 Vocaloid 與翻唱到底哪個更好、更有價值，一直是粉絲們爭論不休的問題。筆者認為兩者本質上已經有所差異；原 P 主是歌曲真正的創造者，原唱的 Vocaloid 是他表達這首歌的方式，而唱見則是將歌曲重新詮釋；有些歌曲適合單純以 Vocaloid 來演繹，有些在真人的聲音中更有渲染力，請打開自己的心眼，尋找自己所愛。不過在聆賞唱見美妙的歌聲時，也不能忽視原作的價值，這是對創作者基本的尊重。

總結

Vocaloid 創作者和其他歌手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使用的不是自己的聲音，而是合成

軟體；他們用心創作，使用音樂表達自己的自由意志。

讓他們最與眾不同的是 V 家的海納百川，在主流文化之下難以表露的強烈情感，往往能在此將其化為旋律與詞句——例如ハチ的甜甜圈、iroha 的核融合爐與 Maretu 的顏文字 (≧A≦)，在這片森森深海裡都找到容身之處。

戴上你的耳機感受吧。不論你為何人、身在何方，快樂或是悲苦，只要沉浸在樂聲裡，就彷彿回到那失落已久的歸屬，被歲月奪走的伊甸園。「要我談論愛的話，我要說的全都在這首歌裡了。還沒有人知道的這個故事，好像又不小心中了出來。」

翻譯歌詞來源：

ドーナツホール Donut hole: gousaku + 筆者潤飾

ハレハレヤ：黒木緋 + 筆者潤飾

アンノウン・マザーグース：愛麗絲箱庭博物館

失落之城與 印加輪廓

烏魯班巴河的流水奔騰，馬丘比丘佇立青峰 文 / 羅培庭
而靜默不語，渺淼之間，文明未央。

古老的山巔

最廣為人知印加帝國的主要語言克丘亞語 (Quechua) 中，machu 是老或老人的意思，而 picchu 則有尖體之意，故 Machu Picchu 的原意為古老的山巔。馬丘比丘由印加統治者帕查庫特克 (Pachacútec) 於 15 世紀左右建立，為祕魯前哥倫布時期印加帝國的城堡，是一座具有軍事意義的建築，198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馬丘比丘古神廟為文化與自然雙重世界遺產，更在 2007 年被評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地理位置

馬丘比丘位在祕魯南部東方山脈 (安地斯山脈的東側) 之上，高聳於海拔 2350 - 2440 公尺的山脊上，位在印加帝國古都庫斯科西北 80 公里，其底部三側由烏魯班巴河環繞，峭壁直落於河上，常會受到由河水引起的晨霧影響，卻也因此使整個遺蹟更顯迷濛魔幻。

結構

印加人將整個馬丘比丘分為三個區域，分別是神聖區、南邊通俗區，和祭司貴族區。

栓日石、太陽神廟、三窗之屋這三個具有重大考古價值的珍寶便位在神聖區，南邊通俗區則是提供給下人與平民居住，有倉庫建築與簡單的房屋，祭司貴族區是貴族的居所，智者 (amautas) 所住的房屋特色是紅色的牆壁，而公主 (ñustas) 的住所則是梯形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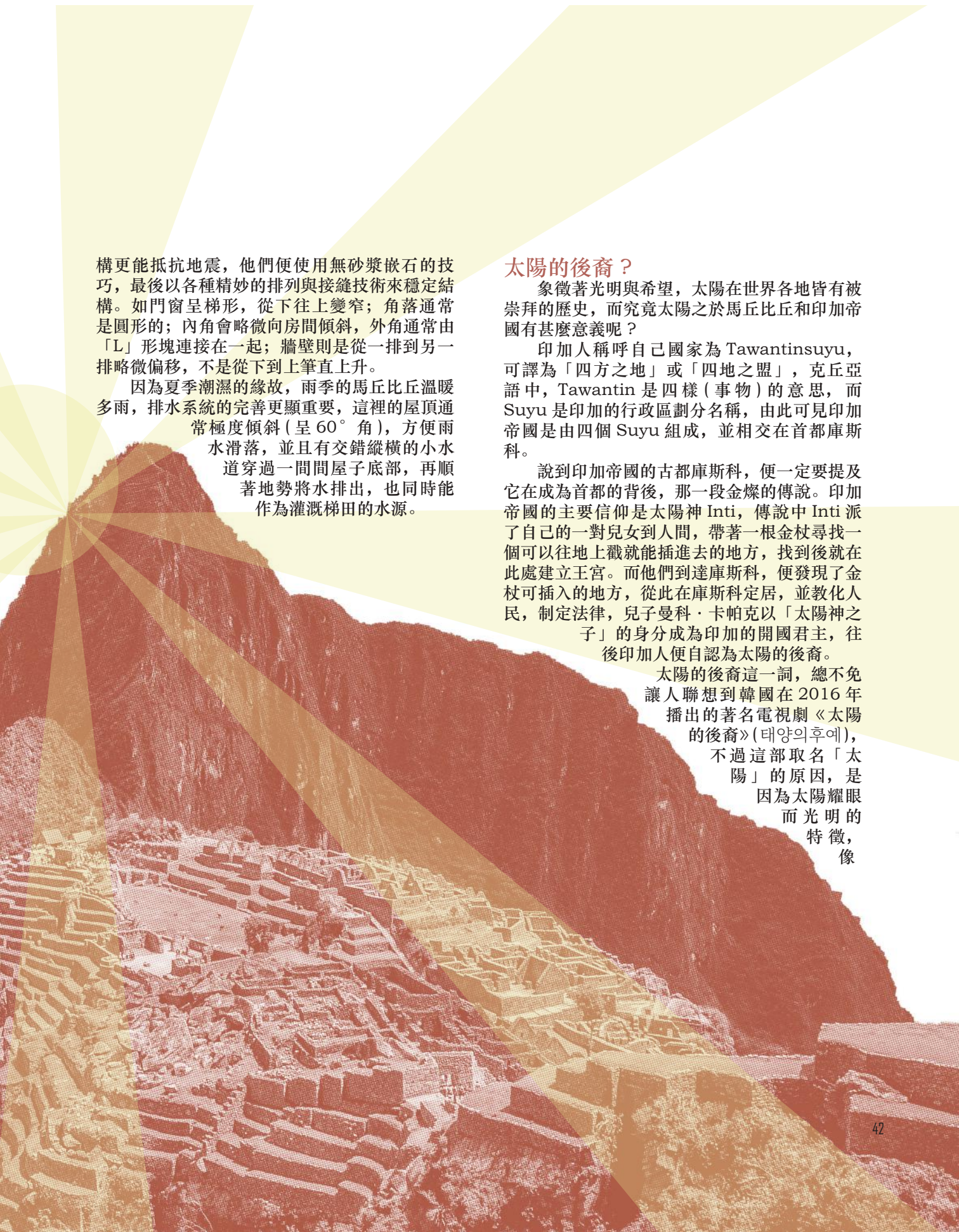
栓日石 Intihuatana 是南美洲眾多儀式石之一，直接雕刻在山頂區域的岩石上，由複雜的

表面和角度構成，它會在冬至時指向太陽，用途近似日晷，被視為印加人設計的天文鐘或日曆。印加人相信這顆石頭能讓太陽在一年中的路徑裡，持續保持著它的位置，讓光明與溫暖永存，展現印加人對太陽的崇拜。

建築

馬丘比丘展現經典印加建築風格，完美的切割與組合，堆砌一塊塊花崗方石，方石與方石之間緊密接合，甚至連一根針都無法插入石縫中，石塊間並未使用砂漿等填充物來固定，卻依然能屹立不倒 500 多年。

同時馬丘比丘也被懷疑是故意建造在斷層帶上，由於地震頻繁使得岩石破碎，所以比較方便取得建材。印加人順著地勢建造這座迷城，而並非採用傳統印加都市的佈局，而且因為鬆散的結



構更能抵抗地震，他們便使用無砂漿嵌石的技巧，最後以各種精妙的排列與接縫技術來穩定結構。如門窗呈梯形，從下往上變窄；角落通常是圓形的；內角會略微向房間傾斜，外角通常由「L」形塊連接在一起；牆壁則是從一排到另一排略微偏移，不是從下到上筆直上升。

因為夏季潮濕的緣故，雨季的馬丘比丘溫暖多雨，排水系統的完善更顯重要，這裡的屋頂通常極度傾斜（呈 60° 角），方便雨水滑落，並且有交錯縱橫的小水道穿過一間間屋子底部，再順著地勢將水排出，也同時能作為灌溉梯田的水源。

太陽的後裔？

象徵著光明與希望，太陽在世界各地皆有著被崇拜的歷史，而究竟太陽之於馬丘比丘和印加帝國有甚麼意義呢？

印加人稱呼自己國家為 Tawantinsuyu，可譯為「四方之地」或「四地之盟」，克丘亞語中，Tawantin 是四樣（事物）的意思，而 Suyu 是印加的行政區劃分名稱，由此可見印加帝國是由四個 Suyu 組成，並相交在首都庫斯科。

說到印加帝國的古都庫斯科，便一定要提及它在成為首都的背後，那一段金燦的傳說。印加帝國的主要信仰是太陽神 Inti，傳說中 Inti 派了自己的一對兒女到人間，帶著一根金杖尋找一個可以往地上戳就能插進去的地方，找到後就在此處建立王宮。而他們到達庫斯科，便發現了金杖可插入的地方，從此在庫斯科定居，並教化人民，制定法律，兒子曼科·卡帕克以「太陽神之子」的身分成為印加的開國君主，往後印加人便自認為太陽的後裔。

太陽的後裔這一詞，總不免讓人聯想到韓國在 2016 年播出的著名電視劇《太陽的後裔》(태양의후예)，不過這部取名「太陽」的原因，是因為太陽耀眼而光明的特徵，像

很少有能超越這座建立在馬丘比丘頂峰峭壁上的石頭城塞的浪漫，這裡是印加的皇冠。

——海勒姆·賓厄姆 Hiram Bingham

是能帶給別人溫暖的正向人物，以此名來展現故事中主角們，身為醫生與軍人，是如何犧牲自我和照亮他人。

而印加帝國的人民，卻可以更真實的表明太陽的後裔的意義，極度崇拜太陽神的印加子民，不論在祭典與建築等日常生活中，都充滿了對於太陽神的敬意。最為著名的便是一年一度的太陽祭 Inti Raymi，是每年庫斯科在 6/24 南半球的冬至期間，所舉行的重大活動，為了感謝太陽神每年賜予陽光，讓農作物與動物如此豐盛，印加人民會將自己的農作物和家畜獻祭給太陽神，據說印加時代的祭典期間至少有 200 隻駱馬被獻祭，並且人們會在持續九天的活動期間，穿著色彩繽紛的編織服載歌載舞。

如今的太陽祭仍保持著神聖與榮耀，不過沒有了古代の木乃伊遊行與動物的獻祭，每年會吸引眾多觀光客一同參與，根據編年史學家 Garcilaso de la Vega 的說法，Inti Raymi 是印加君主帕查庫蒂創造來慶祝南半球安第斯山脈的新年。據說這個盛大而神祕的儀式也象徵著印加人的神話起源。

印加帝國的人民稱他們的君主為薩帕印加 (Sapa Inca)，意思是「唯一的君主」，印加 (Inca) 在克丘亞語中是統治者或領主的意思，可指代統治階級，所以實際上的印加人在帝國總人口只佔了很小的比例。然而西班牙人卻將 Inca 轉變為民族術語，代表了整個帝國的臣民，最後 Tawantinsuyu 便以印加帝國 (Imperio Inca) 之名為現代世界所熟知。

回到印加人對於太陽的崇拜，他們有個神祕而浪漫的想像。將馬丘比丘背後山的輪廓倒轉 90 度來看，像是一張仰望天空的臉，而最高峰他的鼻子則是瓦納比丘 (Wuayna Picchu)，而令人感到玩味的是瓦納比丘的原意是「年輕的山」，正好是和馬丘比丘相對應。馬丘比丘選擇建立於此，考慮了當地高聳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地質，也或許有那麼一絲可能是受到了太陽的感

召，骨子裡太陽的血脈汨汨，渴望更接近那樣熱烈的光明，仰望太陽的山峰輪廓，印加人隱密卻又張揚的昭示了自己對於太陽的信仰。

其實是度假村？

高級住宅區、平民區、神聖區，價位或許還不同？

還是馬丘比丘其實是一座印加人的高山度假村？

依據考古學的研究與發現，馬丘比丘並非一座普通的城市，反而是一座印加貴族的鄉間修養場所，類似羅馬莊園，平時由維護人員居住使用，印加貴族只在特定的時間前往「度假」，馬丘比丘人數的高峰不超過 750 人，適逢貴族少來的雨季，人數便會顯著的減少，且專注於維護這座皇家莊園。

馬丘比丘被認為是一座 llacta，llacta 是安第斯山脈中部古代城鎮的術語，尤其指印加帝國作為行政中心的那些城鎮，而不同於普通的城市和城堡，他們的人口大多是流動的，並只進行季節性的居住，定居此地的人通常是為了國家利益服務，例如修建道路、橋樑、建築物、耕作梯田等，並且還有另一群致力於宗教的專家與人員。

Llacta 便有類似「據點」之功能，而馬丘比丘也是整個印加帝國境內最美麗的一處「據點」，他位置隱密與高聳，可以做為印加貴族被進攻時良好的避難所，所以考古學家一致認為，帕查庫蒂克下令建造馬丘比丘可能就是為了當他的避難所。

羅馬莊園：是指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時期羅馬上流人士的鄉間別墅，分為兩種，一種位於郊區，一兩天內可以抵達，平時由僕人使用，另一種別墅則是只在特定季節使用。

發現者 or 文物盜賊？

美國歷史學家和探險家海勒姆·賓厄姆

Hiram Bingham 在一次的陰錯陽差中，發現了這座靜默的迷城，他的到來對於馬丘比丘，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1533 年西班牙人征服了印加帝國，而倖存的印加皇室建立了新印加帝國，並建造維爾卡班巴 (Vilcabamba)，意思是「聖谷」，作為新帝國的首都。1572 年隨著西班牙更徹底的侵略，印加最後一座堡壘終於淪陷，這標誌著印加人抵抗西班牙統治的終結。維爾卡班巴遭到遺棄和遺忘，並因為戰亂緣故大部分建築被焚毀，各種資訊的不足為其增添了神祕的色彩。

海勒姆·賓厄姆聽說了「印加人最後的安息之地」維爾卡班巴這樣迷人的說法，因此在 1911 年，他前往祕魯尋找維爾卡班巴的遺跡，然而卻意外的發現馬丘比丘的存在，由於當時他的存糧補給告罄，只停留很短的時間並根據自己簡短的觀察，推斷此地即為他要尋找的首都維爾卡班巴，而 50 年來這個誤解基本上沒有受到任何質疑。

隔年，賓厄姆在耶魯大學與國家地理雜誌的贊助下，重返馬丘比丘，並開始為期四個月的挖掘與清理工作。1948 年賓厄姆出版了暢銷書《Lost City of the Incas》失落的印加城市，這樣吸引目光的書名將馬丘比丘推廣至全世界，賓厄姆以親身經歷將一座寧靜的古城帶入塵世。

而賓厄姆並非發現馬丘比丘的第一人，在他短暫停留的時間便發現其中一面牆上有 Agustín Lizárraga 的名字和用木炭寫的 1902 年。雖然非首位發現者，但他被認為是讓馬丘比丘引起國際關注的重要人物，畢竟馬丘比丘位置的隱密性之高，數百年下來，未被西班牙人發現，當地也只有少數在馬丘比丘梯田上耕種的土著家庭知曉它的存在。

也正是這個原因，使得馬丘比丘的文物保存相對完整，而身為耶魯大學講師的賓厄姆，將馬丘比丘的各種文物帶回耶魯大學，接近 4000 件的文物被

運走交由耶魯大學收藏。多年來，祕魯一直在不斷索討這批被掠奪的文化遺產，在 1918 年和 1920 年正式要求歸還，卻遭到拒絕，隨後和耶魯大學進行多次談判，甚至還提起訴訟。值得注意的是賓厄姆和美國國家地理學會也不認同耶魯的保留主義，並確認有爭議的文物屬於祕魯政府。所幸 2010 年 11 月，雙方簽署了將馬丘比丘藏品歸還祕魯的協議，將大部分文物歸還，而少數仍留在美國提供研究與展出。

探險家的發現，使一座城以他神祕而飄渺的魅力在世界閃耀，卻同時奪走他身上無數的珍寶，馬丘比丘的靈魂碎裂，卻仍靜默不語。在眾人的努力下，經過多次協商談判，甚至對簿公堂，這些美麗的碎片終於得以一一拼湊，在最美且契合的起源之地——完整。

站在馬丘比丘之巔

「我看見石砌的古老建築物鑲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間。激流自風雨侵蝕了幾百年的城堡奔騰下泄。……在這崎嶇的高地，在這輝煌的廢墟，我尋到能續寫詩篇所必需的原則信念。」

—— 巴勃魯·聶魯達 Pablo Neruda

1904 年出生於智利的著名詩人巴勃魯·聶魯達，在不到 20 歲的年紀便出版了《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這部飽受歡迎的詩作為聶魯達贏來最初的聲譽，「我喜歡你沉默，仿佛你已不在」、「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等名句，將聶魯達年少時對愛的想像，烙印在每位拜讀其作品的人的腦海中。

達達馬蹄在安地斯山脈迴盪，1943 年 10 月聶魯達翻越重重山水前往馬丘比丘，詩人與這偉大的古蹟命運終於相交，霧氣瀰漫浸潤堅固的石牆，宏偉壯觀的古城若隱若現，在太陽撒下金芒的瞬間，得以窺見印加古老的魂魄。這一次至關重要的遊歷，與古文明接觸的震撼，徹底的改變了聶魯達的視野。

聶魯達洋洋灑灑的寫下有 12 章共 500 行的長詩《馬丘比丘之巔》(Alturas del Macchu Picchu)，來讚嘆與哀輓馬丘比丘這座神聖之城。

於是，我在茂密糾結的灌木林莽中，
攀登大地的梯級，
向你，馬克丘·畢克丘，走去。
你是層層石塊壘成的高城，
最後，為大地所沒有掩藏於
沉睡祭服之下的東西所居住。
在你這裡，仿佛兩條平行的線，
閃電的搖籃和人類的搖籃，在多刺的風中絞
纏一起。

——《馬丘比丘之巔》節選

這篇長詩收錄於《漫歌集》(Canto General) 的第二章，這本被認為是聶魯達畢生代表作的詩集，靈感正是古印加人帶給他的震撼和啟發，整部《漫歌集》可以稱作拉丁美洲的史詩，豪邁而恢弘的格局，和以往情詩那般低語敏

感的風格大相逕庭，這樣巨大的轉變就是在馬丘比丘奠基的，踩在同一片承先啟後的土地，馬丘比丘的輝煌與消亡，從前熙攘的人群又何去何從？聶魯達以夢幻而激情的筆法，將現實鬥爭和古代的抗爭交織在一起，並以美洲的自然景物與文明去大肆渲染。

《馬丘比丘之巔》是聶魯達最優秀的單篇詩作，也是最有影響、發表次數最多的詩作之一，它讓馬丘比丘成為一座充滿詩意的古蹟，更讓無數人好奇與想像這座迷城，這樣的文學作品更促使了馬丘比丘再度被「發現」。

迷城與革命

雲霧繚繞，古城無聲，馬丘比丘鑲嵌在青峰之上，靜默地望著印加帝國從繁盛走至衰亡，陰錯陽差成為這個古老文明最後的守護者。沒有史書的文字記載，僅有印加奇普結繩的流傳，卻無人能通曉那由一連串不同色彩交織而成的印加故事，所以馬丘比丘的重見天日，無非是在印加帝國的神秘面紗上拉開一角，讓世人通過這座奇幻的失落之城，更接近古老文明的全貌。

馬丘比丘是一座不語廢城，
去看它的旅客確是什麼樣的都有，
說著世上各式各樣的方言。
到了那兒，
必要試試呼喚那些靈魂，
看看他們來不來
與我做一場宇宙大謎解。

——三毛《萬水千山走過》

流浪文學的代表作家三毛，稱馬丘比丘是座「迷城」，並說這是一個去了人生才完整，讓她終生無憾的人間秘境。或許很多旅人也和三毛有

同樣的感受，待你親自走入那座方石堆砌的迷城裡，望著翠綠的安第斯山脈，靜默的與這座城一起波動，然後在這樣的流動間，去找尋一些靈魂的回應，去觸及印加古老的脈動。太多太多的謎團，等著現今的我們去挖掘，甚至，只需凝視他的照片，看馬丘比丘在濃霧裡嫵媚縹緲，看他在燦陽普照下雄偉壯闊，無以名狀的震撼就能一點一滴膨脹內心。

古巴革命中最著名的年輕革命家切·格瓦拉，曾休學1年以摩托車環遊南美洲，路線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之後將他的旅行手札寫成《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一書，裡面記載著他第一眼看到馬丘比丘的激動與感觸。

我要如何懷念一個我不知道的世界？
這種文明是如何被破壞，變成如此？

——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印加文明因西班牙的侵略而消逝，崇山峻嶺中的馬丘比丘更是向切·格瓦拉昭示這遺憾，馬丘比丘間接成為切·格瓦拉結束旅行後，放棄從醫而去革命的刺激之一。

文明未央

古蹟是一種文本，由文明書寫，輾轉傳世。

印加帝國並未掌握文字的書寫，所以只有奇普的記載，然而卻留下這座失落之城，給予我們無限的想像空間，數百年的荒涼與空虛，只有烏魯班巴河奔騰的吼聲，碧草如茵，綠色是寂寞的圍牆，守著印加帝國最後的碎片。

在高聳的山勢，梯田的角度，一塊塊方石的粗礪感中，親自去感受、解讀印加文明留下來最瑰麗的遺跡。古蹟的留存，對於古文明必定具有

重大的意義，像是馬丘比丘裡居住者的分區，還有栓日石和太陽神廟展示出，馬丘比丘的靈魂便是太陽崇拜，從建築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型態，社會階級，信仰，一步步拆解分析這個文本，再重新建構文明的模樣，我想這一定是古蹟留給世人的課題。

馬丘比丘便有如此魅力，印加帝國對於太陽的崇拜，薩帕印加的避難所，賓厄姆的記錄與挖掘，聶魯達的靈感思想飽受他的激發，三毛不親眼見他便不離開秘魯的執著，切·格瓦拉受到震撼之後的改變，失落之城數個世紀的屹立不搖，讓印加的魂魄永存人間。

一塊塊堆砌的石城，依舊不語，卻不斷在每個世代，悄悄地改變人們的內心，每位見過他，感受過他，與他的波動共舞的人，都在不知不覺中被種下印加的種子。馬丘比丘的存在已非僅僅留下活過的證明，更是為了傳遞與延續印加帝國的靈魂，那崇拜太陽的民族，也曾站在馬丘比丘之巔望向高掛在蒼穹的金燦，如同今日的我們。

馬丘比丘與印加帝國，歷史與文明的存續，層次擴展，精神永在，而在每位見到他的人，一次又一次深刻的震撼與感動中，我們可以知曉印加的文明未央。只要烏魯班巴河的流水依舊奔騰，馬丘比丘仍在佇立，我們依然記得這座城的啟示，不管途經多少個世紀，這個文明始終——未央。

霸王別姬

人間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臉

文 / 陳翠斌

電影《霸王別姬》改編自李碧華同名小說，講述民國二零年代至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名旦程蝶衣在亂世沉浮的故事，電影以程蝶衣與其師兄拿手的戲碼《霸王別姬》貫穿全劇，它不僅僅代表著一齣戲，其中歷史背景及故事劇情更暗示了主角們的經歷遭遇，以及難以道清的糾葛。

電影上映後得到各界讚譽，更獲得第46屆法國坎城影展的金棕櫚獎，而這部1993年初映的電影，最近一次在2022年和主演張國榮的多部電影一併於臺灣重映，2020年時也曾重映於南韓，可謂歷久不衰的優秀作品，不負美國《時代》周刊給予的「百大不朽電影」評價。

京劇與霸王別姬戲碼

京劇約於清光緒年間出現於北京，是由許多唱腔、劇型薈萃而成，非一時一地之物，組成京劇的要素有很多，如：徽劇、昆曲、京腔、民間俗曲等等。

在京劇舞臺上，不同角色身分往往有不同的衣著與臉譜，男女老少，忠奸邪佞，各有所表，唱腔也互有異同。

另外，許多京劇劇本是由歷史及古典小說改編而成，故賞戲之餘，不僅可以欣賞演出者們高超的表演，更可以學習歷史，或是發現曾經看過的故事橋段。

千古英雄爭何事，迎得沙場戰骨寒

今天的主題《霸王別姬》這齣戲，便是取材自楚漢相爭終末的一個故事。

垓下之戰，西楚霸王項羽中了韓信的十面埋伏計，與愛妾虞姬被漢軍困於垓下城，四面楚歌之際，項羽悲作《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

47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

虞姬為了不拖累撤軍的項羽，持劍舞於君王座前唱道：「漢軍已掠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曲畢，引劍自刎，後成悲壯愛情代表故事之一，虞姬的深情也為後人所稱頌。

而關於《霸王別姬》的發展，也有許多細節可考，此劇本非一個獨立曲目，劇情係源自《西漢演義》，後齊如山先生以《千金記》為底本，再參考《楚漢爭》改編成新版劇本，1922年梅蘭芳與楊小樓於北京公演此劇本，對其中文武戲考究良多，使《霸王別姬》成為京劇梅派青衣的代表作之一。

接下來，讓我們跟著由二胡、嗩吶、堂鼓等樂器交織出的曲子，一起溯回那動盪不安，卻生機處處的民國二零年代。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瑰麗莫名，根本不是人間色

想要人前顯貴，必得人後受罪

故事從主角程蝶衣幼時開始，他的母親是煙花女子，在他約莫四五歲時將他賣給戲班維生，為了讓兒子成功進入戲班，她甚至親手剝掉程蝶衣天生就有的第六指，而後將他交給戲班老師傅，再不過問。

很快地，程蝶衣也加入了戲班的訓練，老師父十分嚴厲，背對也打，背錯更打，幸好期間大師哥非常照顧程蝶衣，甚至替他挨打受罰。

然而，每天的高強度訓練還是逼得小程蝶衣和一名師哥趁隙逃離戲班，他們在外漫無目的地遊蕩，恰好碰上當紅角兒的義演，演的不是別齣戲，正是《霸王別姬》。



只經歷過短短幾年訓練的兩人看著臺上角兒堪稱完美的表演，不約而同哭了出來，喃喃問道：「他們怎麼成的角兒？這究竟得挨多少打？我什麼時候才能成為角兒？」

後來，程蝶衣回到戲班受罰，另一名師哥則自殺了。

騷亂結束，戲班師父和他們說了霸王別姬的故事，並且訓誡道：「人，得自個兒成全自個兒。要想人前顯貴，必得人後受罪！」

天下絕無不勞而獲的事，程蝶衣聽進去了。

不瘋魔，不成活

幾年過去，程蝶衣才華出眾，偶然在某位客人來訪時被點中現唱戲詞《思凡》，其中一段本該是「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但程蝶衣拒絕將自己說成女兒身，於是不斷唱反，被一直疼愛他的大師兄教訓後，總算唱對了戲詞，但便是這一句戲詞，讓他徹底人戲不分，開始了對理想、藝術的追求。

歲月如梭，不久後程蝶衣如願以償成了當紅名旦，與大師哥段小樓搭檔演出《霸王別姬》叫好叫座。這幾年的搭檔歲月中，程蝶衣對師哥產生了遠超過師兄弟的感情，將他當作他「虞姬」的「霸王」。

但段小樓只當他是搭擋，程蝶衣說要從一而終，同他唱一輩子的戲，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一輩子的一輩子。但前者不懂，也不認同他對戲的執著，只說程蝶衣真是不瘋魔不成活。這無疑使程蝶衣感到痛苦，尤其在師哥娶了妓女菊仙為妻後，程蝶衣複雜且反對的情緒高漲，段小樓卻無法理解，只對他說：「我是假霸王，你才是真虞姬。」

程蝶衣愛戲成痴，不分家國民族，時值七七

事變，兩人所在的城市被日本人攻佔，段小樓因打傷日本人被抓，日本官兵以他的性命為脅，逼程蝶衣唱戲給他們聽，段小樓獲釋後卻斥責他竟唱戲給日本人聽，極為不齒。

然而，表演完的程蝶衣卻不認為唱戲給日本人聽是恥辱，因為有一個日本人，他真的懂得欣賞京劇，甚至在中國戰勝日本後，在因他曾唱戲給日本人聽而被指控為漢奸的庭審上，他仍無視了替他作偽證的證人們，供認不諱。

程蝶衣有一套自己的原則，那就是戲，戲是他的一切，不只是他作為人活著的舞臺，也是他的信念，他最不能夠割捨的事物。

我揭發姹紫嫣紅，我揭發斷壁殘垣

若說程蝶衣在戲裡瘋魔，段小樓就在世道中瘋魔。

他本來是一個健氣、正直的人，卻逐漸迷失於塵寰中。抗戰結束，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內戰、民國政府撤軍、共產黨接手中國，在這一波波的潮浪中，那個照顧師弟、處處為戲班著想的霸王失去了所有光輝，成為在世道中苟活的普通人，死在程蝶衣記憶中的烏江畔。

時間來到 1970 年代，社會上充斥著叫罵和批鬥，一小本紅色書籍就可以殺人，一句話就可以定罪。

傳統藝術京劇無法幸免於難，淪為文革的犧牲品，程蝶衣與段小樓兩位名角更是頭號目標之一，他們被掛上「京劇惡霸」的牌子，在眾人面前被迫互相「揭發」彼此「罪行」，多渾噩的過往，多瘋狂的念想，在象徵毀滅的火焰前被公諸於眾。

段小樓是最先開始「揭發」程蝶衣的人，面對日本人都堅守本心的楚霸王也終於跪下，將戲服扔進火堆中。程蝶衣被最信賴的人迫害，心理防線崩塌，起身大吼：「我揭發姹紫嫣紅，我揭發斷壁殘垣，一切都是報應，是我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報應！」將矛頭指向下一個受害者——菊仙，揭發她曾是妓女，段小樓為了和妻子撇清關係，甚至說自己不愛她，三人合唱了一齣最荒謬的戲。

批鬥結束，人潮散去，徒留程蝶衣一人頹然跪在原地，被他揭發的菊仙將他最珍愛的劍輕輕放到他的面前，接著回家穿著嫁衣上吊自盡，告別深愛過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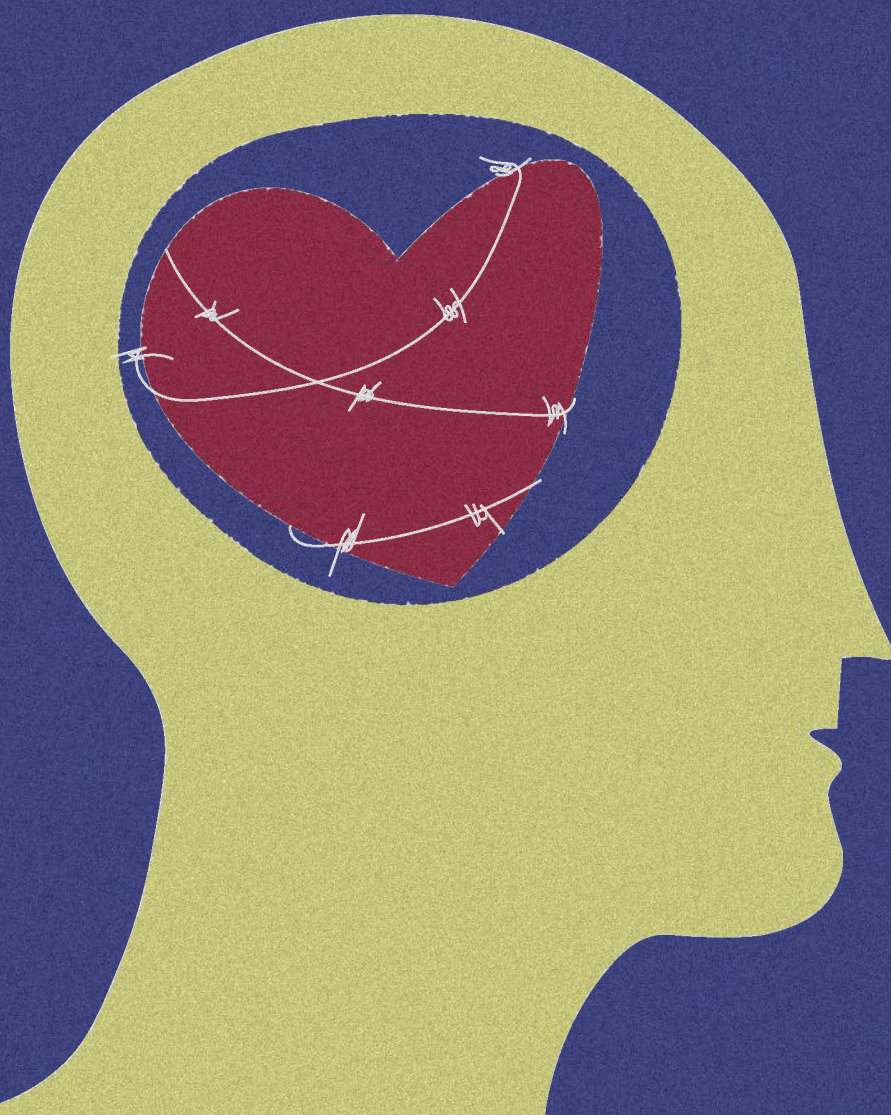
虞兮虞兮奈若何

電影最後，鏡頭來到文革後十年，京劇解禁，程蝶衣與段小樓在無人的戲院裡唱著他們的《霸王別姬》，曲未畢，段小樓突然唸起了程蝶衣小時候不停唸錯的《思凡》，後者附和，將錯誤的戲詞唸出：「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這一瞬間，他才於自己搭建的戲台謝幕，做回了「男兒郎」，拿出他和段小樓的信物，也就是菊仙撿還他的長劍自刎，結束姹紫嫣紅，又滿目瘡痍的一生。

《霸王別姬》作為一部探討同志、跨性別、政治、歷史等敏感議題的作品，不論是原著或是電影，都暗藏深刻含意，同時，它也呈現出高度藝術價值與哲理討論。

貫徹整部電影的核心就是段小樓評論蝶衣的六個字：不瘋魔不成活，以及程蝶衣「從一而終」的信念。不論是誰，都在這幾載光陰中以不同形式入魔，又以各種方式回歸現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無法克服的心魔，卻不約而同地在結局以最諷刺的形式放下執念，他們的迫不得已看似自作自受，卻又何嘗不是天意捉弄？

插滿刀尖的舞台和癡狂的配樂將他們逼上跌宕的命運之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瑰麗莫名，根本不是人間色，對他們而言，人間抹去脂粉後，是斷壁殘垣，但依舊擁有令人著迷的姹紫嫣紅，一方唱罷，一方登場，平生所爭何事？不瘋魔，不成活。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癡愛加害者是一種保護機制？

文 / 黃苡瑄

《美女與野獸》是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之一，然而，人們大多沒有意識到劇情發展的盲點：為何貝兒會愛上野獸？面對綁架、監禁、限制己身自由之人，為何有別於常態的憎恨與責罵，貝兒反而與野獸墜入愛河？社會上「『受害者』愛上『加害者』」的案例不計其數，這種心理現象便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表現之一。

什麼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命名源自於二十世紀末的一場轟動全球的銀行搶劫案，地點位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該症候群因此而得名。1973年8月23日，歐森實行了他蓄謀已久的銀行搶劫案，並趁亂之際劫持了四位銀行員作為人質。警方與搶匪雙方都不願讓步，導致對峙長達一百三十個小時。最終，警方成功利用催淚瓦斯逼迫歐森投降。

斯德哥爾摩事件一時佔據世界各大新聞媒體的版面，不過更為人震驚的是，當初受劫匪挾持的四名人質獲救之後，對警方非但無感激之意，甚至懷有不滿等的情緒，反而是站在歹徒這一邊，事後不願配合警方調查、提供口供，且拒絕出庭指證歹徒。最為不可思議的是，人質中的其中一名女性，在這五天裡中愛上了綁匪，甚至揚言要嫁給他；另一名銀行員則成立了基金會，目的是為了籌款，好請著名律師替搶匪們辯護。

上述的奇特心理現象，正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指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情感，且對其產生同情心與認同感，反過來協助加害人的一種特殊情況。又名「人質情節」。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通常建立在以下狀況成立時出現：

- 人質必須感受到自己面臨生命危險
- 人質必須相信自己不可能逃脫
- 除了綁匪的想法，人質接受不到其他外界訊息
- 在遭挾持的過程中，人質能感受到綁匪有做出一些關心他們的舉動
- 人質理解綁匪綁架的原因

事實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無想象中罕見。不少漫畫與文學創作都涉及該心理現象，除此之外，電影劇情也有以此為主題的例子，甚而社會案件、家暴，抑或是極權政體，都涉及斯德

哥爾摩症候群。

「如果我當初沒有說『不』，那這將會是一個浪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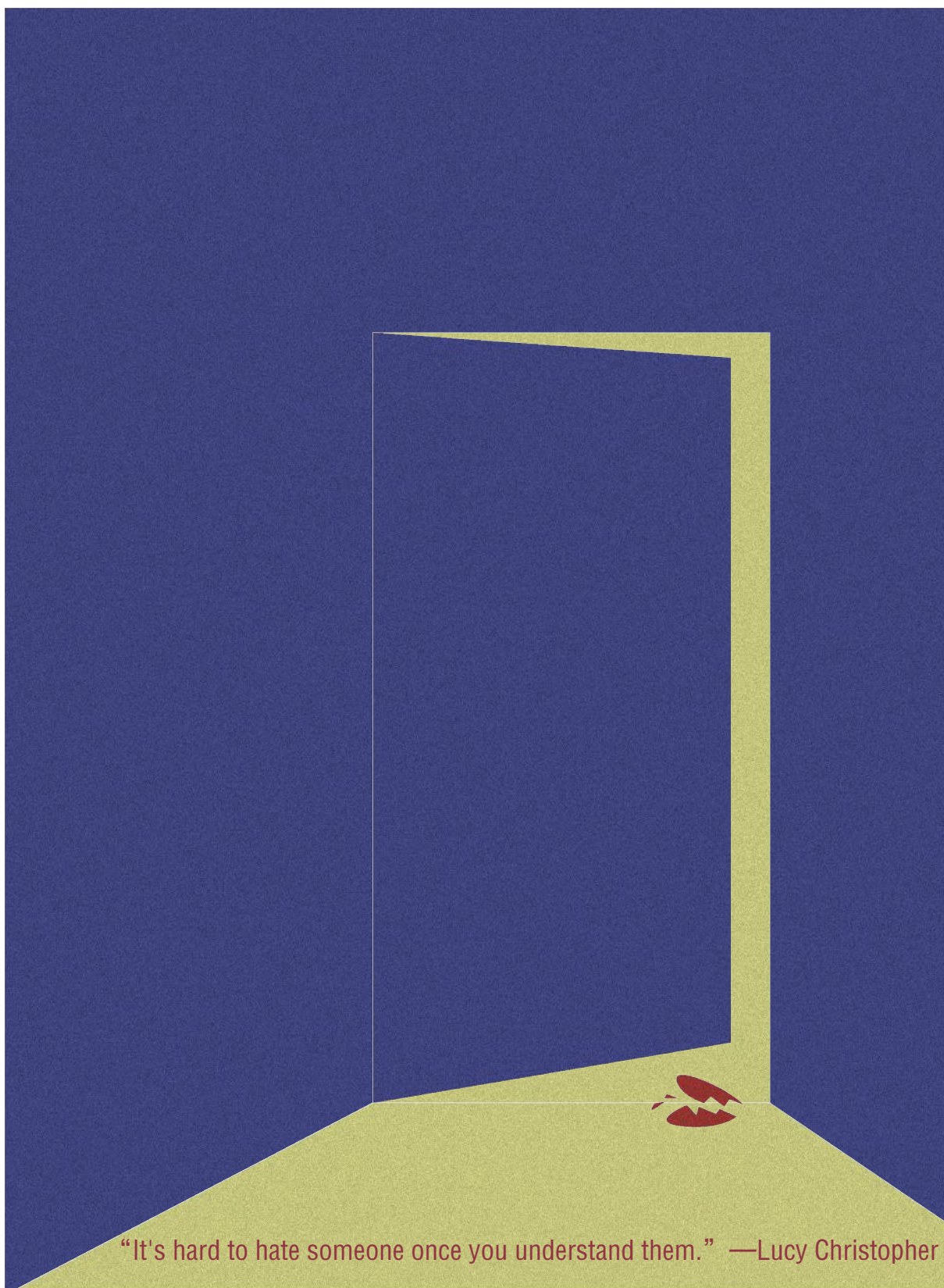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敘述13歲的思琪遭補教名師李國華誘姦的故事，本書涉及升學主義、權利關係、性等議題。「他發現社會對於性的禁忌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小女生，全世界都會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會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想了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妳愛的人要對你做甚麼都可以，不是嗎？」社會對女性的束縛使得受害者無以發聲，儘管沒有實質的軟禁空間，傳統思想與社會輿論帶來的綑綁更加窒息，對思琪而言，愛上老師是她減輕痛苦的唯一辦法。

《我幫強暴我的人做了早餐》(Trigger Warning: Breakfast)尤妮可在漫畫中，描繪出被害者在遭遇強暴之後，不願承認自己被侵犯的事實，反而是替強暴犯做了早餐，將其包裝成一場甜蜜的邂逅：「女人並不會幫他們的強暴犯做早餐，而我卻做了早餐。」對受害者而言，承認這是強暴，比愛上加害者還要更加痛苦。

上述兩者，皆是將「性侵」裹上愛情的糖衣，試圖將其看作男女情愛的一種展現，只為得減輕受害者的痛苦。就此，可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視為一種人的自我防禦機制。《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我幫強暴我的人做了早餐》更偏向於「被迫」愛上受害者；然而身處「極權政府」或「獨裁政府」之下時，人民有可能傾向於「不知不覺」中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現象。

自我催眠——極權迫害之下的轉念

極權政府一方面監控國民，另一方面實施思想教育，久而久之，除了堅定造反意識的有識之士以外，人民的想法也會逐漸傾向於：「雖然」政府確實剝奪了我們部分權益，「但是」它在其他方面也是對我們很好的。當然，世上並無完美的政府，一個國家、一個黨派的施政勢必為社會帶來利與弊，但當其對人權的迫害已經超越社會福祉時，人民即有推翻政府的理由。但當人民受政府壓迫太久，反抗意識日漸薄弱，當革命成功的燈火逐漸渺茫，人們會試圖尋找夾縫裡的一點



“It's hard to hate someone once you understand them.” —Lucy Christopher

光，而忽略了身處暗室的事實，即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表現之一。

大可將極權統治下的人民比喻為井底之蛙。第一代的青蛙在掉進井裡後也試過逃脫，但在屢次失敗後，開始催眠自己井口的天空也別有一分姿色，而且井裡的世界更為安全，不如井外的世界危機四伏；而第二代的人們，也就是自小就成長於極權政府統治之下的子民，已是思想教育下的完成品，他們出生於井底，未曾見過井外的世界，於是他人說井裡的世界最是浪漫、最為安穩，他們聽信他人言，便深信不疑。儘管日後意識到了社會的部分醜惡，仍舊不以為意，遭遇權益迫害時，搬出「雖然但是」的造句架構來催眠自己。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現實層面的表現之廣，小至社會案件，大至政府體系，甚至集中營、戰俘等也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日常生活中「因為改變不了，乾脆接受現狀」的情況有所差異，兩者共同點在於無法改善狀態的無奈，但前者更強調以「受迫害」為前提。

市面上亦有不少涉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作品，除了上述提及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我幫強暴我的人做了早餐》，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開頭所提及的《美女與野獸》，其實也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較早期的相關作品，但因為有童話與浪漫愛情的包裝加成，常導致閱聽人忽略了故事的盲點，也就是貝兒愛上加害者——野獸的事實。大眾忽視了社會的真實性，生活中的綁匪並不會是王子，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淒美愛情故事。

「在這個犯罪體制中幫自己弄一套保護措施，並不是什麼症候群，而是在無法逃脫的狀況下產生出來的一套生存策略。」

「在長達八年半的時光中，綁匪算是我生命中僅有的人，可是社會卻不容許我對他有任何的思念，甚至還不能暗示我需要一個這樣的宣洩管道，才能在不致遭到誤解的情況下妥善面對並解決發生的事。」——《3096天：囚室少女娜塔莎·坎普許》

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的《3096天：囚室少女娜塔莎·坎普許》，內容描述娜塔莎·坎普許在上學途中遭沃夫岡·普里克洛普爾綁架，囚

禁在車房地下室長達八年的時間。娜塔莎在獲救之後，聽到沃夫岡因畏罪自殺的消息，仍舊表示同情，並且理解沃夫岡是因人格有缺失才綁架自己，她甚至會回到當初自己被囚禁的地下室進行佈置。大眾媒體紛紛對娜塔莎的行為感到不解，皆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來概括她。事實上，媒體「貼標籤」的舉動，是對被害者的二次傷害。對當時正值年少的娜塔莎而言，沃夫岡雖是綁匪，但依然是陪伴她多年的人，並非全盤忽略八年來沃夫岡對她的虐待與侵害，而是社會要意識到：任何遭遇過不幸的被害人，趨近於痊癒最好的辦法，便是欣然面對過往，而不是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就概括被害人的所有痛苦經歷。

相較社會案件更接近我們的，便是家庭。部分心靈有缺失的孩子，也許童年時曾多次遭受家人的暴力或侵犯，但因為對方是親近的人，反而更使得他們無所適從，他們的一句「救命」，很可能被親情壓力所迫，卡在了咽喉，甚至加害人會以「這是因為我愛你」為由，為自己的不人道進行辯解。或許要求被害人正視自己的過往的不堪很刺痛，但那是必然的過程，更疼痛的是放任昔日悲慘遭遇的種子繼續放肆生長。

儼然如戲，實則入世

總而言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種「心理現象」，並非「心理疾病」。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人們，並不是生來帶病，而是在遭遇不幸時，為了與眼下的困苦「共存」，被害者透過「轉念」的方式來「保護自己」。但我會說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種不完美的保護機制，舉凡受家暴的兒童，或是書中的房思琪，他們的痛苦真的有因「愛」而減輕嗎？抑或是更加沉重？

說來諷刺，這個社會花太多精力在研究「奇特的被害者」，反忘卻了是誰造就他們的反常。沒有必要隱匿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存在，儘管我們試圖避免它的再現：「願世間再無房思琪」並不完全正確，應是「願世間再無李國華」。

小而童話故事到市面上處處可見的圖文創作，穿梭於各類影音作品；大至社會案件、家庭暴力，甚至極權專制，無一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影子。如前所述，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無想象中罕見，或微觀或巨觀，該心理現象已悄然入世。



追尋記憶拼圖
雲南遊記

文、圖 / 彭少杰

初遇——夜間綺麗飲冷暖

剛下了飛機，空氣偏冷，傍晚的麗江格外嫵媚，一襲橘紅裙擺在天空招搖。由於這裡海拔高度約為2400公尺，所以即使在夏天，天氣也非常涼爽。

領好行李，乘車到旅館，已是晚上了，第一站是麗江古城。最先入目的是充滿標誌性的大水車，埋在周邊的花團錦簇中，亮眼無比。深色的木材雕刻著時間的痕跡，水車轉呀轉，伴隨著泠泠淙淙的聲響，轉過小巷，轉過城市，轉過田原，彷彿能藉此一窺千百年前的神秘古城。

跟著嚮導走，途中經過一條充斥著聲光酒色的「酒吧一條街」，傳統與現代相遇，碰撞出冶豔瑰麗的風情，簡易的木板橋，隔開了平日的乖巧，隨著音樂與年輕舞動，引領我們深入探索麗江的夜生活。酒吧有分兩種，清吧和上述的鬧吧，清吧一般白天時就營業了，藏身在小巷角落中，大部分有流浪歌手或是民族歌手在演唱，可以眯眼享受古城的微醺。

接著沿磚石小道爬上獅子山風景區，到頂，俯瞰整個古城，下方燈火通明，是一片搶眼的蛛網，人聲鼎沸，襯著在上頭的我們愈發清冷。像是兩個世界，靜觀著對面的熱鬧，跟著夜晚吐息，沾一沾底下的煙火氣。

再來就回到了旅館。至隔天，整裝待發，前往香格里拉。

茶馬古道把歌藏

一大早起來，空氣霧濛濛的，還能看見新芽胚上的露珠，用完早餐，買完氧氣瓶（注意！非常重要！）後，驅車前往「心中的日月」——香格里拉。

沿途經過一處純樸的小鄉村，裏頭盡是納西族人，進去所謂的西湖馬場，選了想要的坐騎後，是由村民牽引著馬匹，繞完一座山。

這個路徑其實是以以前雲南神秘的茶馬古道遺址之一。馬是雲滇地區重要的工具，從出土的新石器遺跡便有馬的遺骸，最遲可追溯至西漢；體積小、耐力佳，能在艱險的雲貴高原和橫斷山脈間穿梭，宋高宗稱讚大理馬：「馬之良者，不必西北。」認為大理馬可以和西北馬相媲美。

因此產生了獨特的「馬幫文化」，商人不僅藉著馬擔著貨物進而與藏族或是印度貿易，開闢了南方絲綢之路，也帶動了普洱茶的盛產，而麗江就是其中最大的停靠站。

原生態的人文及地理環境，能體會到千年以前與絲路媲美的複雜網路及鄉鎮的繁華。馬背上顛簸，結束後痠痛難耐，第一次體會到長時間騎馬不是件易事。

繼續往海拔高處行走。直到晚上才到那裡，或許





只是我們的晚上，他們的黃昏。異鄉人總是以自己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而不自知。香格里拉的夜是疏黃的暗影。每到別的國家總是會這樣：自問這個時間在臺灣的話我正在做甚麼？

鐘鼓大佛人事遷

香格里拉縣位於滇西北高原橫斷山脈地區，屬青藏高原南延部分。北鄰四川省得榮、鄉城縣，東、西、南部為金沙江環繞，並與雲南省德欽縣、維西縣和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相鄰。

天色灰濛濛的，跟以前知道的香格里拉一樣神祕莫測。早上的第一頓飯是「米線」，原料以大米製成，做法記錄在古烹飪書《食次》之中，相較於米粉，米線更細也更容易吸收湯底，對於我來說是很特別的飲食習慣。雲南因為地形因素不像中原漢人有大部分統一的飲食習慣，這裡的民族多元並立，因此各族都不同，而我比較常吃的是納西菜，像是納西烤肉、臘排骨、菌火鍋等。

到有「小布達拉宮」之稱的松贊林寺，五世達賴賜名「三神遊息之地」，是格魯派寺院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朝定名為「歸化寺」，主要建築為藏式，其他多為漢式，是雲南地區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

太陽出來了，寺廟沿山勢而建，一排石磚階梯通上雲霄，周遭很多的白色矮房是以前用來給僧人和香客借住的，廟體像坐落在雲端，廟頂如黃金般耀眼，連陽光都莊嚴起來，肅穆的像佛陀的眉目。隱隱有陣陣梵音傳來，要把對佛陀的所有不敬都驅除。

共有146級石階梯，爬完後都覺得這是天大的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僧人跟我講過，達賴喇嘛的繼承方式是由靈童轉世，一般由佛教協會成員、寺廟高僧大德組成靈童尋訪小組，然後經由重重考驗後認定的。

往上走人跡愈來愈少，我好像到了一個秘密基地，長廊邊是木製的小隔室，脆弱的讓我不敢輕易觸碰。來到陽台俯瞰整片地區。

我曾聽說過天葬，印象中就是一個人的軀體任由禿鷹所啃食，但直到親眼看見天葬台，才知道，這是藏傳佛教一種精神昂揚的傳統文化，藏人是個樸實的民族，把最後的肉體布施給生命，若思想超越死亡，何懼死亡？也許這也算大乘佛教的精神，渡人、渡己、渡萬物。一根柱子上，我的眼前彷彿看見了一道道隨著鷹昇華的靈魂。

結束後我不禁向它揮手，這是我們第一次，也許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票根是我與它的分手信——再見了，親愛的寺廟，這一別可能是永別。

接著便下山了，遇到白水台，又被稱為「仙

人遺田」，在唐朝就已經成為了雲貴高原上的知名景點。這是石灰華階地的地形，如十九世紀流行的裙撐，地面是純白的蕾絲手套，藍色的水經過太陽的濾鏡變為海洋之心，兩者合在一起讓我有種在希臘的錯覺。旁有木棧道，有馬可以租借登上頂端，但清風正好，碧草邀我入席，我不捨得花錢錯過這場盛宴，於是徒步登頂。從山上眺望，對面是一座剛理完頭髮的山，我邀他攀談，但他只是無奈搖搖頭，人為設備在上進行寄生，對照起來我這座是別人不敢輕易褻瀆的神山。

也許等到人們沒頭髮後，想到要植髮時才發現現代價很高。環境與經濟的天秤從來沒有平衡過，畢竟在眼前的利益總是比較快速、顯眼。

古城幽幽幾人知

回到麗江後，終於能去體會白天的麗江古城了，麗江古城的納西名稱叫「鞏本知」，「鞏本」為倉廩，「知」即集市，由此可知，麗江古城曾是倉廩集散之地。

熱鬧的街道上，忽見一個木製的告示牌，右轉，有一家生意很好的店鋪，賣著鮮花餅是這裡最有名的特產之一。內餡是用玫瑰花瓣製成，入口軟綿，甜糯香滑，酒紅色的花瓣讓我想起鮮血——致命的美味。

沿著街道直走三分鐘，有一扇氣勢恢弘的大門，上面寫著：木府。徐霞客在其遊記中描述木氏土司府「宮室之麗，擬於王者」。一進門是約一個操場大的廣場，有幾個甕裡著荷花，隱隱散發其清香，好幾棟高聳的古樓矗立眼前，旁邊有水道，走沒幾步就有一個亭。但相較這偌大的空間，我們這些人反而在這裡更加渺小、哀傷。

我不禁想起，以前住在這裡的人呢？一個勢力鼎旺的大家族如今只剩下這些建築，這些是通往古今的時間隧道，從保留下來的這些我們可以藉此想像到全盛時期是多麼的恢弘，還有很多未被記載的奇聞軼事，也許是那為愛相約私奔的侍衛小姐、帶著皇帝賞賜滿載而歸的將軍、群雄爭霸間的緊張謀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曾聽一位老先生說過，這裡，麗江也是一個大江湖，充滿喜怒哀樂、紅塵煙火，萬物勃發的江湖！

而清冷如今，只剩下我們這些遊客驚擾幽魂，曾經的龐然大物只剩下骨架，這片土地是有故事的。我相信，腳下的每一塊石磚都有記憶，渠道的水一直流，也許能穿越空間、時間，回到那——手持竹杖，自在與同伴騎馬嘻笑的繁華時代。

再次回神已是晚上，旅人知道每個感動都會有清醒的時刻，只能帶著這剩餘的醉意用文字記錄下來，讓風繼續吹向明日的曙光。

到了一家內行人才知道的火鍋店，專賣黑山







羊火鍋，羊骨和藥材緩慢熬出精華的湯頭，肉質鮮香爽滑，沒有一般的羊騷味，反而有青草的香氣。配上盛產的菌類和蔬菜，打上一碟辣椒與花椒炒香的蘸水，一口盡是爽麻，面頰燥紅，眼眸泛起氤氳，汗水不禁緩緩從額頭淌下，留下一道淺淺的小痕。

渺淼神州女兒國

到了瀘沽湖，位於雲南省北部、四川省西南部，橫跨川、滇兩省。面積約為 48.45 平方公里（七到八個日月潭），瀘沽湖是一座高原斷層溶蝕陷落的湖泊，是雲南海拔最高的湖泊，也是中國最深的淡水湖之一。在納西族的摩梭語中，「瀘」是山溝，「沽」是裡的意思，也就是山溝裡的湖。

摩梭少女的風姿，獨木輕舟的典雅，此起彼伏的漁歌，堪稱「湖上三絕」。

湖邊的鵝卵石灘連成一弧弦月，遠方的山黛是沉眠的巨人，從洪荒便悠然守衛這片聖地，湖水是通往倒世界的入口；有浪，是潮汐的報信鳥，若從小生長在此，可能會說：「這就是海吧。」；楊花（實際為波葉海菜花。生長於雲南、四川的湖泊中，對水質的要求極高。但在此比喻為楊花。）身披白紗，起舞於石頭與湖水敲擊的清脆，展露出自信的笑靨，好一齣霓裳羽衣曲！

周圍有座氣勢磅礴的高峰叫格姆女神山，是摩梭人的神山，每年的農曆 7 月 25 日的轉山節，是摩梭人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是朝拜格姆女神山的日子，也是傳說中女神的生日。

中間有座湖中島像引領黑暗的燈塔，我想家了，想念香軟的枕頭和熟悉的街道口，旅人承認

想家並不可恥，可悲的是心中沒有家。

住在瀘沽湖周圍的摩梭人是屬於母系社會，男女不正式結婚，形成「走婚制度」，男子會半夜黃昏後從外開的窗戶爬進女子的閨房，凌晨離開，生下的小孩從母姓且由女方撫養。但在情感的基礎上，是不可以同時與很多男子走婚，都是一段感情結束才能換新人。相較之下，這個感情觀倒是比漢人的三妻四妾更被現代人所讚同。

晚餐時吃了特色料理「石鍋魚」，花崗岩石鍋和草帽蓋透過底部特定的小孔噴出蒸氣把魚的鮮味牢牢鎖進白嫩的肉和湯中，蔬菜在其中調和，我吃的是魚的靈魂。

尾聲——時光莫識少年家

天濛濛亮，今天是中午的班機，只能趁這個時機最後再晃一下，我一直喜歡柳，它在哀傷的對我揮手，我讓它祝福我，這不是該感傷的時刻。我們在大環境中相遇，又在麗江的小角落離別，七天在一年有多久？在洪流中我們都默默無名，但可以選擇全身投入此刻感受到的溫度、這片天地的自在，因為渺小，所以沒有枷鎖，也因為珍惜，所以是靈魂的體會。

我再走了一次之前常走的小路，像往常一樣，我感覺到了以後它沒有我的孤寂，但我知道我只是過客，一點都沒有特別，在時間之下，以後風依然吹，水依然流，留著千愁還不如任它流：流向朝暾。

時間已到，從飛機上看著麗江，在視線中愈來愈小，是旅程的終點。

渺淼之間，遠忘天邊；渺淼之間，珍惜眼前。

C Y B
E R P
U N K

從文學走入現實——

賽 博 龐 克

系 列 創 作

看 元 宇 宙

文 / 周雨澄

現實是唯一的真切——《一級玩家》

文學與現實

托爾斯泰說：「文學應該預見未來，用自己那最鼓舞人心的成果跑在人民的前面，就像它是在拖著生活向前邁進似的。」

文學是創作者的烏托邦，承載了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與期許。無論義正詞嚴論述如何改善社會弊端的名家散文還是天馬行空勾勒科技奇航的坊間小說，皆被賦予了或多或少作者們心目中認為可能或理想中的未來走向。

而其中，小說算是夢想家的發源地。

但科技發展使以前認為絕不可能的幻想以驚人地速度照進現實，無論是個美好幻夢還是可怕夢魘的開端……

何謂賽博龐克

賽博龐克 (Cyberpunk) 是「控制論」(Cybernetics) 與「龐克」(Punk) 的結合詞，意味著在大企業壟斷世界中底層人民的反叛，有別於外星人、時空旅行，此種類型的科幻故事主要討論人與資訊技術之間的關係，也充斥著駭客、人工智慧等。劇情框架主要圍繞一個在科技高度發展下的小人物，與社會結構崩壞後的政府或財團對立，結合現實與虛幻的矛盾。反映急速發展的冰冷巨大社會與身處底層渺小個體間懸殊反差，是一種悲觀預言的反烏托邦作品。

比起更早之前流行的科幻小說注重科學準確性，它們更關注於科技發展趨勢下的人類思想。

此種文學形式的起源於菲利普·普迪克在1968年出版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透過主角經歷真實與虛假難以分界的身心歷險，討論在後工業時代的虛無主義與存在意義，後來改編為電影《銀翼殺手》。美國科幻作家布魯斯·貝斯克用賽博龐克當小說標題正式發明這個詞彙。

值得一提的是賽博龐克系列作品為什麼多數西方人創作但卻經常帶入日本元素？藝術來源於現實，當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正陷入後冷戰時期的低迷，工人罷工、反戰遊行的社會風氣盛行時反觀日本科技快速崛起，經濟發展極快的社會下的冷漠疏離的社會型態很符合「高端科技、低端生活」的設定。

傳統科幻小說中屬於當時創作者異想天開的發明一個個以真實的觸感走進現實，那賽博龐克呢？

何謂元宇宙及它的前世

元宇宙 (Metaverse) 一詞出自美國小說家尼爾·史蒂芬森1992年的作品《雪崩》，遵循於賽博龐克小說設定中結合哲學和電腦領域中一個抽象概念，指包含通訊、數位網路、虛擬實境等資訊技術的的虛擬空間，稱之為賽博空間 (Cyberspace)。

或許是疫情的催化抑或是時機正好成熟。

2021年10月28日，Facebook的創辦人祖克伯宣布將公司改名為Meta並加注資金投資元宇宙的開發，掀起全民關注的熱潮。但其實許多科技巨頭早有此野心，想打造一個相當於「數位雙胞胎」的虛擬世界。

可以把元宇宙想像成一個虛擬平行世界的大型遊戲，相當於第二人生一般的存在，未來人們會在裡面社交、消費、娛樂。

目前巨擘們提出關於元宇宙的構想多在娛樂及工作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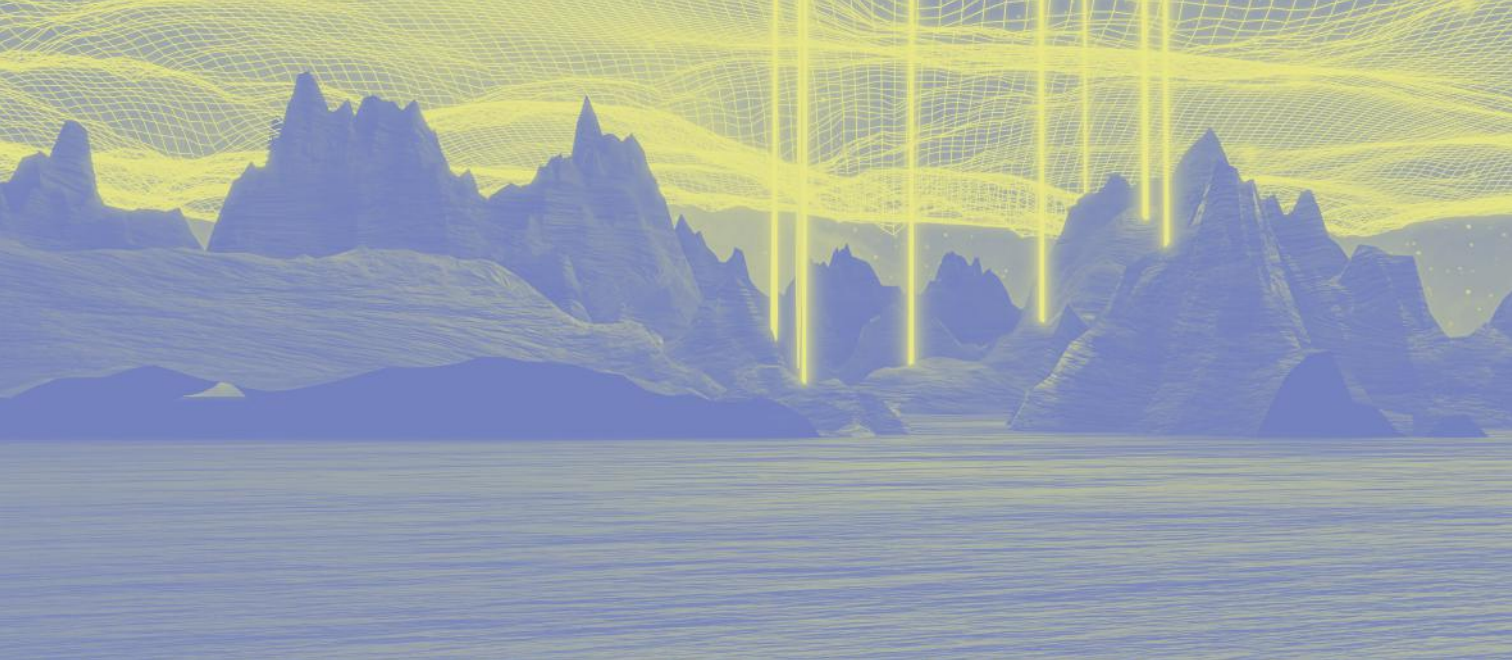
藉由VR穿戴式裝置進入的世界每個人皆是以數位分身與他人交流，可從事交友、創業、賺錢、創作，進而影響真實世界。而現實世界成為一個只需維持基本生理需求而存在的軀殼，提出者們認為可以給人達成一個不受先天外貌或缺陷侷限的第二人生，也可以減少通勤時間及碳足跡。

而演唱會等目前需要實際到場的活動在元宇宙裡也可以實現，藉由數位分身達到沉浸式體驗。

在目前的臆想中的元宇宙是美好的，似乎是一個肉身與數位更緊密嵌合的三維虛擬空間。確實，在勾勒出的藍圖中的確可以在線上實現幾乎所有的遠距互動。

落地前的準備

VR虛擬實境技術從遊戲擴展到生產的應用如由Facebook推出的地平線工作室 (Horizon Workroom)，因疫情緣故，遠端協作成為工作常態，但長時間會議會造成視訊疲勞和心理倦怠，因傳統所使用如Google Meet等會議視訊軟體最大與現實不符的違和感來自無法進行眼神交流，而Horizon Workroom可以VR眼睛為接口營造一個立體的沉浸式會議交流空間。在內部達到和真實世界開會一樣的體驗感如手部動作



的表現，甚至是與旁邊人講話的效果也可以藉由360度的空間音響達成。但美中不足的是在面部表情的模擬上仍有待加強。

元宇宙的落地除了穿戴硬體設備問題外，須克服的技術還有如5G基地台、去中心化的區塊鏈、資產證明的NFT非同質化代幣等。

首先，若元宇宙將成為與預想中第二人生般的虛擬時空，勢必要擺脫中心化的資產控制，不然玩家們投注心力得來的資產就可以被廠商輕易收回或是轉讓。而區塊鏈技術則是一個去中心化多節點的分散式管控，現行的比特幣就是運用此技術的加密貨幣。

再來是網路的升級，過去的4G傳輸頻寬不夠，以醫療舉例來說，遠距時會產生時間差造成病患及醫師極大的不便，故成熟的5G技術才能使目前科學家的想像成為現實。

最近在各大平台上時常出現的名詞NFT，翻譯成中文為「非同質化代幣」，每個NFT上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編碼，具有防偽性，賦予該物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將被利用在元宇宙的資產證明。

而人工智慧在元宇宙世界中也會有更廣泛的應用，未來人們必須透過裝置與AI等技術結合，才能真正地彷彿生活在另一個虛擬宇宙裡。

元宇宙的弊端——賽博龐克式社會的到來

沉浸式在遊戲體驗上無非是一大進步，但在精神及生活上的長期依賴使未來社會走向撲朔迷離。長期虛擬和現實混淆，人的心理和生理會不會受到影響？會不會迷失自我？

Facebook等元宇宙高端技術提供者的企業可能會分化成超級財閥，進而掌控國家政權，像小說裡呈現的，掌握經濟及政治，使社會貧富加

劇更兩極化。

明顯可見地資訊安全是個大問題，個資的洩漏使元宇宙中的大企業可能會獲取更多個人信息，並再度成為網絡壟斷者，所謂的公平正義。

反對元宇宙的人擔心賽博龐克社會型態會成為未來地球，是冷漠與疏離，是光鮮亮麗外衣下腐敗不堪的內裡，是與美好憧憬相差甚遠的未來。

便利與冷漠——元宇宙是把雙面刃

文學時常是未來的預言，彷彿站在上帝視角偷偷向人類們揭開虛掩的帷幕一隅。

元宇宙就像雙面刃，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一定會加速賽博龐克社會的到來。

這也是在科技發展下一定會有的某些犧牲，無可避免，如何權衡全人類的利益，無論是直觀上生活品質的提升抑或是精神層面的舒展。

「現實是唯一的真切」，電影《一級玩家》中送給大家的一句話。只有現實生活中的吃好喝好是實實在在地享受，而不是為了填滿象徵飢餓值的橫條，網絡是為了便利而創造的工具，並不是使我們甘願被它奴役而不自知。

如何權衡尺度是大家應該思考的課題，不要被科技或遊戲公司炫目的營銷迷了眼，也不至於對著陰謀論杞人憂天，但也不應該完全撒手不問不理，這個社會的組成因子是渺小卻廣大的每一個我們，不想被少數人操縱就應該花時間關注時代即將迎來的劇變，至少在知情的前提下不會只是一個盲從地瞪眼的木偶，被提線者拉著無數場的巡演卻仍不知道情況只會微笑的傢伙，起碼做個看客，至少能決定該不該留、要不要走。

武陵不可思議



在武陵生活、求學的我們或多或少都會聽過一些學校的傳聞，也可能對武陵的某些事物產生疑惑，就讓我們來一探武陵的九大不可思議吧！



一、關於美池

在武陵過著一個一個日子的我們，從大門入校時總是會看見右手邊緣油油（優養化）的美池，美池和旁邊冠東亭讓那塊空間有了古色古香的氣息，但各位知道嗎？美池其實是武陵的師生數十年前合力挖出來的池塘！

為了更加了解美池的身世背景，筆者決定去向精通武陵歷史的美術老師——姜昌明老師討教，姜老師分享了原刊於2004年6月第八期、2004年12月第九期教師會刊物交流的兩份資料，就讓我們來看看美池的相關歷史吧！

在「勞動服務課」時挖土搬沙的共同生活經驗成了老武陵人的得意往事。甚至還成了武陵校園特色，在桃聯分部的本校——台北成功中學的校史中被記上一筆。其實，這張讓人亢奮的歷史照片，在民國49年第二屆的武陵中學畢業生紀念冊中就已經出現。有趣的是，同版的它在民國52年第五屆的紀念冊中又出現了一次。雖然無法確定美池何時完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這四年之間的武陵建設仍然屬於韋路藍縷的階段。

以上就是美池的出身背景。另外筆者覺得相當有意思的莫過於「活水碑」了（活水碑就是姜

老師拓碑課程中最難拓的那個碑），它竟然是學校第九屆的畢業生送給學校的！

姜老師為了解活水碑的立意，特意前去拜訪退休多年的吳祥熊老師，以下是吳祥熊老師回答的節錄：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朱熹的詩。它有兩個典故。一個意義是，這個池子是我們的學生自己動手開鑿的。然後把上面水溝的水引來，是將農田灌溉的水引來。就是我們現在的活動中心後面。這個朱熹碑文的原來意思是，我們學問的極致成就是清明。沒有活水源頭，是不會清明的。就像不繼續研究學問，就不再會有進步。所以這碑文有兩個意思，一個指的是水，一個指的是我們這個學校的一種方向。上頭的字是顏體（顏真卿），看來像是宋校長的字。但是碑文上的時間，「民國五十六年六月」，那時他還沒來。那時應該是馮堯春校長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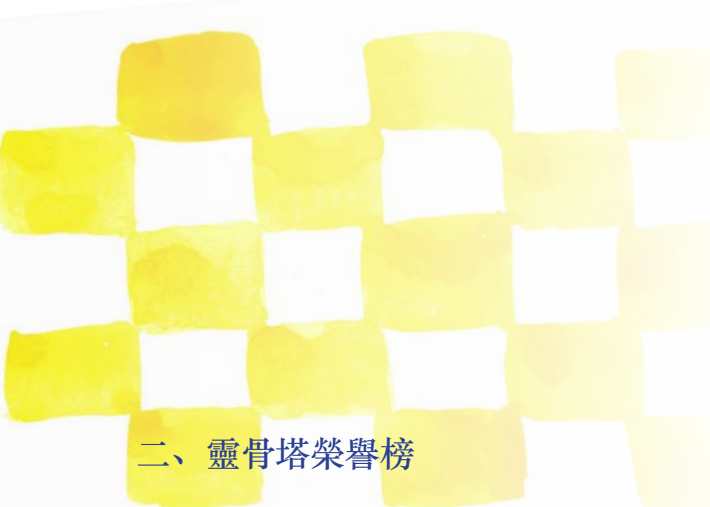
活水碑上的字：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高初中第九屆畢業生敬建

五十六年六月



二、靈骨塔榮譽榜

昂首闊步 榮耀武陵
誰能數盡海中砂 夜空星
誰能數盡武陵學子的光彩和榮耀

位在育菁樓川堂左側的榮譽榜，因為防疫動線的規定，是武陵人從前門上學的必經之地，木質的背板，透明的榮譽榜牌，這般樣式的結合，使得其外觀頗似「靈骨塔」，所以常常被戲稱為靈骨塔，甚至成為一個地點的綽號代稱，而廣為武陵人所知，例如：110 學年度上學期武陵人權月展覽時，班聯會便以「靈骨塔」來稱呼這個位置。

榮譽榜原來是和現在川堂另一邊相同的布告欄，用於公布各處室的資訊，後改建為榮譽榜，刊登武陵人的傑出表現，特別是全國及國際競賽的得獎者。不過這樣象徵榮譽的地方，為何會被同學們戲稱為「靈骨塔」此類和死亡相關的名稱呢？

不知何時起流傳的綽號，也許開端僅是直接的印象連結，單純是榮譽榜色彩和排列樣式相似靈骨塔，不過背後卻可能隱藏更多因素，畢竟當初設計榮譽榜是不會效仿靈骨塔樣式的。或許是忌妒心作祟，同學間互相調侃那些上榜的同學，使用恰好長相類似卻又帶有戲謔意義的「靈骨塔」去稱呼，也可能是因為現代對於生死的觀念愈發開放，並不那麼忌諱提起，以致有這樣特殊的綽號產生。

不論當初靈骨塔的稱號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各位同學們經過時，不妨駐足欣賞榮譽榜上的內容，讓我們一起為歷屆優秀的武陵人喝采！



三、國中佔領旗

興致高昂的加油吶喊聲，在武陵的校園迴盪，而校門口圓環有一圈旗幟正飄揚，桃園各所國中的校旗們整齊排列，同學們熱情的尋找自己母校校旗並與之合照，相信這樣的場景武陵師生們肯定不陌生。大家心中也許有過疑惑，這個只有特殊時間會出現的盛景，還有這些旗幟的擺放究竟有何意義呢？

每當學校重要慶典時，尤其是校慶和運動會，校門圓環就會插滿各國中的「佔領旗」，起始已不可考，不過這個特別的儀式是行之有年，依慣例處理的武陵傳統，象徵武陵的學生們來自桃園各所國中，以及作為第一志願是各國中精英的匯集地，也讓武陵人能藉由與自己母校的旗幟合影來榮耀母校。

但由於擺放的位置有限，並沒有含括桃園所有的國中，武陵沒有這些學校的學生，或是上武陵的人數過少，旗幟就不會陳列在圓環，如果沒有自己母校的校旗先不要難過，可以至總務處詢問，就有機會讓母校的旗幟在武陵飄揚啦！



四、大鏡

嘿！今天中午在大鏡有表演耶，要不要去看？

大鏡，可說是武陵學生另類的精神象徵。有些許歷史痕跡的木製的紅褐色鏡框，加上上頭簡單的雕刻，或許不甚起眼，但平時放學總能見到社團學生在大鏡前練舞，而它同時也扮演著舉辦表演活動聚集的地標之一。這個位於崇德樓一樓的鏡子乍看之下是否會讓人想到霍格華茲城堡深處那座神秘的意若思鏡 (The Mirror of Erised)？它也許也有一兩件神秘的小知識喔。經詢問我們僅能得知大鏡最早的所在處是位於學務處一進門的入口，扮演類似屏風的功能。不過若根據風水說法，「鏡子不能對著門放，否則會導致同事間紛爭」。雖然最後將大鏡移至我們熟悉位置的確切動機無從得知，但時間點約莫是在2004年左右，已有將近20年之久。此外，學生間理所當然地會流傳不可考證的神秘傳說，也讓大鏡的由來更加撲朔迷離。即使是這樣，大鏡這樣歷史物件的形象也早已深植武陵人心中。

五、聖誕樹

每年聖誕節，教官室前總會突然出現一棵樣貌奇異的聖誕樹。同學們總在經過時忍不住多看它幾眼，甚至掏出手機捕捉它的身影。隨著燈光的變化，樹上的失物似乎正大肆狂歡，試著用自己的光芒喚回主人的陪伴。

然而，聖誕歌聲消逝後，彷彿隨著時光的奔走，匿跡於武陵校園中……

也許你沒注意到，它對每位經過的同學皆低喃了一句：這一生我只需主人們的愛護，如果可以，再使你的記憶中存在我的名字——「迷失聖誕樹」

受訪者：吳文村教官

最初是誰決定做聖誕樹？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102學年度剛來時，發現武陵校方很少在佈置大型聖誕樹，覺得應該要有個聖誕樹；剛好學生丟的東西太多，把我們的庫房塞爆了。於是我靈機一動把遺失物組合、整理一下，最後製成「迷失聖誕樹」。一方面也讓學生感受一下聖誕節的氣氛，另外使同學經過後

覺得很特別且有趣，順便注意一下自己有沒有東西不見，然後來認領。

利用失物招領就是想要好玩一下，再看有沒有人領回失物？

沒錯，最主要是「氣氛」，我覺得學校應該要在聖誕節有個「聖誕氣氛」。

最奇怪的失物招領？

幾乎什麼都有，已經見怪不怪了。大部分都是衣服、耳機、手機、手錶等；但曾經有一台微波爐、卡斯爐、曾經還收過一個傳統泡茶的鐵水壺。可能是園遊會交接或天氣冷吃火鍋，同學間傳來傳去，最後不知道是誰的就拿來教室。

主題如何形成？

大部分是我發想而後召集同學製作。除了聖誕樹的造型外，每年我都會依據時事發想不同主題，例如 2020 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而製作的「卡漏拿病毒」。2016 年時，運動服的黃色讓我聯想到皮卡丘，由此構思皮卡丘「皮卡皮卡」的結構：椅子適合當身體，桌球拍剛好可以當腮紅，剩餘材料塞入軀幹。

設計圖是教官畫的？

對，之前有空時會畫一下，比較普通的設計就不會；但後來就有些懶得畫了。

過程如何進行？

我先畫完設計圖，再來把衣服分類，接著形成骨架，然後依衣服顏色配色，其他大家幫忙。聖誕樹就是骨架先起來，綁繩子，衣服掛上去，再來佈置地好看一點，最後避免變形或物品掉落，我們會用膠帶、鐵絲和一些堅固的東西固定。展示至聖誕節結束後幾天，拆掉後剩下的放庫房，失物持續等待主人帶它們回家。

何時開始製作？大約花費多少時間製作？

每年利用聖誕節前一週製作。通常一天以內就可以完成，大概 4～6 個小時，依難易度而定。時間通常是上課時間外，如中午、放學到晚上 9 點之前。我記得製作小小兵「拾都還」因為比較複雜，是找週末二日完成，大約 8 小時。

過程中有遇到什麼挫折 / 趣事？

就是弄不好。弄不出形狀，想辦法調整、補救的過程滿有趣的。

在設計上有什麼小心思嗎？

不知道這算不算小心思，但會有一個簡單的點燈儀式。每次完成後，我固定每年跟一位武陵學姐交接聖誕燈。聖誕樹完成後，因為希望氣氛可延續至晚上，我會弄聖誕燈，下課或晚上時讓燈亮一下，讓他看起來更像聖誕樹也增添些活力，否則看起來有些暗沉。

桌上的紙聖誕樹？

是 2021 年的，其實是個突發奇想。那年沒有弄大樹，覺得沒有氣氛，剛好外出單太多，我也想自己弄一下氣氛。於是我做了一下樹，然後再研究怎麼折星星。其實有想過弄成外出單大聖誕樹，但因為太複雜加上同學個資問題，用背面做又呈現不出「外出單」的感覺，只好就此放棄。

2021 年為何沒做大聖誕樹？未來有機會復出嗎？

主要是因為失物招領件數越來越少。以前校服常丟，但近幾年因為開放便服，同學也因此丟比較少。也因此，失物招領若不夠多，也沒有辦法做出大聖誕樹。而且近幾年教官慢慢淡出校園，我覺得我走了後也不會有傳承，所以想漸漸淡化「聖誕樹」。復出的可能仍在觀望中。



六、愛買推車

在武陵讀書的各位是不是都聽說過一個說法呢？「放體育器材的推車是從愛買推來的。」

就讓我們來看看器材推車的真相是甚麼吧。

首先是從學校資深體育老師口中得知的訊息。

關於學校的器材推車：

學校的器材推車跟愛買沒關係，是從五金行買的普通推車，會想用推車裝器材的原因單純只是因為覺得滿方便的。

從上可知學校推車跟愛買是沒有關聯的，但為什麼會出現是愛買推車的說法呢？

愛買推車說法出現原因：

因為約十幾年前學校辦運動會、園遊會時，學長姐會去愛買買需要的食材、物品，然後把愛買的推車直接從學校大門推回來，在活動結束後也沒有推回愛買，就這樣數個推車開始在武陵校園漂流，根據體育老師的說法是「隨處可見的推車」，在學校的師長、學生都看見推車後，「學校有愛買推車」這件事可能就這麼隨著時間經過被謠傳成「學校的體育器材推車是愛買的了。」

因為體育老師有些細節不太記得了，所以接下來的受訪者是學校資深數學老師。

關於推愛買推車回學校的學長姐有沒有被懲處：

印象中是沒有，但有勸導他們並讓他們把推車推回愛買。

（各位同學們以後如果把愛買的推車推回來也要記得還回去，貫徹敦親睦鄰的精神。）

結論：學校的推車都是從正規管道買來的，但愛買推車也成為了會繼續流傳下去的武陵歷史。

七、武陵怪鳥

「鳴……鳴鳴……」夜幕低垂，這些像是哭聲，卻不像是人類發出的聲音會出現在校園的各個角落，K書中心附近也時常傳來幾聲，嚴重時真讓人無法專心讀書。

這種怪異又讓人分心的叫聲來自於一種鳥類——黑冠麻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武陵怪鳥」。

黑冠麻鷺，俗稱大笨鳥，額、頭頂及冠羽為黑色，冠羽長達10公分左右，背部為銹紅色有黑色

橫漣紋，胸腹部亦有銹紅色縱麻斑。其在台灣的棲息地區大抵為低海拔山區至山麓一帶，也常常出現於校園中。平時多單獨活動於陰濕的樹林下，以蚯蚓、昆蟲等為主食。

至於牠「大笨鳥」的稱號是從何而來的呢？原因很多，關於「笨」的事蹟也真的不少。當然，黑冠麻鷺並不笨，只是在人類的眼中看來憨憨的而已。

黑冠麻鷺對人類在附近出現不會立即有太大的反應。如果發現有人窺視，牠會伸長脖子靜止不動，保持警戒；如果繼續盯著牠看，牠會將胸前一片羽毛撐開來，左右擺動；如果目光仍未移動，牠最後的絕招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最後，在校園中遇到牠的時候，小心不要嚇到牠，因為聽說牠一旦被嚇到就有機會「上廁所」……，相信不會有太多人想見到過程的。儘管如此，若想拍照片，別急慢慢來，不要讓牠感受到危險及威脅性，黑冠麻鷺還是會給人拍照的。



八、校狗蛋蛋

校狗小檔案：

姓名：蛋蛋
年齡：7 歲
年齡：男性
蛋蛋的家：美池旁邊
品種：米克斯

怎麼變成武陵校狗的？

某次升旗跑進操場上造成騷動，被 58 屆學長姐收留，經過林清波校長首肯而留在學校

名字是怎麼來的？

學長帶他去結紮後取的

蛋蛋是第一隻校狗嗎？

不是，先前有一隻黑狗叫大白，也是流浪狗

都是誰在顧蛋蛋？

有時候愛心媽媽左阿姨或是警衛會帶他散步及巡邏

會被咬嗎？

有老師和學生被咬過，但阿姨和警衛在時可摸他背

九、大泰屋

位在學校對街的一間餐廳，是許多武陵學生放學後聚餐的地方，久而久之，第八節課校園內便流傳起了一句咒語：「放學要不要一起去大泰屋吃飯？」

今天，我們就採訪到了大泰屋老闆，讓他為我們解密有關餐廳和武陵的趣聞！

為什麼會選擇以泰式為主要料理風格呢？

在尋找店面時注意到周邊沒有平價泰式簡餐料理或可常態性訂購的泰式便當小吃，加上老闆從事泰式料理 22 年了，累積這些經驗並學以致用，打破泰式料理高消費的刻板印象，希望以平實的價格，就能讓客人享受到道地的美食！

遇到過有關武陵或武陵學生最有趣、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最有趣的莫過於很多學生常常吃完飯就遺漏些東西在店裡，譬如書本、個人物品、錢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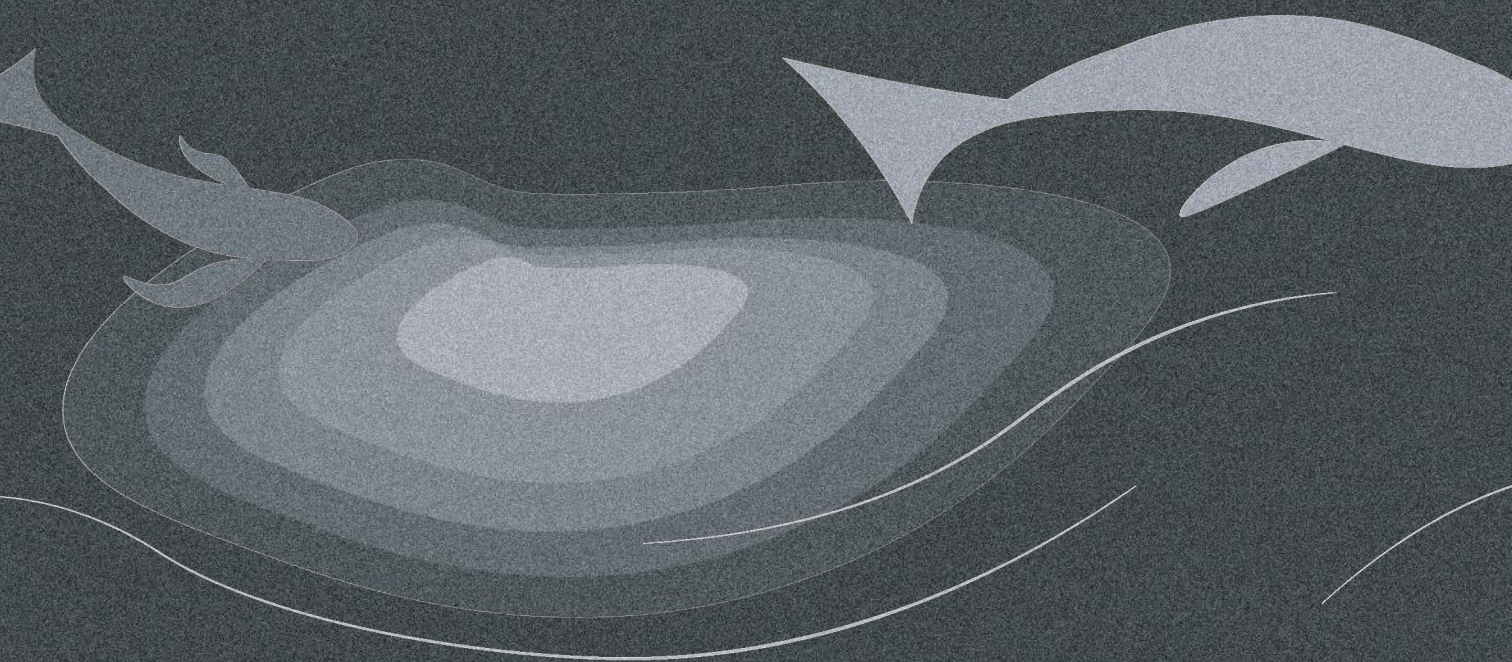
印象深刻的，則是每位學生都會很有禮貌地跟老闆說謝謝或者說您辛苦了。

營業快四年了，也經歷過許多同學的畢業，而這些畢業的同學也會不定期回來看看老闆，順便吃飯，我覺得很感動。

老闆有什麼想要對武陵學生們說的話嗎？

謝謝武陵學生對大泰屋的支持與鼓勵！願意走那麼段路來用餐，老闆真的很感謝你們！所以只要房東不趕我走、不漲我房租，老闆咬牙都撐著！讓你們不管畢業多少年回來還是一樣能回味一下高中時期的回憶。

緣溪文藝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桃花源記》

散文

第一名：渡口 吳彥霖
以渡口與行舟貫穿全篇，描摹自身的嚮往、夢想，作者透過書寫自身與他人的境遇，呈顯面對未來的迷茫，轉而同理與祝福。彷彿亦在期勉讀者應滿懷勇氣：歷經千帆萬浪，每個人都是為了捕獲夢中的星海！

第二名：金剛鸚鵡 羅培庭
與金剛鸚鵡的交會，令作者思及人類與鳥類的共通之處。一如金剛鸚鵡耀眼的身影、到蒼穹遨遊、再至籠中的束縛；人類亦在都市叢林裡失去自然天性，扣問何時才能重拾自然與自由？

第三名：生日和草莓 黃橘嫻
以慶生的草莓滋味微酸帶甜，瀰漫濃郁香氣，藉此寫出生命中的甜味與苦澀。作者透過文字寫下記憶中的人事物，人的心靈一如草莓充滿艷紅的傷口，亦能在成長過後綻放幸福與快樂。

器不存，方寸海納。一簣·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佳作：乞討
佳作：鮭魚
佳作：落鉤

黃宇婕
何芸禎
游騰翔

渡口

吳彥霖

渡口的船隻來來去去，卻沒有一艘是為了岸邊觀浪的人而停駐。

因為住家離海很近的緣故，前往港口看海、看船似乎是家人間的默契，在某些平凡的週末，作為無需準備的旅行。而看著駛向不同方向的船，我總揣想海上的世界究竟多麼廣大，才能夠容得下目標、航線各異的船舫。

我對海的好奇與嚮往，大抵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帶著部分的疑問和那初生之犢的銳氣，我既想瞭解大海，也想駕馭船艦，試圖尋覓這片汪洋的彼端。

「那艘漁船，是為了載夢想回來嗎？」

就像這樣，幼時的我時常拋出一些天馬行空的問題，以示我的求知慾（又或者那不知從何而來的奇想），卻讓身旁的大人不知如何應對，僅能莞爾一笑以置之。

儘管如此，我依舊存有企盼，想望有一天能夠享有乘風破浪的快感，並在萬千舳舻的競逐中，做一個無出其右的領航者。

然而，事與願違，「跑船」一詞在我的家族史中未曾落墨，而我也在那個還來不及築夢的年紀，便依循多數人的道路，步向國民教育的進程。

我以為這是個尚未萌芽就枯萎的幻想，殊不知，在一次次的升學考試中，我也已然駕駛著一葉扁舟，與他人爭奪那鮮少而難得的「大魚」。

自小學開始，我就趨身前往求學、考試生涯的渡口，而後在一次次的月考中，於近海緩緩試探，並為那意外的收穫歡欣鼓舞。然而，人總不能滿足於淺灣的嬉戲，而欲漫溯到更深沉的汪洋，見識更廣袤的水面，以及更大型的船艦。「優秀的水手需要激昂的浪花與驚險的礁石，方能彰顯其才能。」猶記這是小學畢業時，導師留給我

們的寄語，亦是我青春修煉的寫照。

私中考試、教育會考接踵而來，我也義無反顧地一次次走向渡口，駛著自己的船隻，在愈來愈遠的彼方與他人競逐。我逐漸領悟控制船舵的技巧，從而獲得各種為人稱羨的榮耀，在激烈的競爭中凱旋歸來。

我在升學考試中建立自信，也躊躇滿志地認為如此的成功，是生命中的必然。然而，與他的相遇，卻讓這樣的肯定，變成滿腹的懷疑。

一次偶然的研習活動，讓原本注定不相干的我與他，產生交集——猶如兩艘在海上偶然相會的船，相互招手。

若非出於驚嘆與好奇，我想我們只是過客——不，是連過客都稱不上的陌生人。然而，一念間的探問和其後的漫談，卻讓我們彼此的航線，或多或少，產生了一些殊異。

望著填滿自我介紹表的各式競賽，以及創辦自媒體、多次與數位媒體合作的經驗，我不敢也不願置信這是一個高中生的所作所為，畢竟此為我在海上前所未見的風景。我走至他的跟前，謹慎地啟齒向他探詢那過分豐富的人生經歷，而他也流暢地將自己走過的精采路途娓娓道來。

「你擁有如此豐沛的經驗，一定可以申請上頂尖的大學。」我下意識地讚賞。但他卻倏地低下頭，抿了抿雙唇。「升學還是很難的呢！」第一次，我真切感受到面前這個傑出的舵手，也有觸礁的可能。

「考試如何才能考好？」這是他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於我而言，這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但看著滿懷才藝的他，竟也只能落魄地面對升學壓力，我卻思忖良久，遲遲未能給出答案——「像極了面對那惱人的數學計算題！」他笑道。

他也同我一樣，曾經無數次揚帆迎向滄海的懷抱，無數次試圖在升學主義盛行的體制內，追求他人的認可；而不同的是，我似乎總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航行，但他卻是在驚濤駭浪中求生。

凝視他的面貌數秒，我心底漾起了一種臆測：是否他天性怠惰，不願付出努力？然而聽著他娓娓道來的經歷，那又何嘗不是數百個未眠的午夜，所積累而成的呢？於是我將微張的口闔上，繼續保持緘默，等待他的下一次發問。

但他只是來回踱步，在升學的渡口與多元發展的航線間徘徊不前，而我亦不知所措，遂靜靜觀察、等候。

即便在升學的路上，看過不知凡幾個揚起的帆與落下的錨，見識過乾涸沙漠中的暴雨，也領略過凜冽冰原上的極光，我還是有無法給與的建議。正因為知曉那一陣陣襲來的，在體制內升學路上的海風，終會磨耗他那宏闊的心志，因此我終究無法啟齒鼓吹他走向與我相同的渡口，只能陪他看浪，訴說那些華麗船艦的故事，而後伴著他落寞。

直到他再度轉向我，自齒縫間擠出一句近乎囁語的問句：「你喜歡升學考試嗎？」這是他最深沉的叩問，也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席話。

我無言以對，於是看著他偃著暮秋的金風，走向遠方，走向屬於他的道途。他的影子，在夕陽下被拉得很長，有種無以復加的灑脫。

我深知，在遙遠的天際，自有他歸依的一片彩霞。因此我僅是望著他再度步向迥異的渡口，划著那飽含個人色彩的一葉扁舟，航向注定多舛的巨浪。

對於他手上所持的地圖與羅盤，我無從得知那會引領他駛向怎樣的境遇和未來，故在分別之際，我僅是默默地拍著他的肩膀，默默地為彼此

流淚，默默地加油、默默地欣慰。短暫惜別後，他划槳啟程，對這升學主義盛行的教育體制不帶一絲留戀，而願以一人一船之姿，在那尚未稱先進的渡口出航，尋覓屬於他的，波光粼粼的那片大海。

原來，那對我而言充斥著成就與欣喜的，名為「升學考試」的那片海域，也可能是他人心中極其惶恐的夢魘。而正因為人類的悲喜、好惡終究不能相通，我們也毋須去選擇已然擁擠的渡口。於是一切過分的期待與失落，在恆常的韶光中，僅是岸邊的泡沫；而真正的大海，竟是當年被一笑置之的天真……。

再次走向海濱之際，無垠汪洋上，想必仍有諸多船舫航行其間；但我只希望你歷盡千帆萬浪，攜以一些榮耀與遺憾，於渡口，以年少之姿艤舟歸來，然後誠摯地告訴我：「每艘自渡口遠行的船隻，都是為了捕獲他夢中的那片星海。」

渡口的船隻往返無常，但有兩艘在海上航行的小舟，曾因偶然的停駐，有了一點無以名之的不同。

金剛鸚鵡

羅培庭

鵝黃的身軀，青藍的羽翼，靜靜佇立於鐵架上，出塵似的異於四周的喧囂。也是，那烈美的豔羽，怎會來自枷鎖？怎會來自市場？怎會來自人間？

一日搭車前去探望外曾祖父，暫停之際，正午一片喧鬧的市場裡，攤販邊、金屬柱、銀鐵鏈。一隻金剛鸚鵡凝結了我的視線。

我透過車窗默默注視他清理背羽，莫名的、不攜預警，一股難以言喻的悲傷湧上心頭。那樣鮮美的豔色，瞥見，便是一汪青綠的聯想——叢林的生機盎然。本該俯視綠林飛揚，青藍的羽翼，舒展、飛振，是雨林裡最耀眼的剪影。雖然他依舊亮眼的色彩，在柏油路上，在喧騰的市場裡，是如此的吸睛，但，一切都在那片綠林於腦海中躍現後，消逝了，不過是一隻被大自然遺忘的孤鳥，無奈的啄理著無法揮展的雙翅。

遙遠的遠方，人類足跡沒有踏及的世界，那裡茂密的叢林，在蒼穹翱翔，劃過絢爛的雲彩；飛越午後的大雨；閃躲纏繞的藤蔓，逍遙愜意，他應屬於此地。而如今將他帶回叢林，他會激動的展翅高飛，還是，漠然的走回籠中？因為他從不曉得自己來自綠林，或許連他的父母也是。習慣了吵雜；習慣了人聲；習慣了腳上捆綁著鏈條，而不是在濕意淋漓的那片，那一汪油亮的青綠中，穿梭飛揚。這時便不經想起鄭燮於〈灘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書後又一紙〉中說道：「見其揚翬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

鳥，本該在蒼穹翱翔，驕傲、狂烈、優雅的揮舞羽翼。唯有在自然裡，你們的美，才是有靈性、熱情的野性美，那方是自由的烈焰。此時此刻，僅是頹美，空洞、無奈，一個立體的藝術品。

但我們何嘗不是如此，關進了自己建造的水泥林，慘白、冰冷，建起屬於人類的堡壘，我們自然而然的失去回歸自然的渴望。遺忘，赤腳陷入軟泥的雀躍；遺忘，如何在鳥囀嫩葉裡奔馳；遺忘，我們原始的輪廓。

幾日過後，再度憶起那隻美麗的金剛鸚鵡，窒悶的感覺似乎已不那麼強烈，失去那一刻如洪流的衝勁，可是依舊波瀾不止。日常小事，街景小物，一舉一動，細細的品味，總會不經意的牽動情緒，像是更微小的世界，在向人們訴說世間

微妙。放學自行車經過的向日葵花田；遠方的黛綠山脈；樹梢的白頭翁，他們寧靜而富有生機。我想這種喜愛可能來自本能，我喜歡事物波瀾不起的表面，而內裡光芒萬丈。

問我們何時能拾起古老？在史書裡翻閱？在遺跡裡逡巡？四季遞嬗，人類早已遺忘古老的自己，也許是靈魂，也許是和萬物溝通的方式。我們不再輕聲細語和世界觸碰，而以各種強硬的姿態，狠狠的撞破一張一張的攔網，破壞每一個平衡，還狂傲驕縱的稱頌自我，進步、科技、未來，這一切究竟是毒藥還是良方？像是那隻金剛鸚鵡，燦陽灑落，梳理羽翅，俯仰悠哉，彷彿那條鐵鏈不存在似的，故曰習慣可畏，習慣一切如此，而認為一切本是如此。

近日地球暖化和各樣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太過繁雜，牽扯不清。不是完全可以割捨，就像我讚嘆於燈火通明的輝煌，可是也想在星光爛漫底下長歌，終就是一個貪字。利益太多，勾心鬥角，為何曾經的純淨都已成灰黑，渴望的寧靜從不復返？

是否有一天，鸚鵡回歸雨林的懷抱，用那鵝黃的身軀、青藍的羽翼，向世界宣告他從未遺忘自己。是不是到那時，我們才能拾起古老？可是雨林，終究是等不到鸚鵡展翅而歸……

烈焰早已熄滅，狂野早已消融，我們在自以為的舒適裡，喧嘩。等不到自由的一切，早已無聲逝去。為還一切自由，何時，我們方能拾起古老？

生日和草莓

黃柄嫫

今天是我十七歲的最後一天。

昨天晚上，從來不買甜點的媽媽為我帶回了一個小巧精緻的草莓蛋糕，在周末為我提前慶生。柔滑的白色奶油和鮮豔的草莓相映成趣，在燭光的照耀下形成漂亮的色澤。我沐浴在親人的祝福和喜悅中，笑著咬下了第一口草莓，酸甜清爽的滋味足夠撩人，卻總感覺差了那麼一點。

差了那麼一點童年的氛圍。

生於三代同堂的傳統家庭，我自幼和父母及爺爺奶奶同居一室，共同分享每一年冬至時節的生辰。台灣北部的冬天冷而不寒，偶有的細雨霏霏更能襯托出掌心草莓的鮮紅可愛。除卻它的高價昂貴，草莓滋味平易而甜美，是每一年臘月，家中不可或缺的歡喜。

奶奶知道我喜歡吃草莓，總會在冬季時節時不時地從手中變出一大籃新鮮甜蜜的莓果，為潔白的廚房添上喜人的紅。我往往嗅到那清甜香氣便興奮得不能自己，急不可待地從竹籃中拿起一粒洗淨塞進嘴裡。尚未全熟的草莓有著青澀的酸溜，但那讓人蹙眉的滋味總是很快消弭在我和奶奶相對的歡笑中，聞聲而至的媽媽則會喜笑盈盈地為我擦嘴，三人一同分享剩下的幸福。小時候的我真是天真爛漫得過分，以為世界簡單純粹得如每一籃飽含長輩愛與關懷的草莓，唯有明亮健康的色彩，卻忽略了它脆弱柔嫩的根本。

在我未曾注意的籃底，總會有幾顆被撞傷的草莓因為乏人問津而逐漸腐爛。我可以輕易地將之取出丟棄，然人生的問題是否也能如此輕易對待？隨著我年紀增長，家中婆媳不合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幼時認為和諧美好的氣氛在不知不覺中揮霍殆盡，徒留一籃子的枉然。奶奶慢慢地不帶草莓回家，好似全然忘了我過往的每個冬日心願。媽媽也鮮少踏入廚房，只待在房間裡抱著我欣賞窗外微雨。高中以後，我和父母獨自在外居住，與爺爺奶奶的見面次數驟然下跌，更遑論對那甘甜紅果不切實際的幻想了。我的生日彷彿與草莓脫了鉤，僅以熱愛的姿態留存心底，成為每當有人問起，我最喜愛的水果之一。

十六歲的冬天，暗戀我的男孩懷著青春的熱血澎湃將他的心意攜著一盒草莓公諸於眾。從此草莓於我不僅意味著心甜，更染上了果斷拒絕時的冰冷苦意。十七歲的冬天，我於街旁水果攤流

連忘返，卻始終找不到和記憶中同樣香氣四溢的鮮豔赤色。十八歲的冬天——

就在明天。

就在明天，我便將和過往鮮甜快活的若干籃草莓、十七年冬天說再見。

嘴中的草莓甜味變了個調。我又起蛋糕上的另一塊草莓遞給媽媽，看著她微鬆的眼角因為隱約的酸意皺起好看的褶痕。只見那眼角被時間抹去了光滑，眼底卻因不再壓抑而煥發神采。霎時想起久未相逢的奶奶，眼角是否早已密密麻麻勾勒了年輪？轉念一想，她應該也是如此，年長了卻滿意著吧。

原來，人心都脆弱得像被壓在籃底的草莓一樣，容易因為起初的些微擦撞潰爛成傷，再也回不到曾經的鮮潤圓滑。然而人又是幸運的，擁有彈性的肌膚和靈魂，能夠在每場心碎和決絕中尋找療癒，以一顆帶著傷痕、卻鮮活跳動的心臟迎向每一個明天的太陽。我們能夠在直接拋棄之餘找到第二種選擇，拉開令人疼痛的距離，用清爽的空間釋放綿密傷口上經年累月的沉痛。我們可以學習和彼此和解、和自己和解，將心靈還原於冬雨的溫潤清澈，用赤誠的心面對過去的壓力和未來。我們得以選擇不再做備受限制的壓底草莓，而是相繼躍出竹籃，用自由的空氣營造友善的感情。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將吃到甚麼。」——《阿甘正傳》

就像媽媽和奶奶最終選擇分居，我和被拒絕的男孩握手言和。人生有如盒裝巧克力，也像籃子裡的草莓般機緣不定。紅莓連著綠葉被摘下裝籃，人與人循著命運在世間摩擦碰撞。我們無從決定會遇到什麼樣的人和痛苦，卻能在每一次受傷後走向心境的曠遠和成熟。

「快吃吧，還剩下最後一個草莓。」媽媽在旁催促道。

我用力咬了下去，艷紅的果實在口中綻出快樂的花。那是揉合了所有最真實的回憶、最發自內心的笑語、最意外落寞的經驗時，一顆生日草莓帶給我的滋味。我想起了奶奶手上提著的一籃芬芳、媽媽瞧著我上揚的嘴唇、退回去的那盒草莓未嚐的甜味。我思念著曾經歷的歡樂幸福，遙想至十八歲後繽紛的未來。

那麼，就讓前方的路充滿探險吧。終有一天，我將帶著全部美好的記憶，用自己的力量去填補上一代人的傷口和憾恨。待我足夠強壯，我便能成為小時後令我歡欣鼓舞的鮮紅甜美。

明天，將是我十八歲的第一天。

乞討

黃宇婕

我是這條充滿乞討的街的常客。

身為遊民的他們通常乾瘦到難以置信的程度，肉眼可見的營養不良，甚至被肢體障礙所困。捧在手心那空蕩蕩的碗，裝不住多少錢幣和鈔票，卻是深邃到塞得下滿腔罪惡感的深淵，我始終會投個幾枚硬幣，像將道德上的負罪感壓得矮一些，才有辦法勾得到地面，不至於懸浮不安。多次反覆，即便錢包的質感漸漸變得單薄，卻也從未遲疑過投錢的動作，滿足於幫助人的優越感裡。

其中一位看起來年紀稍大的人特別殘留在我的記憶裡，幾乎每次經過都能瞥見他的身影。他大部分的地方與其他遊民無異：用於乞討的碗破了幾個角，像小孩還沒換完的牙齒，輪廓參差不齊；身上套著因長年與地面接觸而磨擦出破洞的布衣服，褲管像被惡犬啃去，少掉大半，似惡趣味的布塊拼接。唯一違和之處，是放棄求生的氣質。若其餘人乞討時是張牙舞爪，他便是沉悶乖張。從未向他人尋求過任何物資或金錢，沒有立設任何牌子索取同情，他只是將四肢折疊成一團，縮在不顯眼的角落。不知是等著硬幣撞擊碗底的聲響，又或是候著自己生命的終焉。

每次經過都會額外多往他那方向多看幾眼，又或是特別往他那裡投錢，確保他是否還安靜地蜷著、活著。後來，像是冬眠的獸突然甦醒，某日他突然不再靜止於角落的暗影中，而是將雙手伸展開來。若是忽視那貪婪地將酒瓶插入嘴中的行為，我一定會認為他已經不再無精打采、努力向生。對上染上酒氣的眼神，雖然迷離，那鋒利地劃開醉酒朦朧的頰廢卻清晰可見。我掃了一眼他手上酒瓶的品牌—那可不是什麼便宜的款式。為了買醉而選擇挨餓好幾頓飯，對於我來說難以理解。接著，我頭也不回地離開那裡。藏在口袋中的手，還捂著幾枚沒投出去的硬幣，一再反覆磨拭而滾燙，銅臭味徹底烙上手心。近似血腥味的氣息，讓我聞上去像背上了幾條人命，反胃至極。

從此之後，我漸漸地褪去道德的羞恥及罪惡，至少能夠乾脆地忍住投錢的衝動，克制善意的揮霍。

這是極度不自然的感覺。每回經過，都只能將視線縫上地面，似乎對於其餘的一切無顏面

對。乞討的聲音從我的世界剝離，只剩沉澱下來的格外清晰的腳步聲，聽起來像心底有東西在偷偷崩裂。過去，我一定覺得遊民的視線是直直地聚焦於我手上的錢幣；如今卻發覺他們視線所指，似乎是埋藏在自己心底的某種東西。餘光瞟過遊民碗底少得可憐的硬幣，暗自掂量價值，才驚覺根本填不滿遊民的溫飽。一直以為自己捐獻的是一種新生的方式，以為自己投出的錢買下了能使遊民過好生活的條件，卻始終忽視，這是拿硬幣向別人討要一些自尊。直至鞋跟踏離那條遊民街的最後一響，我終於理解，那是住在身體裡乞討的人損壞的聲音。我才是試圖向他人乞討的人。

之後，我盡量避開那條街，以為能夠避免乞討的場景，卻發現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在互相討要。

上班族向世間討要公平道義，按開電視，某公司員工為了工作待遇以及薪水問題抗議，甚至展開罷工行動。踏進教室，學生向青春討要理想以及成就，每份作業、試卷和筆記上凹陷下去的字句，皆是對未來酣暢淋漓的乞討。望向身邊，追逐夢想的同儕飽和到擁擠，像是被神偏愛般，對於祈求的事物都能唾手可得。社會充滿乞討，每人也因此能夠索要需要的一切而正直不委屈地存活下來。

但我似乎永遠都不擅長乞討。

如果把我放到那條充滿遊民的街上，我大概是第一個餓死的。我缺乏向他人乞討的手段，只會挺直背脊坐在書桌前手持筆墨，卻揮灑不出任何文采。只能編織出零散的支離破碎，然後反覆搗碎扔進垃圾桶，紙上撓不出故事，像極了那些乞討人皮膚上的皺摺，庸俗無力。我的乞討聲總會輕易地被其餘的才能淹死，例如文筆敵不過口才，書寫只是紙上生花，世界終歸寧靜，些微驚訝，復又，無傷大雅；而口才則是舌燦蓮花，撼動人心，而後餘波動盪。手上乞討的碗至始至終空無一物，盛不住激烈的喝采或迎面而上的讚許。我將夢想荒廢，然後等待有一日將它灌醉直至昏迷，像將自己揉進酒精裡的遊民。像我們這樣乞討無能的人，只剩自己能夠蹂躪，然後不吭一聲，暗自計畫如何暗殺身體裡無能的乞討人。

久違地再路過充滿乞討聲的道路時，渴求乞

討的手一隻隻伸過來討要，硬幣敲擊碗底的聲響此起彼落。但面孔幾乎汰換了一輪，那塊有人長年蜷縮的角落也空了。

只剩我乞討失格。

再瞥了只剩下黑暗的角落，明明誰也不在，卻有股來自過去的注視攀上眼角，化成殘忍的劇痛從眼尾蔓延，試圖鋸開眼球，但卻遠不及瞎了視線。

從今往後，生活是拖著半殘的視野，努力錯過周圍每件枝微末節的瑣事，一回回地路過，然後投以無數次的視若無睹，於乞討的姿態完全死去之前。

鮭魚

何芸禎

鮭魚是洄游動物，他們會回到自己的破卵之地，我將此處定義為廣義的家：那裡揣懷了海洋、母親還有同族的溫度。

而如今愛著彼此的兩條鮭魚，視對方為自己的家。

他們是彼此的歸港。

路過了那家打著名字裡頭有「鮭魚」二字、便可免費飽餐一頓的噓頭的壽司店，心底只覺一陣匪夷所思。早上乘公車時，手機自動推送了這新聞：「台灣政府讓人民不要再將名字改成鮭魚」。我起初以為為吃改名的人屈指可數，卻沒想到實際改名數量竟可讓這事躍上國際新聞版面。

我並不認為將此行為稱為貪得無厭是欲加之罪，尤其在看到補貨車正好停妥，那零下的、冰冷無情的庫房裡，裝載了什麼已不言而喻。眼看一箱箱滿是鮭肉的貨箱送進店面，心口便一陣發酸：那看來如一管鮮橘血液、一行暗沉紅淚，向內緩流。

鮭魚是洄游動物，這是自小扎根在我腦中的觀念。每年到了繁殖期，鮭魚們便抱著渾圓似珍珠的卵，向上逆流。逆流而上固然費力，但洄游卻是埋在骨子裡的，他們一定要歸家。於是一條一條小鮭魚便是從歷經了劫難的母體中誕生的，他們又要開始新的輪迴。這個應該逆流、破除困難歸家的生命，卻在遠洋，那個不是家的所在被捕撈，網進冰冷的保存庫裡，那本該回到他歸港的身軀，卻隨船靠岸入港，歸於不歸。

濫捕。我該這麼說嗎？我是該這麼說。尖銳刺人的詞彙才得以指控他們的罪名，我說。成群的鮭魚、他們可能是朋儕、血族、或是愛人。獵食者讓他們沒有明天，擅自決定他們的歸宿，不是嗎？

收回目光，我背過那些冰冷：罷了，再思再想，最後徒然只落得兩敗俱傷而已，之於鮭魚，他們命已歸天；之於我，也只空留一絲傷悲。他們是死了，我告訴自己。少許的眼淚不會聚攏成海水，流再多也不可能在鋼鐵叢林重建他們的家園。淚水裡有鹽分是真的，但自人類罪惡的軀體裡落出的，無法孕育。海洋裡的鹽巴是養料，人淚裡的鹽巴是矯情。

我還是不把心留在那裡了。我去了學校，我

該去的地方。

今日天色茫茫，我好容易才不讓眼皮被水氣迷惑、瞌睡抹闔，從教室廣播器唱出的鐘聲也啞，望了一眼課表，是地科課，算是我能應付的一科，被數學給緊箍著不放的腦仁兒總算得以放鬆。指針尖端劃過一個微弧，在秒針觸及它前，老師踏緊了步伐來到。我隨他話語翻開課本，好一片湛藍晃眼，也恍惚了我心神，上頭新細明體文字早被我大腦模糊，只剩下大海用極彩豔的身軀親吻我眼睛。那片藍青使我想起早晨那些被送到店鋪的鮭魚，那才是他們的家。

粉筆摩挲黑板，冷硬的敘述海洋，我心生奇怪：怎麼海生生物的家園被扁平化成為學術研究？或許，洋流不應只是平板無波的敘述？那原是海的婆婆舞台，卻化作紙上的一橫一豎，冰冷躺平，無波且無浪。

嗡嗡聲自單檣傳出，海潮被投影在白幕，深淺不一的海湧竄動，富有生命力。我想起來了，我覺得海是一顆大心臟，海潮是血液，那鮭魚呢？早上那些被弑殺的鮭魚呢？是細胞嗎？是血球嗎？直到筆墨滲出，把紙給洩濕，才阻斷我這些漫生的幻想：浪漫的臆想有著殘忍的底色，海上的夜，或許已經來臨。

若是鮭魚之於海，有如血球之於心臟，那麼網羅牠們的人們又該當何罪？

整個課間除靜聽洋流的流動、我抄下筆記，偶爾用螢光筆為文字覆上一層亮眼的薄殼，像鮭魚的亮鱗，我都在思考，都在審判。

宣告晌午的鐘聲敲擊我的耳膜，同學三三兩兩地出了前後門，樓梯間滿是聲音笑語，哄鬧嘈雜，一條潮流似的緩流向合作社這目的地，大多是為了覓得午餐吧。我和朋友則信步到教室後頭，取出蒸飯箱內裡的餐盒。

午餐時間總如是：或低頭與手機相依神遊雲端，吃，倒成了配菜；或幾人聚在一塊，午飯配著閒言一同吞落肚腹。我朋友用外套袖子包覆住手，像是捧著新生嬰孩般小心翼翼地捧著蒸熱的飯盒，熟門熟路地迂迴閃避同學散放地上的雜物，行雲流水般尋得我附近座位欣然落座。嗒咯嗒咯，鐵飯盒的固定鎖被打開時發出了清脆的敲擊聲，隨後，微紅指尖一角纏著袖口挾住鐵蓋邊緣處，巧勁一施，開蓋完成。白煙裊裊升騰，蒸

氣氤氳，煙氣冉冉橫欹。待茶白濁氣都散去，飯菜就入眼。

那間壽司店的銷售手法讓太多太多人把名字換成了鮭魚，多到似乎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鮭魚」二字一吐出口，就會碰到彼端那條令人發笑的神經，使笑聲像是鞭炮，一下又一下刺傷耳膜，連綿而不絕。此事此刻又被印證。

朋友掀開飯蓋，水蒸氣與冰冷接觸使凝成的煙霧一如表演前為添上氣氛而施放的乾冰或遮幕。白霧一去，朋友用像是相聲般的語氣大呼：「鮭魚！」，果不其然引得聞者大笑，又隔不過數秒，另一個秀場又在我左手邊的朋友的飯盒中開幕：也有一片鮭肉橫臥在她午餐白米上頭，紅白相襯下格外顯眼，一聲驚呼：「鮭魚！」，果不其然又是伴隨一陣哄笑。

兩個朋友不得不為坐在一左一右、這樣各攜一片鮭魚的默契嘆服，她們開始猜測這兩片已殘缺的鮭魚的身世：從色澤、密布其上的紋理到彷彿還煽動魚鱗的閃光的薄皮，一一對比，其中一人笑話道：「該不會是從同一隻鮭魚上切下來的吧？」，旋即詢問另一人她母親從哪裡買魚？最後得到她理想的答案，仍使之驚詫不已乃至從喉頭迸發出一聲短促異音，我則像辯論的反方，表示：說不准是兩條鮭魚愛人，以這樣像是黑色幽默的戲劇方式見面。

我開始盯著那兩片鮭魚發楞。上半午還只是被刻畫在黑板上、被壓平在書頁裡、被一束束人工光線投射在帷幕上的洋流，此刻像是每載定期拜訪極東峭壁的海潮，拍在我心岸上，不過須臾就化進骨血，每個它孕育的生命始嚙咬我的腦細胞，使我大腦映出一幕幕臆想——我彷彿化為那條橫臥在我友人午餐的鮭魚，破卵、泅泳，然後歷劫，最後被開膛剖肚，挖出包藏的一片丹心。

不對，我該是礁石。

他耀眼的鱗片映閃在我的石面，然後海潮被他入水時濺落我眼前。夕陽斜照，染紅一片汪洋，暖橘海濤翻出一湧波浪，白浪紅水，似是愛潮。是不是因為泡在其中，他的肉是情熱的橘紅。

我看到了一對鮭魚戀人。

他們一同擺尾、搖鰭，一同渡過一片波光粼粼。太平洋的海水是湛藍的，令人沉醉，他們泡

在如藍葡萄酒的潮水，泡在一汪浪漫。

在礁岸、在石崖、在海洋切割的岩壁旁，洄游的鮭魚隊群像是海洋之心的血管，鮭皮與鮭肉，如彈性管壁和包覆在其中的橙紅血液，那是脈搏。魚群成隊，其實不是只有鮭魚群，其他魚種也結伴游著，洋流湧動，此來彼往，這就成了脈絡，海水便為心臟，暖池是海的右心房。

沒有一根血管應該斷流。血液該是回到心臟裡頭再度循環，生生不息的。鮭魚也應該歸家，但這群鮭魚在此前斷了命，他們被迫入港，被迫離開海潮到路上，被迫進入胃袋。

太平洋哪還有太平？

茫茫大海只剩人類用船尖破浪惹起的白湧中潛藏的禍心，使海洋之心失卻了一湧富生命力的脈動，一鼓一縮都漸息……。

鮭魚的、海洋的，也全部都，衰褪……。

心臟，停止了。

我的心窩出現了難以名狀的解肉感。或許是先用魚刀剖裂，再剔開魚骨，軀體失卻主心骨後，任何動作都成了虛無的挽留。我在虛實間變成了那條送命的鮭魚，我瞥見被送上解魚臺的身軀。

肝臟胰臟腎臟，還有心臟，內臟都被清理掉了，無一倖免，空腹。因著消費者的需求。

橘粉的肉被分割成片。好似一切都碎了，但是心沒有，那明明是他曾活過的有力證據。一切都被切裂了，只剩心還沒有碎。只剩心，所以只會愛。

我在鮭魚的肉脈中、在我的幻想裡，恍惚聽見鮭魚呢喃：愛不是把所剩的給出，而是把所珍視的、那些被捧在手掌之物，剗心剔肉取出予人。

所以我把心給你。

那個我曾把它藏於悸動與海潮聲、我每吐出的一个氣泡，埋在我的胸口，我的血、肉與骨之後，而如今終被殘忍掏出的——我的肺腑真心。

全都給你。

叫喚聲像是從霧氣中破出的，我回過神，我兩個朋友好笑地問說我怎麼突然放空？我回答我只是在思考方才的鮭魚戀人，他們對我露出有趣的神色，同我說：那是戀人又如何？

「我想讓他們倆見面欸！嗯……，可能把這

兩片魚肉拼起來之類的？」我邊道邊抿出一抹笑，然後徵得了她倆的同意，就將兩片鮭肉安置在我的便當盒蓋上，把兩瓣橘粉拼合。像是一顆心，簡筆畫那種，有點簡單，但有點畸形。頂部兩個圓潤山峰似的弧很飽滿，下兩條像拉炮的線卻陡峭著，如若花盡一生填充愛意，卻草草而終。

那兩片煎鮭魚並非完全貼合。可能切割時為了避開魚骨，拼接的所在有無法觸及彼端的縫隙。他們狀似回到彼此身旁，可不全然是，只得以一种畸形的方式相見。

那些縫隙讓重逢成了遺憾，或許那就是埋在他倆背脊的劫數——或許就是我們。

我說：好慘！她們為我的胡思亂想發笑，跟我說生死有命，不過是早些發生。是啊！誰不曉得唯一能預知的命運歸宿是死亡呢？可他不該這樣死去。他的死不該是為了填充人類的肚腹。

我知道一切終將歸於塵土——多麼令人不敢置信，但他應該幸運，要對他伴侶說「我將用盡此生來愛你」，該泡在海洋中死去，而非在胃酸裡，還在我眼底上演重逢的觸不可及。

雲雷鼓譟，天穹震盪，龍潤欲降時，陰陰而無光。

落雨了。雨珠像是我在朝陽下未結的懺悔，始凝成，始在地表的軀殼綻一圈圈的雨花。雨是虛有其表的海潮嗎？我猜有幾成像，至少較我的眼淚，雨是自然的。

有多麼空泛呢？現在。鮭魚愛人相見了，以他骨肉的一部分，海水也來相伴，以另一種形式。或許，這是廣義的歸家，又或是我的自欺欺人。

我忽地想起某部電視劇裡，有吹蠟燭的程式，每當女主角吹熄燭火，她的願望就會實現——她的愛人會到達她身邊。於是藉著午休的空閒，我讓下載的進度條蔓延成葳蕤的綠芽青葉，環成圈，像個魚吐的氣泡。

點上蠟燭，電子終歸沒有蠟淚，但我還是開始許願。燃燒，燭火矯飾般虛晃，被我吹滅。我看著那兩瓣鮭魚，說：恭喜你們到家了。然後，來世再見。

最後，偽裝一切都重回正軌。

鮭魚是洄游動物，他們將會回他們的家。於

是兩條鮭魚又相見。

他們終將歸於彼此。

落鉤

游騰翔

我的傷口是一道淺淺的魚鉤。

彷彿被緩緩釣起，卻又重重摔入水中。我是一尾沒有上鉤的魚，碎裂的鱗片看不見半點閃耀的光芒，我擺動已逐漸無力的尾鰭，嘴角有著說不出的傷痛……。

那是場會對人生產生重大意義的比賽，至少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總覺得，自己在登上競賽舞臺的那一刻就會被旁人所理解。我渴望朋友們尊敬與佩服的眼神、爸媽那一副不可置信的讚嘆與欣慰。別人會怎麼評論我呢？想法獨到、努力不懈、當之無愧……，我會若無其事地笑著、點點頭，向朋友們說我只不過是幸運罷了，拚命以得體的微笑掩飾內心的澎湃與波濤洶湧。滿腦子的幻想在眼皮下不斷地播放著，我看不膩未來的我意氣風發，好像那是已經擁有的成就。

於是我卯足全力準備報名所需的資料。愈是書寫，我愈是發現這場比賽與我多麼契合。動機、社團、參賽經歷……，我有千百個上鉤的理由，而我謹慎地將它們整理、修飾，把鱗片緊緊鑲在毫無破綻的字裡行間。最後的檢查階段，我反覆開啟文件，像一隻鷹似地在字林間尋找獵物般。將資料提交後，我覺得自己躍入了無邊無際的太平洋，彷彿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在其中翻滾、攪動，彷彿整個世界為了我而運轉著。

公佈初選結果的日子是生日當天，沒有寫明確切的時間點，使我必須時時刻刻留意網站的消息。我不敢在上課時間查詢，深怕失敗的結果會讓我在課堂上崩潰大哭，我的朋友鼓勵我會因為上榜而興奮得念不下書。我沒有放過任何查詢結果的機會，下課、午休這些瑣碎的時間，都是一次次的期待和焦慮難耐。直到放學前的那堂自習課，我在朋友的慫恿下，破例在上課時段登入網站，竟發現初選名單已悄悄浮現在訊息欄的最上層。

我的朋友將手機搶了過去，看了半晌，臉上只有不解其意的皺眉和苦笑。我分不清那是捉弄還是真正的無奈，連忙把手機奪了回來，映入眼簾的確實是比賽的初選名單，當中卻不見我的名字。我瞪大雙眼，不斷重新載入結果公佈的頁面，令我訝異的是，那份名單還是沒有任何改變，我的姓名與初選編號仍然沒有出現在上頭……。

過了一好一會，我才接受失敗的事實。頓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尾沒有上鉤的魚。迫於同學們面前的形象，我沒有表露太多情緒化的悲傷，只是慢慢走向教室遠方的操場。

獨自跑在沒有人的夜中，身後傳來步步迴響，回頭望不見其他人，是我的腳步聲讓自己覺得被一股無形的力量追趕著。思緒太快，我追不上遙不可及的夢想。漸漸，我再也吸不進一口冷冽的寒風，只得不甘心地停下無力而凌亂的步伐。

我又再次抵達不了終點。

好像來到一片死寂的森林，一棟棟高樓大廈將我困住，我找不到屬於我的方向。慢慢，情緒已不再起伏，沒有漫溢的慷慨激昂或者惆悵。嘴角的傷口隱隱作痛，好像千言萬語在一夕間傾吐而出……。

事後多日，想要提筆抒發失敗後鬱悶的心情，卻發現其實提不起什麼勁。倒不是那麼輕易忘懷，但我仍懷疑自己是否真正失去過什麼。得不到從未擁有的，難道也算是一種失去嗎？這種難過，充其量只是一種不能被理解的無奈吧，就像那夜裡寒冷的風。是的，那只是風，它們有時可以冷冽得刺骨，但只要不去感受，那些難受只不過一陣風。

極短篇

第一名：入水 吳彥霖

本篇隱然有雙線結構，兩人都一躍而下，一個「奧運會場上，接受頒獎」另一個「收到全村的驚愕」，迥然不同的結局，產生張力。用字雅潔清簡，修辭運用巧妙，「水花」指涉「生活的波瀾」。躍龍門的鯉魚，指涉一躍而下，頗富巧思。

第二名：無盡猜題 藺博韜

文字表達流暢，從日常考試經驗中萌生無限想像與哲學思辨，有種存在主義的正反辯證感。情節張力較弱，角色形象可再塑造，有些許錯字以及排版格式問題，若能修改與繼續磨練，假以時日便能寫出精彩作品。

第三名：滴滴答答 幽靈船

透過滴滴答答連結肉體與文字靈感，書寫內心嚙語和掙扎，想像力豐富，情節隱含巨大張力。然作品中人稱轉換頻繁，視角界線較模糊，主題錯落不明確，可以再強化些。

佳作：他 黃苡瑄

佳作：友誼 謝雅竹

佳作：頂樓 彭少杰

極短篇是一個新嘗試……使讀者在幾分鐘之內，接收一個故事，得到一份感動和啟示。——虛弦

入水

吳彥霖

我曾多少次渴望躍下，成為那碧藍湖面下的一行藻荇。

生在這窮鄉僻壤的家庭，沒有城市裡的高科技與繁華，唯一的特色似乎是已然厭煩的蟲鳴鳥叫，還有莫名出現的各種動物，以及屋舍旁的天然水池。那座尚稱清澈、水深可供游動的池子，是我們姐妹倆少數的遊憩地之一。雖然不甚「好玩」，但我們總能在那裡嬉鬧度過一個個午後。

我縱身一跳，與沁涼的池水相擁，卻聽聞池畔的姐姐發出一陣驚呼：「水花好小，幾乎不起波瀾。」此語傳至一旁做著編織的母親耳中，「像我們這種貧戶，生活當然難起什麼波瀾。」她答道。母親似乎總是誤會一些事情，卻也道出實情。

前些日子，母親販售手工藝品的生意慘淡，眼看家中的米糧貯藏即將見底，一家三口的眉頭亦日漸深鎖。終於捱到了「彈盡糧絕」的那天，將最後一勺米煮成清粥後，母親猶疑地提起已遍佈塵埃的老舊電話，撥給住在三十里外的遠親，以最卑微的口吻尋求一些幫助。「我哪有閒錢借給妳們，更何況妳大概也還不了！」電話的另一頭只吐出兩句諷刺，而後留下面面相覷的我們，以及電話掛斷後的嘟嘟聲。

恰好也是那天，我向青少年體育學校寄去的入學申請捎來回函。看著高分錄取的術科成績單，母親強忍著淚水，替我收拾行李，為一週後開始的住校生活作準備。其後便是日復一日的循環，我站上跳水台，躍入深水池，聆聽幾句教練對於動作的指示，然後再走上通往跳水台的階梯。有那麼幾個年頭，我似乎是這樣度過的。

直到那件事的發生，讓家中突然出現巨大的轉變。母親許久未見的舊識，接踵而來聊表關

心，也抒發幾句對於過往的感慨。隨後，數位媒體記者到訪，說是要將我的生命經歷與遭遇拍攝成紀錄片，這讓全家人不堪其擾，於是一一婉拒。更甚者，鄉里的民意代表，在鎂光燈的聚焦下登高一呼，表示絕不會再讓像我這樣的人淪落至此。種種「風光」照耀這貧瘠的土地與屋瓦，而我，卻還未看透這世界的炎涼，還未來得及喚住咫尺天涯的那個她——那個同樣家境貧寒，同樣入隊訓練，同樣每日刻苦修正入水姿勢的她。

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總感覺彼此在這之前，理應沒什麼不同。

那天，我們終究一躍而下，迫不及待地以筆直的身軀，似響箭一般穿透水面上泛起的漣漪，而後步向迥異的結局。一個收穫如雷貫耳的掌聲——在奧運會場上，接受頒獎；另一個則收到全村的驚愕——在碧藍的水裡，成為永恆。彼時，我們皆意識到自己已然逝去，卻也再生。

我們都像躍龍門的鯉魚，而她比我更寫實，也更痛。

無盡猜題

藺博韜

眼前黑白閃爍，獨自坐在書桌前忖度，不知何時，面前的選項已如道道高牆聳立，做出選擇，何時成了如此困難的事。

歲月磋跎，邁入了第十八個年頭，考試紛沓而至，在這片用考卷鋪墊而成的戰場上，總有個名字屹立不搖——高芬。據說：她從未答錯過半題。

明亮的眼，烏黑的髮，令人著迷。或許是青春的賀爾蒙作祟，我的視線常在她背影停留。某場考試，我發現她的身影閃爍著，搓揉了惺忪的睡眠，再看了一眼，確實不是錯覺。不過，監考委員沒發現。太奇怪了。

隨著鐘聲響起，高芬踩著優雅步伐，慢慢地靠近了紅著臉的我，說道：「你剛剛是不是看著我？」，挾帶著憤怒的語氣或許有點誇張，但隨著後來的話語，我才明白了這般盛怒並不是無中生有——

「對於選項，在你們看來僅有選與不選，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這話語令人感到錯愕，不過接下來更是大開眼界。

「在『選』之前，仍有著選與不選。事實上，最終選定時的有效行為僅有選『選』和選『不選』這種顯而易見的結果。而不選『選』與不選『不選』這兩個結論乍看之下僅是與另一狀態的附屬品。」

聽的眉頭深鎖，她咽了咽口水。

「但事實不僅僅如此，它們將會使人的精神進入游離狀態，而在那一刻，生命體與世界的核心連結，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做出最正確的反應——我認為，這就是猜題的精髓。」

而後，她讓我任意詢問各種簡單的問題，例如：「下一個走進教室的人會先以右腳踏入？」，

隨著高芬在我眼前閃爍，她淡淡的回到：「不，是左腳。」，答對了，但我認為那只是運氣女神的眷顧。可是隨著她接連講出接下來的答案，我為此解感到害怕。但她消失的原因仍令人困惑。

她接續了話題：「游離狀態下，人會按照世界的劇本做出下一個動作，而人們的消失，則是因為受到了他人的觀察，一定強度的意志力將會限制行動，甚至扭轉部分的現實。所以，你可以不要盯著我嗎？」

聽到這番話語，我艱難的點了點頭，不禁問到：「那我能跟你一樣，猜到……全對嗎？」

突然，那雙注視著我的明眸，成了剛才監考委員的灰瞳，坐在書桌前面忖度，赫然看到考卷上的名字：高芬。

那現在的我是誰，要回頭嗎？我該如何選擇？眼前黑白閃爍。

滴滴答答

幽靈船

「她把指甲深深的嵌進皮肉裡，彷彿那樣就能被社會原諒。」

女孩丟下筆，吐出一口長長的氣。夜色已深，整棟房子已然陷入沉寂，女孩的雙親就在隔壁房間裡沉睡著。能傳到女孩耳裡的，徒剩自己淺淺的呼吸，與某種液體滴落，滴滴答答的聲音。

光是抓傷自己的皮膚就能得到這樣的效果——她心裡突然冒出一個荒誕的想法——要是把自己的一隻手臂砍下來，是不是就能完成一本小說了？罷了罷了，這樣太引人注目，他們兩個畢竟還是會擔心，會擔心我這具沒有價值的身體。

滴、滴、答、答，靈感滴落的聲音。女孩重新拾起筆。「哭泣，破壞，聲嘶力竭，替心臟懸一條性命。」跳動的心音隨著動脈流動，溫暖了她的衣袖。這是時間的倒數計時，每個聲音都標誌著生命的流逝。

這顆心臟還會跳動很長一段時間吧？這顆空蕩蕩、七零八散的心，在七零八散的世界裡，組織著七零八散的文字。

一股憤怒猛然升起。滴、滴、答、答，親愛的黑夜，我是個沒有才能的孩子吧？是個沒有價值與意義的孩子吧？不論是我的文字或是我的人，全都七零八散，沒有人會對我寄予肯定。

她想起另一個她，心裡的躁動全沈到橫膈膜下，沉沉壓迫著她的胃袋。我是沒辦法愛別人，更不值得被愛的孩子吧？「不表露的話就無法傳達」，那一天，她在她面前哭泣了，她站在她身邊，哭聲卻滯留在空虛的另一端，滴、滴、答、答。

什麼都說不出，什麼都做不了。她想像自己湊上前去，拍拍她的背，讓她靠著自己的肩膀哭

泣；但她真正聽見的，是擾人的滴滴答答聲，在頭殼裡反覆敲打。

啊啊，最後還是只有你會陪在我身邊，親愛的黑夜。

欲言又止的滴、滴、答、答，濡上鮮紅的傷口。石榴，她注視著傷口，一顆石榴。石榴，多子多孫，孩子，多產，孩子。

她在紙堆裡東翻西找，終於翻出了那張小紙條。她把紙條湊近燈光，用衰弱的雙眼默讀。

「吶，那是你的孩子，你的怪物

自厭恨中受胎，吸吮欲求不滿

在起心動念的瞬間

分娩而出，隨即露齒

吞噬骨血相連的母親。

他初次睜眼的那刻，你已不復存在

那是你的孩子，你的怪物。」

我的孩子，我的怪物。她怔怔地瞪著，不是瞪著這段文字，而是這段文字與自己之間的空虛。突然，聲音在她的腦中爆發，詞彙越來越多，在她的腦海裡崩毀失控，滴滴答答的聲音變成狂亂的咆哮；手臂的傷口隱隱作痛，淌出更多血，染她眼前的世界一片血紅。

眼看就要尖叫出聲。

他

黃苡瑄

他生來一雙桃花眼，睫毛很濃，略捲而纖長，臥蠶也長得漂亮，彷彿無時無刻都笑臉迎人的樣子。他生來一雙桃花眼，眉宇間都圍著「少年」二字打轉，我很是喜歡，已經記不得多少次暗地裡讚嘆他眉眼之好。他生來一雙桃花眼，輒看那雙眼眸，實在莫辨悲歡苦樂。他生來一雙桃花眼，好似看誰都含情，卻又對誰都不動心。

有一回，大夥兒忙著替下一節的考試背書，他也不例外。他光是坐在那兒、倚在牆邊，我都要愣幾分。目光又上他的眉峰，又下他的眼睫，他每每輕眨一霎，女孩就動心一下。他翻書的手更是好看：我難言其的美好，翻遍辭海，過於簡潔的字詞實在單薄，過於華麗的辭藻卻又顯得冠冕堂皇。節骨分明而不過分纖瘦，懸在空中我都能看得出神。只敢趁萬物無聲時偷瞥一眼那般驚鴻的美好，生怕自己的愛慕之情露了餡。朋友頭一次聽聞此事可說是摸門不著，不曉得我為何如此中意區區此景，我亦不明白——只覺他一笑，風華正茂。

不得不說，金光下的他也很是好看。一時半刻，竟分不清是暖陽還是少年原生的光芒。倘若神情可以化為徐徐清風，我想繞著他，不碰不搶，依舊是自由之身，但我想圍著他轉，一次次細賞那副眉眼。有文人言：「江南煙雨，怎敵你眉眼分毫。」初聞，不明所以，迄今方知文人情懷。但恐怕是不會以江南煙雨喻他了，亦想不起有何良辰美景或草木花卉可以比擬——他就是他，每一個呼吸、談吐，都簇成一團含苞待放的春花，從此，少女心頭便有了開不完的場場煙花。

我想為他摺一隻蝶，把我日日夜夜、細膩綿長的愛意都收摺起來，叫信鴿，叫春雨，叫晚風，悄悄寄到窗櫺。若實在不行，就身著一身花

衣裳，自顧自地翩翩起舞，譜一面瘖啞的情話，儘管聽不清，甚至聽不見，也沒什麼大不了，如同這篇雜亂無序的文本，僅僅收錄著我漫出瓶口的情潮。

每每臆測那人動情的目光，都令我費盡思緒。奈何幻想與現實，如冬日裡沒有拉直撫平的打底衫般，處處不服貼。只願未來的歲歲年年，能見少年枝繁葉茂、永生不息。

「我還想囑咐春風，多輕拍擁抱你。相互在彼此的青春，留下贊禮。」

「你只知我歡喜於你，不知我更願你萬事順心。人生在世情有所長；有所不長，不問前程，不負當下，便是圓滿。——哲研」

友誼

謝雅竹

在今年生日的這一天，我還是收到了源自她的那個精心準備的禮物盒。

這個「她」是我曾經的朋友，曾經親密更甚家人的朋友，我和她相差近乎兩歲，差了一年級，但我們確實是整個社區年齡最相近的孩子了：在尚未升她國中時，我們行影不離，近乎填滿對方的生活，時吵時鬧，但始終是對方最親密的人，直到國中的忙碌將我們拆開，變成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她是在我補習時來的，沒能見到她一面，我也說不上覺得有什麼可惜，只是從冰箱中拿出盒子，並打開了它，裡頭是她一向擅長的東西——她親手做了巧克力，還有放置一旁的小卡片。

卡片內容是和前幾年相似的話語，寫著即便現今已形同陌生人，但依舊將我看得很重，改天在一同約出門，諸如此類，也是我會寫在她生日的社交辭令。

這些年我們僅維持著一年二度的交流，連小時候，曾傻呼呼地許諾彼此要一直一起跨年，現今也很有默契地當作沒這回事，我們這段感情實在是名存實亡，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接著拿出了巧克力，是生巧克力，方方正正地一塊塊在盒子裡面如同士兵般整齊，有點苦澀的味道以及綿密的口感，它融化在舌尖上，可惜我向來味覺遲鈍，除去只是巧克力外，也沒法講評出什麼的滋味出來。

但手工做的東西總歸是不簡單，在她準備著大學考試的現在，居然還是願意為了我自己都不再在乎的生日，送出小而充滿心意的大禮，我有些意外。

看著不知有幾分真心的禮物，我好似聽到我們擠在電腦桌前，播放的那首「聽你說」，郁可唯和林凡的歌聲輕柔而澎湃，那是還是孩童的我

們所定下，屬於我們友情的歌。

「不能常聯絡，卻更緊握，我們交換的美夢，只想聽你說～」這句歌詞不合時宜的回響在腦海時，我打開和她僅剩的聯繫——社群媒體，在訊息中開心地謝謝她這份禮，和傳送訊息內容不符的，是現實中我繃著的一張臉。

在這段關係中，我們只是緊握住彼此共享的過去，卻再也參與不到對方的當下了，她和我早已分道揚鑣，將我們連在一起的不過是過去的回憶，像是不禁風的蜘蛛絲。

不只是她，國中的朋友現今也是鮮少聯絡了，我開始，意識到大人們口中的階段性是存在的；明白沒有人會一直陪著我；了解小時候最喜歡的「永遠」一詞到底多麼天真。

但她那份禮物，那份情意像是在訴說著，它代表的不是過去那份友誼，而且構成現今我們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我們的友誼確實是蜘蛛絲，但彼此卻早已成為組成對方的一塊基石，哪怕再十年過去，哪怕我們連生日都不再祝賀，這些曾經也不會隨風而逝，就像是曾讀過的書，走過的路，上過的課，他們都不是過客，而是人生中簡略的幾筆。

頂樓

彭少杰

傍晚前去到頂樓，貓咪跟著爬上來，不同於以往的晴天，陰陰的。

「啪！」一聲，門打開，映入眼簾的是毫不意外的景象，人為的高樓，灰白的雲幕。回首，見到貓咪蹲坐在地上，一直盯著天空，像是在看著什麼史詩傑作般，一動不動的，著迷不已。

「會不會是我們看天空的角度不同呢？」我心中暗想，好奇心被勾了起來。

於是也學著她，慢慢蹲了下來，暗自想：「這有什麼好看的？」，甚至覺得有點可笑。

抬頭時，瞳孔緊縮，建築被牆壁遮擋，朝著天細看下，原先的灰白天空像薄紗般，中間隱隱透出一絲絲蔚藍，雲朵在其中游移，輕埋這悠閒。陽光染黃了周圍，溫柔蘊藉。此時此刻只想消融於自然中，像是一粒塵埃。任風隨意吹，吹向未知、吹向未來，直至回歸自然，感應天聽，恆久感受這神話。

沒想到，換了個角度，竟是這樣的景致，偶然初窺了大自然的秘密。

有多久沒有這樣看著天空了呢？大概是只有小時候了吧，才能這麼純粹。

「很美吧！」像一花，像一樹，我低喃著，對著身邊的貓說。她不語，就當她也同意了，於是輕輕笑了出聲。

「刷——」一聲把我從中喚醒，一排飛鳥在天空整齊劃一的行軍，愈飛愈高，愈飛愈遠，逐著遠陽。

「再見！」我情不自禁喊，它們迎向永恆，時間就是他們的終點。

「吱喳吱喳——」鳥聲漸低，也許這就是他們最後對我的溫柔回應吧，下次見面，可能早已被黃沙覆滅，深埋故土。

貓「喵喵」的直叫，這大概是她第一次面臨

離別吧，總會有這麼一天的，走向終點，漸漸習慣。

「什麼是永恆呢？」我想，也許本來就沒有答案，根本就沒有永恆，永恆即是虛無。

陽光被染紅，站起來，世界繼續轉動，「叭——叭——」的汽車聲從樓下傳來，趕緊再抬頭向上看，已無之前的景致，剛才的一切彷彿只是錯覺。

我輕笑一聲，只道「不可言！不可言！」生命即是未知才美好，就像飛鳥，無畏的向前。

新詩

第一名：投射 楊凱淇

評語：主題以人間的各種投射與對應，說明主客體間注視與被注視的關係，內容歧義性高，具有多重指涉，比如身體的觀照、愛的投射等等，詩性語言嫻熟，雖稍有堆砌，仍瑕不掩瑜。

第二名：織 蕭仔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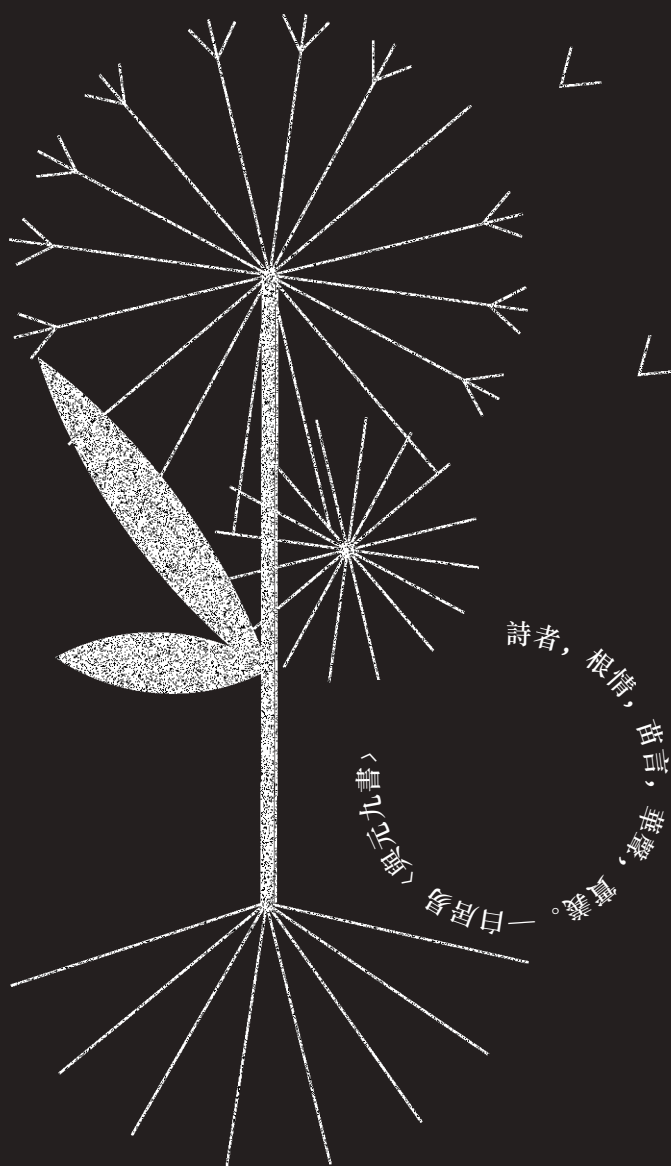
評語：緊扣主題，織的意象鮮明且完整，且利用對比、乾淨的文句，顯出織的多重特性，多佳句亮點，且敘事流暢，情思細膩，結尾昂揚。

第三名：恆星 葉芯好

評語：故事性強，敘事流暢，意象豐富，篇章完整，但第二節整齊的句式有點影響整體的音樂性跟節奏感，且內容有些散文化。

佳作：泗游 羅培庭

佳作：自由女神 幽靈船





投射

楊凱淇

我深知漂亮的道理。
他人則是美麗的島嶼
所以我眼中
迷戀生長凹凸，連綿如脊

1

我反覆在身體的鏡中談論自己
堆疊地衰敗
他移動在貓眼的針縫間跳躍成雨
拖沓地相愛

2

日中起霧，模糊相擁時
才得以專注在背後風景
慣性替我死去

3

軌跡如枝葉開展豔麗：
我練習與仿冒折疊而來
寄居於他們而讚美
純粹爛熟的敘述句

織

伍

回溯圍巾線與線之交疊
似乎一雙手
也在另一端編織
我織得越來越長
他越來越短
且透明 更難以看見了

不免是許多糾結的時刻
想揪出結藏匿的線
線藏匿的絲
絲的成分
彷彿真理能解開繩結

像蠶一般耽溺於厚繭
但那都是羽化前的事

可能只記得
大剪刀割捨一線又一線時的痛
觸摸時的斟酌
雙手棒針直直穿梭，緊咬線頭
不得不打結的時候

回溯圍巾線與線之交疊
另一端曾織的
似乎很完美
即將打最後一個結
即將披上這多疤的歲月
懷念著繭的溫暖
無畏地
在冷風裡飛

恆星

葉芯好

當你已成為恆星
我們尚未學會飛行

張開脆弱的羽翼
穿越怒吼的山河
披上海洋的廣袤
展開銀河的四季
織成青春的眠床

想像某一個晴朗的夏季
能在豐密的羽毛裡
長出深切的勇氣

降落在曲折的海灣
彼岸傳來濕濡的音訊
雨滴綁架船隻的啟航
只剩海面上那雙垂淚的眼睛
浪潮緊緊掐著紊亂的呼吸
每一次飛行都變得透明
當我仰望天空
發現你已成為恆星

在你移居星斗生活後
擁擠的城市好寂寞
沉默在傘的邊緣畫了一條線
凝滯真空的時間

退回那年夏天
照片裡的你笑得很開心
擁有熠熠的眼睛
燦爛夜晚的寂靜

多希望僅此一次的奇蹟
像天空的那顆流星
能降落在冰冷的鼻息
只可惜
當你定居在遼遠的寰宇
我們將目送著最耀眼的你離去

翅膀下的風景還沒換季
天空的淚還沒流盡
當我們還學不會飛行
而你已成為恆星

汨游

羅培庭

藍光的波動
我在輻射裡汨游
焦慮他鋪天蓋地
海嘯
一遍遍深溺

網速強迫我吐沫
浪頭與裂浪間
游標飄移
忽略頭部的苦痛
眼白血絲蔓延
只好繼續
沉浮

夕日餘暉的映照
恍然如希望的光束
浮力抽離
重重落地
只剩檯燈一抹光亮
攤在地平線的桌沿

叮！
在下一聲海的召喚
我躍入汨游
繼續……
臣服

自由女神

幽靈船

歷史沈甸在左肩頭
面對一切 她默默無語
立化為一座紙鎮
鎮住海天一線與浪濤

如帝國鐘面上的一根釘
興頹繁衰繞她迴旋
百年故事如夢：
誑語、和約、偽善
變換主詞來去
槍砲、氫彈、戰鬥機
在刻度上乍現

是創痕的印記
抑是無聲的反抗？
歷史沉甸在右肩頭
手臂卻依舊高舉
卻依舊高舉最後一炷
自由之火

泡沫在浪濤中消散
銅像，銅像
可否借下你的雙眼？
看看你無語的幻夢？



攝影

"In all my works, light is an important controlling factor." — Tadao Ando

第一名：從缺

第二名：凝激 楊定昇

第三名：隨波逐流 呂智洋

佳作：夏日微調 游依庭

佳作：夏日美池彩虹 周冠宇

佳作：莫測 陳彥伶

既為作品，評選規準為構圖、片刻的價值、形式美感的多重、事件、做作卻不做作的設計性與凍凝的精緻感。今年度作品入選者 5 件，均為隨意為之的片刻之屬，它們在形式美感、事件性、做作卻不做作皆具的優秀質感中脫穎而出。遺憾的是入選者若能在構圖上更加講究，連精緻感也具備的話，第一名就當之無愧。〈凝激〉的形式美感最勝、〈隨波逐流〉與〈莫測〉之片刻感最足、〈夏日美池彩虹〉與〈夏日微調〉的事件感最佳。排順第二的凝激，若水平面可以上升且持平，可臻精緻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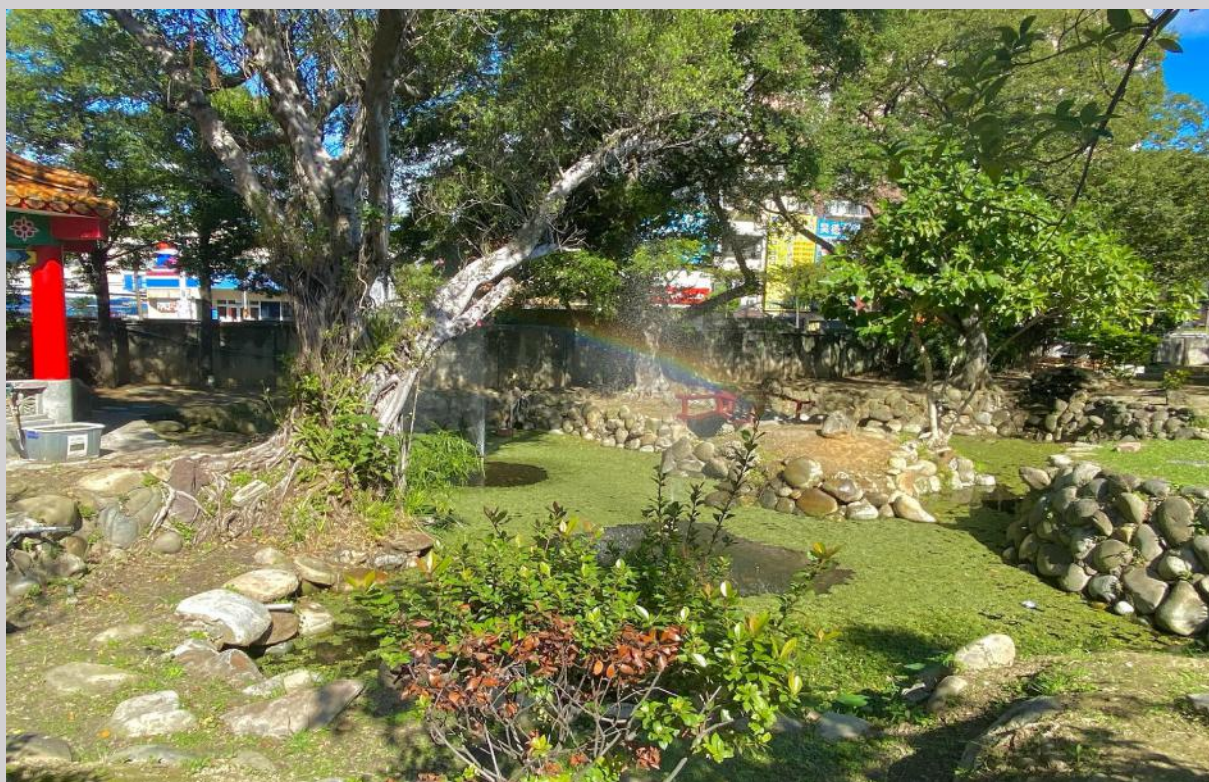


凝瀲 楊定昇



隨波逐流 呂智洋





夏日美池彩虹 周冠宇



莫測 陳彥伶

編者言

羅培庭 社長

從主題發想延伸，思索專題，完整架構，不同於高一時只需負責好自己的專題，現在必須考慮校刊更多細節。和主編及其他幹部一起討論校刊的產出，是非常特殊的經驗，一路困難重重，從陌生不上手至完成，這是 78 和 79 的心血結晶！感謝過程中師長、學長姐、受訪者和各位同學的幫助，更感謝買下這本校刊並看到這裡的你。

孫麗笙 副社長

「渺」與「淼」間的火花，這世間從不缺少，且於各個角落盛開。

若你遺失了發現它們的能力，希望這本刊物能如青鳥般，引領你踏出觀察與尋找的步伐；若你已擁有之，期待我們能給予你更深刻的體悟與趣味。

撰寫專題過程中，我就像一名毫無路程規劃的旅人，摸索著一切，至今仍未返航，但已在心田種下一顆種子，持續茁壯成長著。

吳沛恩 主編

我們往往在不經意間發現值得深究的道理，也在時間的長河和世界的尺度下感到自己的渺小。然而，這看似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有時又是一體兩面。能和社員夥伴們一起探索其中的趣味，真的非常高興！

我往往提筆時，腦中充滿未知事物；停筆時，卻發現疑惑更多了！但也許渺與淼世界間的答案意外地簡單：用心感受就夠了。

邱筠婷 副編

很高興加入了武青這個大家庭，能夠參與到校刊的製作，參訪印刷廠，鑄字廠等經驗對我而言非常的寶貴，一群同樣熱愛文學的人們聚在一起討論喜歡的文字是一件相當美妙的事情。校刊的製作非常辛苦，感謝我們的主編沛恩大大，爆肝生出了各種精美的排版，雖然我幫上忙的部分不算多，但跟在一旁看著它的完成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歷程，感謝武青的各位讓這本屬於我們、屬於武陵的校刊誕生！

陳羿妘 教學

很高興能參與校刊的製作，有社員們百分之兩百的努力，我們才得以完成這本精美的校刊。希望大家在閱讀這個富含科普、藝術和創作等內容的校刊時能夠有所收穫！

易玟萱 文書

出刊了好開心啊！回首望著一起走過的路，不免感慨時光飛逝，同時又為辛苦耕耘的結果終於完成而感到雀躍不已。

在參與校刊製作的過程中能夠有所收穫，某部分也是因為有你們的建議和督促，真的非常的感謝你們。武青的大家辛苦了！

周雨澄 公關

很開心看到校刊初具雛形，擁有了一本屬於我們的雜誌。這邊要感謝主編和副編辛苦的將我們寫作的專題加上精美的排版修飾，還有社長的統籌。校刊付梓在即，不後悔待在校刊社，和大家討論有興趣的文學作品是繁忙學校生活中的調劑，也謝謝社員們人都很好讓整個社團氛圍很溫馨自在。希望未來武青文藝能發揚光大，也預祝校刊能銷售順利。

邱書弈 社員

以前從沒想過自己會跑到武陵出一份校刊，結果糊裡糊塗校刊就要出版了，想想還有些小激動。我除了自己寫的東西外也沒看過其他人到底寫了什麼，要看到大概就是下次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吧？所以我也很期待校刊出版。雖說是編者言，但我也只有貢獻一篇文章而已，大多都是學姐們在勞心勞力，感謝學姐們為校刊付出的心力，最後，希望校刊的銷量能好一點吧。

郭宥伶 社員

我寫作這篇專題的目的很單純——推坑。我想把認識與不認識的你們，拉進我所見的世界瞧一瞧。我用不夠銳利的文字，努力表達了想說的話，雖然經過多次刪改，但還是收穫到無盡的滿足。

我已經好幾個月都沒有動筆了。面對枯竭的靈感與巧思，心情沮喪到了極點。但是我很了解，只要我還在校刊社一天，我和文字的聯繫就不會斷絕。

彭少杰 社員

一本校刊是一個新的旅程，每一個專題的背後，是一個熬夜在截稿前一小時文思泉湧的作者，若是看完請不吝給個掌聲。武青文藝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集武陵之英華，共思句子的結構，咀嚼文字的溫度。我很感謝那些審完我文章的編輯們，她們的靈魂高昂深深勉勵著我國的子民，願武青更好，共勉之。

黃苡瑄 社員

能參與本次校刊的製作，是我意想不到的。這是我第一次撰寫專題，儘管有諸多不成熟的地方，仍因能透過文字傳遞己身想法而感到高興。

與此同時，十分感謝負責處理本次校刊製作的相關人員，亦感謝參與編輯的每一位創作者，一切出色的成果，都歸功於你們的努力付出。最後，預祝各位讀者閱讀愉快。

發行單位：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發行人：林煥周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指導老師：莊嘉純

總編輯：吳沛恩
副編輯：邱筠婷

編輯：

社長 羅培庭
副社 孫麗筌
文書 易玟萱
教學 陳羿斌
公關 周雨澄
社員 邱書弈
社員 郭宥伶
社員 彭少杰
社員 黃苡瑄

發行日期：111 年 6 月
承印：博士專業輸出中心

特別感謝：

林煥周 校長
李嘉芳 組長
吳文村 教官
謝旺霖 作家
姜昌明 老師
葉芯妤 學姊
武陵高中家長會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日星鑄字行
大泰屋泰式料理餐廳

圖片出處：

P.07 謝旺霖提供
P.21-26 經 Sebastian Copeland 同意使用
P.32-37 經田中達也 Tanaka Tatsuya 同意使用

